

## 第十二章、文殊師利法門

### 第一節、有關文殊菩薩的教典

#### 第一項、文殊教典略述

(p.873~p.918)

上開下仁法師指導  
(壹同) 釋振宗(福嚴) 李滋恆合編  
2012/2/28

#### 一、序說

##### (一) 文殊師利之名

文殊師利，唐譯曼殊室利(Mañjuśrī)<sup>1</sup>，義譯為溥首、濡首、軟首、妙德、妙吉祥。在初期大乘佛教中，文殊師利是有最崇高威望的大菩薩！<sup>2</sup>

##### (二) 與文殊有關的大乘經有獨到之風格

◎初期大乘經中，有的以文殊為主體，有的是部分與文殊有關。

◎從文殊為主體的，或部分與文殊有關的經典，作綜合的觀察，就發現與文殊有關的大乘經，在一般大乘通義外，有獨到的風格與傾向。

#### 二、與「文殊師利」有關的教典略述

現在要論究的「文殊師利法門」，就是從有關文殊的教典而理解出來的。現存漢譯的初期大乘經，與文殊有關的，部類相當的多，這裏先作一番內容的概略敘述。

##### (一) 佛為文殊說的 7 部

初期大乘經中，有一類是佛為文殊說的。如

##### 1、早期譯出的 4 部

##### (1) 《內藏百寶經》

1. 《內藏百寶經》，1 卷，漢支婁迦讖(Lokarakṣa)譯。

◎佛的誕生，……說法，度眾生等佛事，約有九十事。這些佛事，都是「隨世間習俗而入，示現如是」<sup>3</sup>。這是說，出現於世間的佛事，都是隨順世間的方便示現。

◎東山住部(Pūrvaśāila)的《隨順頌》，以為佛說的一切，都是隨「順世間轉」的<sup>4</sup>，與《內藏百寶經》的超越的佛陀觀，意趣相合。<sup>5</sup>

<sup>1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藥師經講記》，pp.36~37：「『曼殊室利』，為文殊師利的異譯；文與曼，古音相近。曼殊室利，義譯妙(曼殊)吉祥(室利)，在大乘佛教中，是以智慧為特德的菩薩，曾為諸佛之師。」

<sup>2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 章〈序說〉，p.19：「『文殊師利法門』：有梵天特性的文殊師利(Mañjuśrī)，是甚深法界的闡發者，大乘信心(菩提心)的啟發者，代表『信智一如』的要義，所以被稱為『大智文殊』。文殊所宣說的——全部或部分的經典，在初期大乘中，部類非常多，流露出共同的特色：多為諸天(神)說，為他方菩薩說；對代表傳統佛教的聖者，每給以責難或屈辱；重視『煩惱即菩提』，『欲為方便』的法門。『文殊法門』，依般若的空平等義，而有了獨到的發展。在家的，神秘的，欲樂的，梵佛同化的後期佛教，『文殊法門』給以最有力的啟發！」

<sup>3</sup> [原書 p.912 註.1] 《內藏百寶經》(大正 17, 751b-753c)。

<sup>4</sup> [原書 p.912 註.2] 《入中論》卷 2 (漢藏教理院刊本 31)。

<sup>5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第 13 章〈華嚴法門〉第 2 節，p.1029：「《隨順頌》說：佛、法、有情、時劫、涅槃，一切都是隨順世間的。說到佛，是超越的，誰也不能知道佛是怎樣的。佛

**(2)《菩薩行五十緣身經》**

2.《菩薩行五十緣身經》，1卷，晉竺法護<sup>6</sup>譯<sup>7</sup>。

◎佛的身相莊嚴，威儀超常，都由於過去的積功累德。<sup>8</sup>

◎這是從因果來說明，與《內藏百寶經》不同，但同是對佛（菩薩）不可思議的說明。

**(3)《普門品經》**

3.《普門品經》，1卷，晉竺法護譯，全文是長行。

◎異譯的

◎《大寶積經》卷29〈文殊師利普門會〉，1卷，唐菩提流志（Bodhiruci）譯，改為偈頌<sup>9</sup>。

◎晉譯的「麗藏本」，文字演繹冗長；在「等遊瞋恚」部分，有「懺悔三尊」的「內六事」，「外六事」<sup>10</sup>，屬於偽妄邪說的羈入。<sup>11</sup>

◎「宋、元、明藏本」，沒有這一段，與「唐譯本」一致。

◎「普門」，是「普入不可思議法門」；色三昧、聲三昧，……有為三昧、無為三昧，從一一三昧門而契入平等不思議。<sup>12</sup>

**(4)《濟諸方等學經》**

4.《濟諸方等學經》，1卷，晉竺法護譯。

◎異譯有隋毘尼多流支（Vinītaruci）所譯的《大乘方廣總持經》，1卷<sup>13</sup>。

◎佛為彌勒（Maitreya）與文殊說，針對執空謗有，執大謗小，主要是偏執般若的學者。

---

為文殊（Mañjuśrī）所說的《內藏百寶經》說：『佛所行無所著，獨佛佛能相知』。眾生所知道的，都是『隨世間習俗而入，示現如是』（大正17，751b-753c），與《隨順頌》的見解相合。」

<sup>6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12章〈文殊師利法門〉，pp.919~920：「特別是晉代的竺法護，從晉太始2年（西元266）譯《須真天子經》，到永嘉2年（西元308）譯《普曜經》，傳譯的工作，先後長達43年。竺法護是傳譯文殊教典最多的譯師！……在三類47部經中，竺法護譯出了半數——25部。尤其是（B類）文殊為主體的28經，竺法護所譯的，竟占三分之二。」

<sup>7</sup> [原書p.912註.3]《菩薩行五十緣身經》（大正17，no.0812，773a-774c）。

<sup>8</sup> 《菩薩行五十緣身經》卷1，大正17，773b2-774c26。

<sup>9</sup> [原書p.912註.4]《普門品經》（大正11，no.0315，770c-777b）；《大寶積經》卷29；〈文殊師利普門會〉（大正11，no.0310，158c-162c）。

<sup>10</sup> [原書p.912註.5]《普門品經》（大正11，774c-775b）。

<sup>11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華雨集第三冊》，pp.267~268：「本經是《大寶積經》（10）〈文殊師利普門會〉的異譯。《普門品經》的宋、元、明本等，與唐譯雖有長行、偈頌的差別，而內容是相同的。《大正藏》以麗藏本為主，與宋本等非常不同。審細的研考，麗本是依竺法護所譯經，敷衍解說，加入可怪的異義。如經中說：『案：內歷觀……』，就是增附的異義。如『入色為金翅鳥，出色為文殊師利』（大正11，773b）；『入欲為師子王，出欲為維摩詰』（大正11，774a）。特別是『等遊瞋恚』，說三尊、六度無極。內三尊——心，耳，眼；如清淨了，名波旬、師子王、金翅鳥。外三尊——佛、法、僧，外六度無極是事行（大正11，774c-775b）；所說是非常的怪異。經是佛為薄首童真說的；增附者不知薄首就是文殊師利，所以別說文殊師利名字。五陰——色、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識，是安世高的古譯，增附者也糅合在內（大正11，775b）。站在譯經史的嚴正立場，這（麗本）不能說是異譯，而是那一位敷衍附會的作品。在《大寶積經》異譯中，應該刪去；如從保存資料著想，那可以編入『疑偽部』，再加注明。」

<sup>12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14章〈其他法門〉，p.1218：「《文殊師利普門品經》，說『普入不思議法門』，列舉二十八三昧——色相三昧，聲相三昧，……這一切，都可以因此而得三昧，所以三昧是無量數的。從『普入不思議法門』，想到了《華嚴經》的『不思議解脫』。」

<sup>13</sup> [原書p.913註.6]《濟諸方等學經》（大正9，no.0274，374c-579a）；《大乘方廣總持經》（大正9，no.0275，379a-383b）。

這是「般若法門」盛行，有執空謗有，執大謗小的流弊，所以要加以糾正。<sup>14</sup>

◎經文也為彌勒說，思想與宗奉彌勒的大乘瑜伽者相合——佛為文殊說的，只是一部分。<sup>15</sup>

※上四部，是早期譯出的。

## 2、較遲譯出的3部

遲一些譯出而意義相近的，還有三部：

### (1)《不必定入定入印經》

5.《不必定入定入印經》，1卷，元魏瞿曇般若流支（Prajñāruci）譯。

◎異譯的《入定不定印經》，1卷，唐義淨譯<sup>16</sup>。

◎佛為文殊說：羊乘行，象乘行，日月神通乘行，聲聞神通乘行，如來神通乘行——五類菩薩。<sup>17</sup>

<sup>14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14章〈其他法門〉，p.1170：「從『濟諸方等學』的經名，可以知道這部經是對方廣——大乘學者偏謬的糾正。經作佛在不久入涅槃時，為彌勒菩薩說。大乘學者的輕毀聲聞，般若學者的輕毀其他經典，是誹毀三寶，不免要死墮地獄的。」

<sup>15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.244：「竺法護所譯《濟諸方等學經》，是糾正大乘學者偏差的。佛對彌勒說：『不能覺了達諸法界，專以空法而開化之，言一切法空，悉無所有。所可宣講，但論空法，言無罪福，輕蔑諸行』；『或有愚人口自宣言：菩薩惟當學般若波羅蜜；其餘（聲聞、辟支佛）經者，非波羅蜜，說其短乏』（大正9，376a、377a）。這兩部（《慧印三昧經》、《濟諸方等學經》）彌勒法門，與無著所傳的《瑜伽師地論》，以一切空經為不了義，普為三乘，可說完全契合！……與彌勒有關的少數經典，思想都與後起的瑜伽行派相同，這是值得注意的！」

<sup>16</sup> [原書 p.875 註.7]《不必定入定入印經》（大正15，no.0645，699b-705c）；《入定不定印經》（大正15，no.0646，706b-711a）。

<sup>17</sup> [1]《不必定入定入印經》卷1（大正15，699c10-16）：「五種菩薩。何等為五：一者、羊乘行；二者、象乘行；三者、日月神通乘行；四者、聲聞神通乘行；五者、如來神通乘行；文殊師利，如是名為五種菩薩。文殊師利！初二菩薩，不必定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退無上智道；後三菩薩，必定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退無上智道。」

[2]下表參考《入定不定印經》（大正15，706c6-709a10）

《不必定入定入印經》	
譬喻	過程
羊乘行	攝聲聞乘種善根行。
象乘行	種善根行安住大乘，而復後時住聲聞智種善根行。
月日神通乘行	發心希求無上正等正覺。 常惟讀誦大乘、演說大乘。
聲聞神通乘行	發心希求無上正等正覺。 常惟讀誦、演說大乘。 於攝受大乘者，生恭敬心親奉歸向而共住止。
如來神通乘行	發心希求無上正等正覺。 常惟讀誦大乘、演說大乘。 若有攝受大乘，常於此人恭敬歸向。 既自行已，復教餘人如是修學。具大善根勇疾之力。

**(2)《力莊嚴三昧經》**

6.《力莊嚴三昧經》，3 卷，隋那連提耶舍（Narendrayaśas）譯<sup>18</sup>。

◎文殊等到十方世界去，召集眾菩薩。

◎佛印證文殊的見解，如來智……一切種智，是一切世間眾生所難信的。

**(3)《菩薩行方便境界神通變化經》**

7.《菩薩行方便境界神通變化經》，3 卷，宋求那跋陀羅（Guṇabhadra）譯。

◎異譯《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》，10 卷，元魏菩提流支（Bodhiruci）譯，內容有所增補<sup>19</sup>。

20

◎佛為文殊說：發無上菩提心，勤修六波羅蜜，方便示現，勝妙的佛土。

◎佛淨土中，唯有一乘而方便說三乘；外道出家，都是住不可思議解脫的菩薩。<sup>21</sup>

※後二部（第 6、7 部），為文殊說的，僅是全經的一部分。

**(二) 以文殊為主體或參加部分問答的經典，是文殊法門的主要依據（共 28 部）**

初期大乘經中，以文殊師利為主體的，或文殊部分參加問答的，是「文殊師利法門」的主要依據。

**I、以長行為體裁（共 11 部）**

**(1) 以文殊為主體（共 8 部）**

**A、早期譯出的 4 部**

長行說法而早期譯出的，有

**(A)《阿闍世王經》**

**a、譯本**

1.《阿闍世王經》，2 卷，漢支婁迦讖譯。<sup>22</sup>

◎異譯有

[3]下表參考《大智度論》卷 38（大正 25，342b20-c21）；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》（增註本）（pp.414-416）

《大智度論》		
譬喻	根機	過程
乘羊	福薄根鈍心不堅	發心修行無量阿僧祇劫或至或不至
乘馬	少福德利根	發心漸行六度或三大阿僧祇劫成佛
乘日月神通	大福德利根心堅	發心入菩薩位（頂位）
		發心小住入菩薩位（頂位）
乘聲聞神通	大福德利根心堅	發心成佛轉法輪（初地）
乘如來神通	大福德利根心堅	發心般若相應成熟眾生莊嚴佛土（地上）

[3]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 章〈序說〉，p.29。

<sup>18</sup> [原書 p.913 註.8]《力莊嚴三昧經》（大正 15，no.0674，711a-715b）。

<sup>19</sup> [原書 p.913 註.9]《菩薩行方便境界神通變化經》（大正 9，no.0271，300b-305b）；《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》（大正 9，no.0272，317a322b）。

<sup>20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華雨集第三冊》，p.236：「二經是同本異譯，但 272 經（《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》）多一〈王論品〉。《大正藏》誤以 271（《菩薩行方便境界神通變化經》）及 270《大法鼓經》為同本異譯，《索引》也同樣誤注，應改正。」

<sup>21</sup> 《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》卷 10〈10 說法品〉，大正 9，361b10-c22。

<sup>22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華雨集第二冊》，p.145：「文殊又與懺罪有關，如《阿闍世王經》、《如幻三昧經》說。」

- ⊙《文殊支利普超三昧經》，3 卷，晉竺法護譯。
- ⊙《未曾有正法經》，6 卷，趙宋法天譯。
- ⊙晉失譯的《放鉢經》，1 卷，是全經的一品<sup>23</sup>。

#### **b、內容概述**

內容為：

- (1) 慧首<sup>24</sup>等菩薩、天子，來見文殊師利，大家論說，菩薩應這樣的被精進鎧甲<sup>25</sup>，趣入一切智乘。
- (2) 波吒槃拘那 (Pratibhānakūṭa 辯積) 菩薩，約文殊去見佛。  
文殊就化作佛，對辯積說：一切如幻，菩薩應這樣的學習。  
化佛隱去了，文殊為辯積說：一切如幻，諸所有悉入法界，所以沒有作者，沒有罪也沒有報。
- (3) 佛與大眾，在靈山聽見了文殊所說的，都稱讚文殊。  
佛為頂中光明菩薩，說聲聞與菩薩的差別。<sup>26</sup>
- (4) 文殊菩薩們都來見佛。文殊為光智菩薩說：契合於佛意的說法。<sup>27</sup>
- (5) 有二百天子，想退失菩提心。  
佛於是化一位長者，拿滿鉢的飯食來供佛。佛取鉢，文殊卻請佛「當念故恩」。<sup>28</sup>  
佛放鉢在地，鉢直入地下，過七十二恆河沙佛土，到光明王如來世界，停住在空中。舍利弗 (Śāriputra)、目連 (Mahāmaudgalyāyana)、須菩提 (Subhūti)，都入三昧，卻都不見鉢在那裏；彌勒也推說不知道。  
佛命文殊去求鉢，文殊身體不動，伸手直下到光明王國土，把鉢拿在手中。下方無數世界，都見到文殊的神通變化，稱讚娑婆世界修行的優越性；<sup>29</sup>下方菩薩也來參預法會。文殊將鉢交佛。  
佛說起前生因文殊的教導供佛，而最初發心，所以文殊是釋迦佛的恩師。不可說的佛菩薩，都是由文殊教化發心的，文殊是菩薩父母，這就是文殊說「當念故恩」的意義。<sup>30</sup>想退心的二百天子聽了，就堅定了成佛的決心。

<sup>23</sup> [原書 p.913 註.10]《阿闍世王經》(大正 15, no.0626, 389a-406b)。《文殊支利普超三昧經》(大正 15, no.0627, 460b-428a)。《曾有正法經》(大正 15, no.0628, 428b-449a)。《放鉢經》(大正 15, no.0629, 449a-451a)。

<sup>24</sup> [原書 p.913 註.11]「晉」、「宋譯本」，作龍吉祥。

<sup>25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1 章〈淨土與念佛法門〉，p.775：「『僧那僧涅』(mahā-saṃnāha-saṃnaddha)，譯義為著大鎧甲。」

<sup>26</sup> 《佛說阿闍世王經》卷 1 (大正 15, 395b20-23)：「有限有著故為弟子學，無有限無有礙是為菩薩學。如聲聞者其學小其智少；菩薩者學廣大，其所知無有極，所說無所罣礙。」

<sup>27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2 章〈文殊師利法門〉，p.936：「由於優波離 (Upāli)、阿難、光智菩薩的請求 (大正 15, 392b-c)。在大乘法會中，佛或其他菩薩說了，再由文殊來說，表示出獨到的悟境。」

<sup>28</sup> 《佛說阿闍世王經》卷 1 (大正 15, 394a6-b6)：「若那羅耶比丘，以所持鉢得食，而與是兒令上其佛……文殊師利以食與我，作其功德而令發心，是則本之初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心恩師。」

<sup>29</sup> 《佛說阿闍世王經》卷 1 (大正 15, 393c2-5)：「我剎土千劫行禪，不如彼佛剎人行慈從日出至食，其所功德過倍是間。彼之菩薩雖有宿命，行法如彈指頃者，其罪盡索。」

<sup>30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2 章〈文殊師利法門〉，p.956：「據《文殊支利普超三昧經》說：『往昔古世，濡首童真以膳見施，供養佛眾，令發無上正真道意，則是 (釋尊) 本身初發意 (之) 原。……今者如來所成聖覺，無極之慧，十種力，四無所畏，十八不共，無罣礙慧，

- (6) 佛對舍利弗說：我見到想早取般涅槃的，還在生死中，而修菩薩道的，卻已經成佛。從前有三小兒，見佛供養，二兒願作侍佛的比丘，一兒願作佛，這就是舍利弗、目犍連與釋迦佛的本生。

阿羅漢們聽了，自悔修成阿羅漢，倒不如造五逆罪的，還能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！

- (7) 阿闍世王 (Ajātaśatru Vaidehīputra) 來了，佛為他說作罪、疑悔、聖道與諦信。<sup>31</sup> 闍王自悔殺父的罪重，怕不免墮地獄！

佛要他請文殊師利等入宮供養。

文殊就為闍王說：無作無作者，生死不增不減，<sup>32</sup> 道與煩惱，<sup>33</sup> 學道無所至、無所住，<sup>34</sup> 向於道<sup>35</sup>。<sup>36</sup> 闍王歡喜回宮，預備五百人的飲食。

- (8) 文殊師利召集他方菩薩，初夜說陀羅尼；中夜說菩薩藏——菩薩藏中有三藏；<sup>37</sup> 後夜說不退轉金剛句。<sup>38</sup>

---

皆是濡首所勸之恩』 (大正 15, 413a)。文殊的發心，比釋迦佛要早得多，竟還是釋迦初發心的勸發者，是釋迦的師長、善知識。不但是釋迦往昔的善知識，也可說是一切佛菩薩的師長。」

<sup>31</sup> 《佛說阿闍世王經》卷 1，大正 15，395b25-c9。

<sup>32</sup> 《佛說阿闍世王經》卷 1 (大正 15，396b9-12)：「何謂生死無生死？則言：不念過去以盡，亦不念當來未至，亦不念今現在而無常。於諸法不念有所增有所減，作者是生死則無生死。」

<sup>33</sup> 《佛說阿闍世王經》卷 1 (大正 15，396b12-24)：「阿闍世復問：『未脫者當云何與道合？』文殊師利言：『汝知日明與冥合不？』阿闍世言：『不合。所以者何？日出眾冥晦滅。』文殊師利言：『王寧知冥何所去處乎？』答言：『不見可處而在何所處。』文殊師利言：『所謂道智來時，譬若日出，不可知眾冥所在，是時亦不知未脫所在。』文殊師利復言：『道與未脫等，未脫與道等，何以故？俱空故，未脫與道等故，諸法平等。其知是者未脫則為作道。何以故？求不脫不知處，是故曰道。其求不脫處而不可見，是則道。』阿闍世復問：『云何不脫而為道？』文殊師利言：『於不脫是為道，不作是者為道。』」

<sup>34</sup> 《佛說阿闍世王經》卷 1 (大正 15，396b25-c2)：「阿闍世復問：『以學諸法寧有處所不？』文殊師利言：『作是學道不可至。』阿闍世復問：『其學者當至泥洹不？』文殊師利言：『乃有法從泥洹來，言我從泥洹來。』阿闍世即言：『亦無往者亦無來者。』文殊師利謂阿闍世：『其學道知無處所，是故道。』阿闍世復問：『當何所住道而學作是？』則答言：『無所住是為學道。』」

<sup>35</sup> 《佛說阿闍世王經》卷 1 (大正 15，396c9-12)：「其欲學道者，不見法有常無常，不見法有脫無有脫，亦不見法安若苦者，亦不見法是我若一切人，亦不見法在生死至泥洹者，作是學道者為以前。」

<sup>36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2 章〈文殊師利法門〉，pp.976-977：「在『文殊法門』中，闍王的逆罪，因文殊的教誨而得到減輕，是《阿闍世王經》的主題。闍王從文殊懺罪，《密跡金剛力士經》 (大正 11，76c)，《佉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》 (大正 15，364b)，《阿闍世王女阿術達菩薩經》 (大正 12，88b)，都已說到；這在當時，確是傳說的重要教化事跡。逆罪由心而造作，所以文殊對闍王的教化，主要是『心性本淨』，『諸法悉空』；歸結於『其逆者亦不離法身[界]；其所作逆者身，悉法身之所入』 (大正 15，400b-402c)。直說『五逆是菩提』的。」

<sup>37</sup> [1] 《文殊支利普超三昧經》卷 2〈7 三藏品〉 (大正 15，417c8-13)：「中夜為菩薩大士講三藏菩薩祕典。何謂菩薩三藏祕要？都諸經法無不歸入於此三藏。若世俗法度世法，有為法無為法，若善法不善法，有罪無罪法，有漏無漏法，悉來歸趣入菩薩藏。所以者何？菩薩三藏經典要者，曉了一切諸法之誼。」

[2] 《文殊支利普超三昧經》卷 2〈7 三藏品〉 (大正 15，418a3-7)：「又族姓子！菩薩有斯三藏要藏。何謂三？一曰聲聞，二曰緣覺，三曰菩薩藏。聲聞藏者，承他音響而得解脫；緣覺藏者，曉了緣起十二所因，分別報應因起所盡；菩薩藏者，綜理無量諸法正誼自分別覺。」

<sup>38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2 章〈文殊師利法門〉，pp.1245-1246：「《文殊支利普超三昧經》中，文殊師利 (Mañjuśrī) 說『總持 (陀羅尼) 門』，內容為：『攬執諸法一切皆空，攬執諸法一切無相，攬執諸法一切無願，……審住本際[實際]，一切 (住於) 法界，一切諸法住於無本[如]，是謂總持。又族姓子！一切諸法譬若如幻，……分別諸法而如此者，是謂總持』 (大正 15，417a)，又說『不退轉輪』：『所以名曰金剛句跡，一切諸法皆悉滅寂』。別舉八句——『了空』，

- (9) 明晨，大迦葉 (Mahākāśyapa) 們來見文殊，論受食。<sup>39</sup>

文殊以神通力，變地為淨土，阿羅漢讓文殊菩薩等先行。

闍王迎入王宮。文殊命普觀、法來菩薩，化王宮為廣大無比，陳設嚴麗的床座，然後受供。

- (10) 文殊師利為闍王說法：一切法本來清淨，本自解脫。如虛空那樣，不為塵汙所汙染，也沒有塵汙可除卻。<sup>40</sup>「法身[界]無所不入諸法，亦不見法身有所入。何以故？諸法是法身，如諸法等故，法身亦等，故曰法身所入」。<sup>41</sup>

闍王聽了，得「信（順）忍」<sup>42</sup>，歡喜的說：「善哉善哉！解我狐疑」！

文殊說：那裏有狐疑可說？<sup>43</sup>

闍王說：我再「不憂不至泥洹」了！

文殊說：諸法本來涅槃，還想什麼涅槃呢<sup>44</sup>！

- (11) 闍王拿好氎供養文殊，文殊不見了。空中有聲音說：凡是有所見的，可以拿氎給他。這樣，菩薩們，阿羅漢們，宮中的夫人，一個個都不見了，連自己也不見了。闍王在三昧中，不見一切，離一切的想著。等到從三昧起來，又見到一切。

闍王答文殊說：「我知諸法悉空故，……是故入法身[界]。法身者，亦無天上，亦無人間，亦無泥犁<sup>45</sup>、禽獸、薜荔<sup>46</sup>；其逆（罪）者亦不離法身」<sup>47</sup>。

---

『無相』，『無願』，『法界』，『無本』，『離色欲』，『緣起行』，『察無為』者，『金剛句跡也，見諸法自然[自性]故』（大正 15，418c-419a）。』

<sup>39</sup> 《佛說阿闍世王經》卷 2，大正 15，399a9-22。

<sup>40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.87：「《阿闍世王經》，是以悟解罪性本空，而懺除罪業為主題的。懺罪的教授，是說明心不可得：不在內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間；過去心已滅、未來心未至，現在心不住；心無形、無處，無來無去。心如虛空那樣，煙、霧等五事，不能使虛空有垢，所以說：『心者本淨故，亦無有沾污，亦無有而淨者』（大正 15，401c、403a-c）。』

<sup>41</sup> [1]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2 章〈文殊師利法門〉，p.962：「『法性』是 dharmadhātu 的義譯，一般是譯作『法界』的。《阿闍世王經》，《寶積三昧文殊師利菩薩問法身經》中，譯作『法身』或『法住』。」

[2]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2 章〈文殊師利法門〉，pp.964-965：「『法界』的特義，是一切皆入『法界』。《大般若經》說：『法界無二無差別，……一切法皆入法界』。《阿闍世王經》說：『法身[界]無所不入諸法，亦不見法身有所入。何以故？諸法是法身，如諸法等故，法身亦等，故曰法身所入』。『入法身[界]』，竺法護譯為：『等御諸法，則為法界』；『其法界者，等御諸法』，不外乎『一切諸法悉歸法界』的意思。『法界』只是一切法空性，一切法不離於空，畢竟是空，所以說『入法界』。」

<sup>42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2 章〈文殊師利法門〉，p.977：「阿闍世王聽法以後，得『信忍』，或作『順忍』，與『無根信』、『不壞信』相當。」

<sup>43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2 章〈文殊師利法門〉，pp.932-933：「阿闍世王造了殺父的逆罪，想到罪惡的深重，內心非常疑悔不安，所以請文殊說法，希望能解脫內心的疑悔（也就是出罪了）。文殊卻對他說：不要說我文殊，就是數等恆河沙的佛，也不可能為你說法，當然也不會解除你內心的疑悔。這不是絕望了嗎？非墮不可。所以闍王驚怖，竟從座上跌下來。其實，這是說：佛覺了一切法如虛空，本來清淨，不是可染汙的，也沒有染汙而可除的。」

<sup>44</sup> [原書 p.877 註.12]《阿闍世王經》卷下（大正 15，401b）。

<sup>45</sup> 《一切經音義》卷 45（大正 54，606a18）：「泥犁（或云泥犁耶，亦言泥犁迦，此云無可樂，或云無有卑下）。」

<sup>46</sup> [1]《一切經音義》卷 9（大正 54，357a10-11）：「薜荔（蒲計反下力計反，或言卑帝梨，或云卑帝梨耶，或言閼梨多，或作俾禮多，皆訛也。正言[瑞-王+弓]荔多，此譯云祖父鬼也，舊譯云餓鬼，餓鬼中最劣者也。[瑞-王+弓]音補蔑反，《孔雀王經》作俾禮多，梁言餓鬼是也，俾音卑寐反）。」

[2]《中華佛教百科全書(九)》p.5565.1：三惡道之一、五道之一、六道之一。音譯薜荔多、閉戾多、閉

- (12) 文殊菩薩出宮來，見有自稱殺母的人。  
文殊化作一人，殺害了父母，然後約殺母的同去見佛。  
佛為化人說心性本淨。化人深信無作者受者，無生者滅者；出家成阿羅漢而入涅槃。殺母的也從佛聽法，出家得阿羅漢。<sup>48</sup>
- (13) 佛對舍利弗說：或作罪而能解脫，或看來能解脫而墮入地獄，這只有佛知道，所以不能輕率<sup>49</sup>的說是罪人、福人。
- (14) 文殊與閻王等都來見佛，佛為閻王授記：受罪輕微，雖墮寶頭地獄而立刻出來，未來成佛。<sup>50</sup>
- (15) 佛為閻王的八歲幼兒——栴檀師利等，授記作佛。
- (16) 明持經功德，囑累流通。<sup>51</sup>

**(B)《魔逆經》**

**a、譯本**

2. 《魔逆經》，1 卷，晉竺法護譯<sup>52</sup>。

**b、內容概述**

- (1) 文殊為大光天子說：魔事<sup>53</sup>；魔事依於精進，所以應該修「平等精進」——約六根、塵勞、三界、六度、三解脫門、聖智與善權方便說。<sup>54</sup>說諸法平等，是佛所讚歎的。說「善哉不善哉」<sup>55</sup>；文殊不行善哉不善哉，<sup>56</sup>也就是不住有為無為。如來的神識，一切無所住，「如如來住，吾住亦如」<sup>57</sup>。論如來無本，說到「如來之慧無能分別」

---

麗多、閉黎多、鞞禮多、卑禮多、辟荔多、彌荔多、閉多、**薛荔**。又稱鬼道、鬼趣，或餓鬼道。

<sup>47</sup> [原書 p.913 註.13]《阿闍世王經》卷下（大正 15，402b-c）。

<sup>48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2 章〈文殊師利法門〉，p.977：「《阿闍世王經》又說：有殺母的罪人，因文殊的誘導，見佛聞法而證得阿羅漢果（大正 15，403a-c）。這是與『佛法』相違，與阿闍世王悔罪說相違，可能是遲一些而附入的部分。」

<sup>49</sup> 《漢語大詞典》卷 9，p.1257：【輕率】言行隨便；不慎重，不嚴肅。

<sup>50</sup> [1]印順導師著，《華雨集第二冊》，pp.175~176：「大乘的《阿闍世王經》說：『阿闍世所作罪而得輕微』；『阿闍世雖入泥犁[地獄]，還上生天』。這可見（無間）業障的墮地獄，是決定的，不過懺悔以後，業力輕微了，很快會從地獄中出來。」※晚期的傳譯，顯然強化了懺悔的力量，已經不再墮地獄了。」

[2]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2 章〈文殊師利法門〉，p.977：「《阿闍世王經》說：阿闍世王聽法以後，得『信忍』，或作『順忍』（大正 15，402c、406a），與『無根信』、『不壞信』相當。閻王雖有所悟入，還是要墮寶頭地獄，不過不受苦，能很快的生天（大正 15，404a）。《阿闍世王經》所說，罪性本空而因果不失，悔悟也只能輕（重罪輕受）些，與原始佛法，還沒有太多的差別。」

<sup>51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5 章〈初期大乘經之集出與持宏〉，pp.1291~1292。

<sup>52</sup> [原書 p.913 註.14]《魔逆經》（大正 15，no.0589，112a-118a）。

<sup>53</sup> 《佛說魔逆經》卷 1，大正 15，112b1-14。

<sup>54</sup> [1]《佛說魔逆經》卷 1，大正 15，112b18-113a21。

[2]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2 章〈文殊師利法門〉，p.955：「『文殊師利法門』，般若與方便的對立情形，更為明顯。如…《魔逆經》說：菩薩的平等精進，是智慧與善權（大正 15，112c-113a）。」

<sup>55</sup> 《佛說魔逆經》卷 1，大正 15，113c1-114a23。

<sup>56</sup> 《佛說魔逆經》卷 1（大正 15，114a25-27）：「文殊答曰：『吾於諸法不行善哉，亦復不行非善哉也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諸法悉無所合，亦無吾我。』」

<sup>57</sup> 《佛說魔逆經》卷 1，大正 15，114b25。



<sup>58</sup>。不可分別，然因方便而說教。無生死、無泥洹，是佛法寂滅的要義。

(2) 那時，惡魔要來擾亂，文殊就以三昧力，使魔自己見到被繫縛了。<sup>59</sup>

文殊變魔如佛，為大家說法。<sup>60</sup>為六大比丘說：修行的繫縛；<sup>61</sup>最眾祐[福田]；<sup>62</sup>三昧不亂；<sup>63</sup>心得自在；<sup>64</sup>說法清淨；<sup>65</sup>奉持戒律。<sup>66</sup>

魔又為大光天子，說菩薩的二十魔事<sup>67</sup>。

佛讚歎說：能照著這樣行的，能得二十事。<sup>68</sup>

魔為須深天子說十二忍辱<sup>69</sup>。

文殊對魔說：誰繫縛了你！只是「自想為縛」<sup>70</sup>，實在不用更求解脫，於是文殊恢復了魔的自由。

魔對大迦葉說：我沒有作佛事，那是文殊的神力。<sup>71</sup>

(3) 文殊為須深天子說：佛事應當從眾生愛欲中求……。<sup>72</sup>為大光天子說比丘不懷自大。

<sup>73</sup>

大光天子領解到：能這樣，（等於出家）就不用出家了；應該看作得到了解脫。

### (C)《文殊師利淨律經》

#### a、譯本

3.《文殊師利淨律經》，1 卷，晉竺法護譯。

異譯有

◎《清淨毘尼方廣經》，1 卷，姚秦鳩摩羅什（Kumārajīva）譯。

<sup>58</sup> [1]《佛說魔逆經》卷 1（大正 15，114b22）：「其無本者，無來無去無所周旋。」

[2]《佛說魔逆經》卷 1（大正 15，114c8-11）：「如來之慧無能分別。又問：『何故？』答曰：『如來慧者，無所罣礙亦無想念，不可逮得，無有言辭亦無所行，無心、意、識，離於言教，以是之故無能知者，不可分別。』」

<sup>59</sup>《佛說魔逆經》卷 1（大正 15，115a8-10）：「吾我、顛倒、恩愛、諸邪見縛、因緣繫縛。卿常為此枷鎖所縛，不自覺知！」

<sup>60</sup>《佛說魔逆經》卷 1，大正 15，115a10-16。

<sup>61</sup>《佛說魔逆經》卷 1，大正 15，115a20-25。

<sup>62</sup>《佛說魔逆經》卷 1，大正 15，115b8-14。

<sup>63</sup>《佛說魔逆經》卷 1，大正 15，115b14-20。

<sup>64</sup>《佛說魔逆經》卷 1，大正 15，115b20-29。

<sup>65</sup>《佛說魔逆經》卷 1，大正 15，115b29-c14。

<sup>66</sup>《佛說魔逆經》卷 1，大正 15，115c14-116a2。

<sup>67</sup>【菩薩的二十魔事】：《佛說魔逆經》卷 1，大正 15，116a6-b2。

<sup>68</sup>《佛說魔逆經》卷 1，大正 15，116b2-14。

<sup>69</sup>【十二忍辱】：《佛說魔逆經》卷 1，大正 15，116b28-c8。

<sup>70</sup>《佛說魔逆經》卷 1，大正 15，116c12-16。

<sup>71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2 章〈文殊師利法門〉，p.982：「其實，在『文殊法門』中，對一大弟子，加以問難，是不止《維摩詰經》一部的。1.《魔逆經》：魔波旬（Mārapāpīya）以文殊的神力，化作佛相；六大弟子問魔，魔為說深法（大正 15，115a-c）。」

<sup>72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2 章〈文殊師利法門〉，p.976：「蛇是有毒的，能傷人的。如能知道是什麼蛇，是什麼毒，加以制伏，那蛇雖還是蛇，卻沒有蛇毒，不會傷人了。煩惱也是這樣，是能熱惱人的，如能以般若慧，了達煩惱性空無所有，那煩惱雖然不斷，卻沒有熱惱人的作用了！總之，『煩惱是菩提』，是『文殊法門』的要義，但應該理解他的意義，不能『如文取義』了事的！」（另參見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888，p.899，p.900，p.902，p.905，p.906。）

<sup>73</sup>【不懷自大】：《佛說魔逆經》卷 1，大正 15，117c8-18。

◎《寂調音所問經》，1卷，宋法海譯<sup>74</sup>。

※晉譯本的末後一段，與異譯本不合，但晉譯本的後分不完全，一定是有佚失的。<sup>75</sup>

### b、內容概述

這部經的內容是這樣的：

(1) 佛應<sup>76</sup>寂調音天子的請求，召住在東方寶主世界、寶相佛土的文殊師利菩薩來會。

77

文殊為寂調音天子說<sup>78</sup>：不生煩惱，不滅煩惱——不生不滅，寶相佛土是這樣說的。寶相佛土重於第一義諦<sup>79</sup>；第一義非心非心相續，無文字行，第一義諦是沒有言說可說的。<sup>80</sup>無實無虛，所以如來無二相。菩薩的正行，是如等、法界等，五逆等、諸見等，凡夫法……如來法等，生死、涅槃等：如虛空那樣的沒有別異，所以說是「無二」。<sup>81</sup>

(2) 菩薩也修習聖諦——平等聖諦，與聲聞不同。<sup>82</sup>

寶相佛土聲聞眾的功德，與菩薩一樣。<sup>83</sup>要生寶相佛土作聲聞，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

(3) 聲聞毘尼與菩薩毘尼不同。<sup>84</sup>

<sup>74</sup> [原書 p.913 註.15]《文殊師利淨律經》（大正 14，no.0460，448a-452b）；《清淨毘尼方廣經》（大正 24，no.1489，1075c-1081b）；《寂調音所問經》（大正 24，no.1490，1081a-1086c）。

<sup>75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.57-58：「鳩摩羅什所譯的《清淨毘尼方廣經》，宋法海所譯的《寂調音所問經》、與晉竺法護所譯的《文殊師利淨律經》，是同本異譯。羅什與法海的譯本，比竺法護的譯本，末後多了一段，如《清淨毘尼方廣經》（大正 24，1080c）說……這一段經文，主要在說明眾生與佛等平等。舉虛空界（ākāśa-dhātu）為譬喻說：如空界遍在一切處，隨器具而不同，金器空，瓦器空，隨器雖有種種，而虛空是平等不二的。……『自體變』作一段，是竺法護初譯所沒有，可能為後來增補的。」

<sup>76</sup> 《漢語大詞典》卷 7，p.749：【應】〔yīng 一ㄥ ㄣˋ〕1.受；接受。3.應允；許諾。

<sup>77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佛教史地考論》，p.233：「文殊，或說出於東方的『寶氏』世界（佛說文殊師利淨律經），或說在南方（唯曰雜難經）等；而依《文殊師利般涅槃經》，是出於此土，是從釋尊出家的。」

<sup>78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2 章〈文殊師利法門〉，pp.936-937：「文殊法門的發揚，多數是應天子的請求為天子說法，這表示什麼呢？文殊師利被稱為『童子』（kumārabhūta），或譯『童真』、『法王子』，這裏有『梵童子』、舍利弗為『法王長子』的相關意義。文殊師利的出現，是釋尊的協侍——天上弟子大梵天（Mahābrahman），人間弟子舍利弗，合化而出現大智慧者的新貌。大乘初期的文殊，現出家相，還是上承傳統佛教的（後來，文殊現作在家相了）。為天子（主要是欲界天神）說法，多少傾向『梵』的本體論——『文殊師利法門』，不正表示了，佛法適應印度梵教的新發展嗎？」

<sup>79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.92：「師利菩薩是從東（南）方世界來的，那邊的佛法，以了達真諦——勝義諦為先，不如此土的佛法，以緣起（四諦，世俗諦）為先要的。」

<sup>80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2 章〈文殊師利法門〉，p.931：「大乘經的文殊法門，就是寶相佛土那樣的，重第一義諦，重無差別，重不退轉的法門。……依勝義，依法界，依解脫，文殊法門的特色，與《清淨毘尼方廣經》所說的，完全符合。」

<sup>81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.104：「文殊國土的『無差別說』，是『皆依勝義』，一一法到究竟處，是一切法不生，一切法清淨，無二無別的如、法界，是沒有差別可得的。這才能不著煩惱又不離煩惱，不著生死而不離生死。」

<sup>82</sup> 《佛說文殊師利淨律經》卷 1〈2 聖諦品〉，大正 14，449b11-c13。

<sup>83</sup> 《佛說文殊師利淨律經》卷 1〈2 聖諦品〉，大正 14，449c13-450b2。

<sup>84</sup> [1]《佛說文殊師利淨律經》卷 1〈3 解律品〉，大正 14，450b10-c12。

[2]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4 章〈其他法門〉，p.1204：「經中約菩薩與聲聞的心行，辨『聲聞毘尼』與『菩薩毘尼』的差別。」

佛以牛跡水比大海水，<sup>85</sup>讚歎菩薩毘尼。

文殊又說：菩薩毘尼如大海一般，容納了聲聞與緣覺毘尼。

調伏煩惱，知煩惱，是究竟毘尼。我與煩惱都不可得，有什麼可調伏的！

一切法無生，……無來無去無住，一切法無為，就是畢竟毘尼<sup>86</sup>。

- (4) 說種種法的門；<sup>87</sup>普遍是法界門，<sup>88</sup>一切眾生界是法界。

一切法是無所住的，文殊住五無間<sup>89</sup>，成無上道。

解空，名為得菩提；覺因緣生，名為覺菩提。

菩薩不斷煩惱，寧可犯戒，也不能捨一切智心。<sup>90</sup>

- (5) 佛稱歎菩薩所行的殊勝。<sup>91</sup>

大迦葉懷疑：菩薩僅得有為功德，怎麼能勝過證無為法的聲聞！佛舉了酥、穀、琉璃寶珠——三喻來說明。<sup>92</sup>

- (6) 寶主世界同來的菩薩，以為釋迦佛的教法，「一切言說皆是戲論，是差別說，呵責結使說」。「寶相佛土無有是說，純明菩薩不退轉說，無差別說」<sup>93</sup>。

約文殊菩薩回去，文殊說「不去」。一切世界平等，一切佛，一切法，一切眾生平等，<sup>94</sup>有什麼來去！文殊以神力，使他們感覺到已回寶主世界了。

佛對寶主世界的菩薩說：「一法性、一如、一實際，然諸眾生種種形相，各取生處，

<sup>85</sup> 《佛說文殊師利淨律經》卷1〈3解律品〉，大正14，450c18-23。

<sup>86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12章〈文殊師利法門〉，p.1204：「知煩惱，是『知於煩惱虛妄詐偽，是無所有，無主無我無所繫屬，無來處去處，無方非無方，非內非外非中可得，無聚無積無形無色』。這樣的知煩惱，煩惱寂然不起，『無所住名畢竟毘尼』（大正14，450b-451b）。」

<sup>87</sup> 《佛說文殊師利淨律經》卷1〈4道門品〉，大正14，451b20-c22。

<sup>88</sup> 《清淨毘尼方廣經》卷1（大正24，1079a1-3）：「天子又問：『文殊師利，何等為法界門？』文殊師利言：『天子。普遍門是法界門。』」

<sup>89</sup> 《清淨毘尼方廣經》卷1（大正24，1079a23-29）：「何等為五菩薩摩訶薩？<sup>[1]</sup>從初發心求無上道，中間不墮聲聞、緣覺地，是初無間；<sup>[2]</sup>我應救濟一切眾生，中間無懈，是二無間；<sup>[3]</sup>捨一切物，中間無慳，是三無間；<sup>[4]</sup>知諸法無生，中間不與諸見共住，是四無間；<sup>[5]</sup>若知、若見、若斷平等正覺，以一念相應慧而覺知之，中間不起必成正覺，是五無間。」

<sup>90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12章〈文殊師利法門〉，pp.971~972：「聲聞行者如斷了煩惱，就不能長在生死中，也就不能成為菩薩，菩薩是要歷劫在生死中度眾生的。《般若經》只說『觀空而不證實際』（不斷煩惱，也就不入涅槃），『文殊法門』才明確的表達出來——菩薩不斷煩惱。但不斷煩惱，並不與煩惱共住，……沒有貪、瞋、癡，卻又沒有滅盡。這因為貪、瞋、癡本性自離、不可得，所以沒有可滅盡的。」

<sup>91</sup> 《清淨毘尼方廣經》卷1，大正24，1080a8-16。

<sup>92</sup> [1]《清淨毘尼方廣經》卷1（大正24，1080a27-b2）：「佛言：迦葉，如毛百分以一分毛取一點酥，聲聞所有無為智慧，亦復如是，佛智所知；迦葉，如滿四大海中之酥，菩薩有為善根功德，亦復如是。用以迴向無為智故。」

[2]《清淨毘尼方廣經》卷1（大正24，1080b6-10）：「蟻持一粒，如諸聲聞解脫之果亦復如是；如秋穀成熟滿於大地，當知菩薩六波羅蜜四攝之法，善根功德亦復如是，成熟養活無量眾生，安置世樂、出世間樂及涅槃樂。」

[3]《清淨毘尼方廣經》卷1（大正24，1080b10-12）：「如有百千水精珠擔而來入城；若一無價琉璃寶珠置之船上，若其安隱達閭浮提，救護一切貧窮困苦。」

<sup>93</sup> [原書p.913註.16]《清淨毘尼方廣經》（大正24，1080b）。

<sup>94</sup> [1]《清淨毘尼方廣經》卷1，大正24，1080c2-7。

[2]印順導師著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12章〈文殊師利法門〉，p.995：「一佛、一剎土、一眾生、一法，是『文殊法門』所表示的平等說。」

彼自體變百千億種形色別異」<sup>95</sup>。如器物有種種，而虛空界平等，所以文殊說「我今不去」。<sup>96</sup>

※這部經，從東西二土的法門不同，表示出文殊師利法門的特性。<sup>97</sup>

**(D)《寶積三昧文殊師利菩薩問法身經》**

**a、譯本**

4.《寶積三昧文殊師利菩薩問法身經》，1 卷。

◎依《出三藏記集》，這是失譯<sup>98</sup>。

◎《歷代三寶紀》作安世高譯，依譯文，可能是漢代的譯品（「法身」是「法界」的古譯）。<sup>99</sup>

異譯有《入法界體性經》，1 卷，隋闍那崛多（Jñānagupta）譯<sup>100</sup>。

**b、內容概述**

經文不長，但意義深長！

（1）文殊師利來見佛，佛正在三昧中；從三昧起來，文殊入門相見。

佛說：方才所入的，是寶積三昧，如摩尼寶的映現一切。<sup>101</sup>住此三昧，能見十方無數世界的佛，為大眾說法。住此三昧，「不見一法無非法界」<sup>102</sup>，也名為「實際印」<sup>103</sup>。

文殊師利說：知道實際就是我所際，凡夫際；業與果報，一切法都是實際。<sup>104</sup>

文殊說：我為初學的說法，不說滅貪欲諸患，因為本性是不生不滅的。

佛說：我說法是——不壞五陰，不壞三毒，使人知道不思議法。不壞一切法，才

<sup>95</sup> [原書 p.913 註.17]《清淨毘尼方廣經》（大正 24，1080c）。「自體」，宋譯作「我」（大正 24，1086b），與如來藏說相近。

<sup>96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.57：「這一段經文，主要在說明眾生與佛等平等。舉虛空界為譬喻說：如空界遍在一切處，隨器具而不同，金器空，瓦器空，隨器雖有種種，而虛空是平等不二的。這比喻法性、如、實際是平等不二的，而眾生現起種種，地獄色相，……佛色相，這都是『自體』所變作的。」

<sup>97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中觀今論》，p.29：「《文殊師利淨律經》說：『彼土眾生了真諦義以為元首，不以緣合為第一也』。這雖在說明彼土與此土的立教方式不同，實即說明了佛教的原有體系——一般聲聞學者，是以緣起因果生滅為出發的；應運光大的大乘學，是以本不生滅的寂滅無為（緣起性）為出發的。」

<sup>98</sup> [原書 p.914 註.18]《出三藏記集》卷 4（大正 55，30b）。

<sup>99</sup> [1]印順導師著，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.6：「《寶積三昧文殊師利菩薩問法身經》，失譯，一卷，見《出三藏記集》的《新集續撰失譯雜經錄》（大正 55，30b），是道安所沒有見到的。隋《歷代三寶紀》以來，作為後漢安世高所譯，是不足信的！依所用的譯語，應是西晉以前所譯的。隋開皇十五年（西元 595），闍那崛多（Jñānagupta）重譯，名《入法界體性經》，1 卷。」

[2]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.35：「《寶積三昧文殊師利菩薩問法身經》，如譯法界為『法身』，與後漢支婁迦讖（Lokarakṣa）的《阿闍世王經》相同，至少這是西晉時代的譯品。」

<sup>100</sup> [原書 p.914 註.19]《寶積三昧文殊師利菩薩問法身經》（大正 12，no.0356，237a-239a）；《入法界體性經》（大正 12，no.0355，234a-237a）。

<sup>101</sup> 《光讚經》卷 6〈16 三昧品〉（大正 8，191c15-16）：「彼何謂寶積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普見一切諸三昧者悉為積寶，是謂寶積三昧。」

<sup>102</sup> 《入法界體性經》卷 1（大正 12，234b16）：「不見一法然非法界。」

<sup>103</sup> 《佛說寶積三昧文殊師利菩薩問法身經》卷 1（大正 12，237b2-3）：「住是三昧中，無不見諸法本際，其有信者，以為得印。」

<sup>104</sup> 《入法界體性經》卷 1，大正 12，234b24-26。

能成佛。佛就是法界，法界是沒有分數<sup>105</sup>的；不見凡夫法……佛法，法界是無差別無變異的。如四河的水入海，穀入穀聚一樣，法界是沒有彼此、染淨可說的。文殊說：我不見法界有向惡道、人天、涅槃的，這都如夢中所見那樣，雖說有種種，而法界實在是無差別的。

文殊答如來說：我知道法界，「法界即是我界」。<sup>106</sup>知道世間但有名字，然不離法界而見於世間。法界不生滅，所以如來不會般涅槃；過去佛的涅槃，是示現的。也沒有凡夫的死而更生。

接著，說「金剛句」：一切法無恐怖，是金剛句；<sup>107</sup>如來不思議；諸法是菩提；一切法是如來境界，是金剛句<sup>108</sup>。<sup>109</sup>

- (2) 舍利弗想從文殊師利聽法，尋到佛的住處來，在門外住。

文殊說：法界、實際，是不在內、不在外、不在中間的。如來說法，就是法界，法界就是如來。一切不離法界，所以聽或不聽，都不會有喜有憂的。

舍利弗進來，文殊說：他說甚深最勝法。

文殊為舍利弗說，舍利弗都從一切不離法界，而能夠信忍<sup>110</sup>。<sup>111</sup>

- (3) 勸受持流通。

#### **B、較晚譯出的 4 部**

下面四部，譯出的時代遲一些，傳出的時代也要遲一些。

#### **(A)《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》**

##### **a、譯本**

◎5.《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》，2 卷，傳為宋翔公譯。

◎在論般若部類時，曾說到這部經，起初是沒有編入「般若部」的。<sup>112</sup>依譯文來說，近

<sup>105</sup> 《漢語大詞典》卷 2，p.565：【分〔fēn ㄈㄣ ㄣˊ〕數】2.指區分部署。

<sup>106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2 章〈文殊師利法門〉，p.967：「隋譯的《入法界體性經》說：『法界即是我界』；『舍利弗界即是法界』；『法界共大德界，無二無別』這幾句，古譯的《寶積三昧文殊師利菩薩問法身經》，是沒有的。種種『界』中，引起我們注意的，是『眾生界』、『我界』、『佛界』、『如來界』。『佛界』(buddha-dhātu)，或譯『佛性』；『如來界』(tathāgata-dhātu)，或譯『如來性』，一向看作『如來藏』(tathāgata-garbha)的異名；『眾生界』以外，別立『我界』，而說『法界即是我界』。『我』是印度神學的中心論題。梵與法，在《長阿含經》中，為了適應世俗，有作為同一意義的用法，如『法輪』又稱『梵輪』，『法網』又稱『梵網』。這樣，『法界即是我界』，豈不是近似印度神學中『梵即我』的意義嗎？以『法界即是我界』為本，而貫通了『眾生界』與『佛界』，『如來界』，同歸於無二無別。這一傾向，時代越遲，意義越是明顯。」

<sup>107</sup> 《佛說寶積三昧文殊師利菩薩問法身經》卷 1 (大正 12，237c29-238a4)：「佛語文殊：『若所說法身不可見，其在會中未曉者，聞其所言其心恐懼。』文殊言：『若恐懼，其本際已恐懼。』佛言：『本際無恐懼，未曉者亦不恐懼。』文殊言：『諸法無有恐懼者，若金剛。』」

<sup>108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2 章〈文殊師利法門〉，pp.1246~1247：「『金剛』(vajra)是不可破壞，不可動轉的。『句』(pada)，是『足跡』義。在印度文字學中，『文』(vyañjana)是字母，如四十二字；文(字)的結合，成為『名』(nāma)；名的結合，成為『句』，是能表示意義的。」

<sup>109</sup> 《入法界體性經》卷 1，大正 12，235b21-c2。

<sup>110</sup> [1]印順導師著，《般若經講記》，p.130：「依經論說：發心信解名信忍；隨順法空性而修行，名(柔)順忍；通達諸法無生滅性，名無生忍。」

[2]印順導師著，《佛法概論》p.186：「學佛法，要有淨信為基礎，即是這樣的純潔的同情，並非盲目的信仰。依此而進求深刻的理解，得到明確的正見，即名信忍，也名信可。」

<sup>111</sup> 《入法界體性經》卷 1，大正 12，236b7-c23。

於晉代的翻譯。<sup>113</sup>

異譯本，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（第八分）〈那伽室利分〉，為全經 576—1 卷，唐玄奘譯。

◎比對這兩譯，譯文當然是唐譯本通順得多，但文字似乎有過刪略。

◎末後一段，「彼近事女所斷我見，即非我見，是故如來說名我見」<sup>114</sup>以下，體裁與〈能斷金剛分〉相合。

◎〈能斷金剛分〉的「如星翳燈幻」一頌，也引為結論<sup>115</sup>，這都是與舊譯本不相合的。

#### **b、內容概述**<sup>116</sup>

◎「清淨分衛」，就是清淨乞食。全經以乞食為線索，闡述如幻畢竟空寂的深義。

(1) 英首菩薩讚歎文殊師利（譯作「濡首」<sup>117</sup>）的善說深法。

文殊為他說：法身（法界）如幻化，沒有了不了，也沒有言說。法界離心意識，無言說，無同異，無二而不是一。

(2) 文殊要入城乞食，先化菩薩去十方世界見佛，集十方菩薩來會；諸天也來了。又現入城的瑞相，王及大臣們都來奉迎<sup>118</sup>。

(3) 文殊為龍首（唐譯那伽師利，即龍吉祥）說：「食想」，一切法空不可得，有什麼可斷的！<sup>119</sup>菩薩不會與魔相諍，如幻化人，沒有恐懼，也就沒有可諍。<sup>120</sup>無名姓無語言的，能證菩提。<sup>121</sup>諸法無所有，無動搖，這樣的沒有發趣心，（文殊）未來當得菩提。<sup>122</sup>

<sup>112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0 章〈般若波羅蜜法門〉，p.596：「〈那伽室利分〉與舊譯《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》相當，但舊譯沒有稱為《般若經》，古人也沒有看作般若部類。這部經而被編為般若部類，在印度也許是以後的事。」

<sup>113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0 章〈般若波羅蜜法門〉，pp.607~608：「從《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》的譯語來說，雖相當的流暢明白，但譯如是我聞為『聞如是』，文殊師利為『濡首』，緊那羅為『真陀羅』，無生法忍為『無所從生法樂之忍』等，有晉代（羅什以前）譯品的特徵，不可能是宋譯。」

<sup>114</sup> 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 576，大正 7，979b9-10。

<sup>115</sup> [原書 p.914 註.20]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 576〈那伽室利分〉（大正 7，979b）。

<sup>116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第 12 章〈文殊師利法門〉，pp.993~994：「《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》：主體為文殊與那伽室利的問答，以乞食為全經的線索。末後，須菩提入城乞食，遇到一位優婆夷，以乞食為問難，使須菩提『聞優婆夷所說，即寂寞不知所言』。優婆夷『普現感動光明相像，顯轉無上阿惟越致法輪』（大正 8，747b-748a），這是一位勝過大弟子的女菩薩。」

<sup>117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p.465：「文殊師利（Mañjuśrī），或譯為曼殊室利，**濡首**，妙吉祥。」

<sup>118</sup> [原書 p.914 註.21]上二段，唐譯本缺。

<sup>119</sup> 《佛說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》卷 1（大正 8，741b16-27）：「龍首問曰：『云何，濡首！仁尊于今分衛想未斷耶？』曰：『族姓子！吾斷矣。於有見分衛想行者，至於無見無斷不斷，斯謂菩薩清淨分衛。所以者何？若此，龍首！一切諸法無斷不斷，譬如虛空無斷不斷。以是言之，為不可斷。……以要言之，一切眾類及世餘法、外邪雜術，悉無所有，無持無得亦無能獲。諸法如此，皆不可得，亦不可持，以本空故，故不可斷。』」

<sup>120</sup> 《佛說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》卷 1（大正 8，741b27-c6）：「『云何，濡首！菩薩摩訶薩當與諸魔為敵耶？』答曰：『龍首！法本無諍，不見菩薩當與諸魔而有戰者。若其菩薩與魔為敵，起見法想而有所諍，是菩薩便為惡怯。何則然者？以彼菩薩自興恐弱也。譬如，龍首！幻師現化，而幻所化了無惡怯。……』」

<sup>121</sup> 《佛說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》卷 1（大正 8，741c9-10）：「其無名無性，亦無號字，亦無處所，永無所為，亦無得者，斯可至道。」

<sup>122</sup> 《佛說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》卷 1（大正 8，741c18-20）：「以諸法無所有故，無動無搖，無出無入，亦無所持。以本空故，吾以斯法可得至道。」

龍首說：所說都是依於勝義的！這樣解悟的，能解脫煩惱，破惡魔。

文殊說：魔是不可破的；魔不可得，與菩提無異。<sup>123</sup>菩提是遍一切處無礙，無所不在。無上菩提是不可證得的，想證菩提的，就是戲論。如以為是深義，也是戲論。

- (4) 妙心菩薩<sup>124</sup>讚大士說甚深法，文殊說：這也是戲論。<sup>125</sup>所以世尊告誡比丘說：「勿行戲論！於我所說寂滅法中……修習無得法忍」<sup>126</sup>。

- (5) 文殊答龍首說：生死本來如化，只因眾生不了，所以流轉生死。如了達生死如幻性空，就於佛法不退而成菩提。眾生於佛法無所礙，眾生都本來住於佛法。佛子——信行、法行……不退菩薩，住畢竟空無所得的，都能夠信解。能信解的，不離菩提場、菩提座，堅固不動。

- (6) 文殊讚龍首，證一切法無所得忍。

龍首說：一切法無所得忍，是無起無證的。如無所得忍而可以起，那末谷響忍……虛空忍，都可說有起了！只要有一些執著，就是有所得。若觀一切法依緣起，空無自性，無我我所，雖行而沒有行想，如夢中遊行一樣，才是趣菩提行。

- (7) 龍首要「巡行」乞食，

文殊說：行時，勿起舉足下足想，勿生路想，城邑聚落、男女大小想！這樣行，可以隨意去乞食。<sup>127</sup>

龍首聽了，入「海喻定」<sup>128</sup>。妙心菩薩<sup>129</sup>想使龍首出定，盡一切神力，震動大千世界而龍首不動。

龍首從定起來，對妙心說：身心有動的，才會覺到地動。佛與不退菩薩等，安住空、無相、無願、寂滅，身心是不會動搖的。

- (8) 文殊稱讚龍首，可以隨意入城「乞食」。

龍首說：我得「大海喻定」，不再希求段食，唯求菩薩正行，成佛度眾生。這都是文殊為我作善知識，應該向文殊致敬。

- (9) 龍首邀文殊「同行」，

文殊說：我於一切法無所行。妙心稱讚文殊，文殊說：無縛無脫，誰能夠解脫！

- (10) 龍首約文殊「東行」乞食，

文殊說：幻化有什麼東西南北？諸法本來無，本無也無所行，能離一切想。

- (11) 龍首說：文殊「非我侶」。

文殊說：是的。菩提無侶，不與一切法為侶；<sup>130</sup>如有侶的，那就是與欲為侶。<sup>131</sup>

<sup>123</sup> 《佛說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》卷1（大正8，741c24-26）：「諸魔亦道之數。所以者何？魔及魔天皆悉本無，無取無得，無想無念。以故言之，魔亦道也。」

<sup>124</sup> [原書 p.914 註.22]「妙心菩薩」，唐譯本作「無能勝菩薩」。

<sup>125</sup> 《佛說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》卷1，大正8，742b3-16。

<sup>126</sup> 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576，大正7，975c1-3。

<sup>127</sup> 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576，大正7，977a1-8。

<sup>128</sup> 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576（大正7，977a8-12）：「龍吉祥既承教授教誡威力入海喻定。譬如大海其水廣深，盈滿湛然豐諸珍寶，含育種種水族生命。如是此定威力廣深、神用難思、三業安靜，具功德寶攝養含識。」

<sup>129</sup> [原書 p.914 註.23]「妙心」，唐譯作「善思」。

<sup>130</sup> 《佛說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》卷2（大正8，744c21-23）：「吾無去來，亦非有侶，亦無所俱。何

龍首問：曾與幻化人談論、行來坐起嗎？

文殊說：沒有。一切如幻化，幻化本無，就離一切想念。菩薩受記成佛，也是響聲那樣無所住的。<sup>132</sup>

- (12) 龍首說：入城去吧！怕要「過（食）時」了！

文殊說：諸法沒有過，也沒有時，說什麼時與非時<sup>133</sup>？聖者應求甘露法食，能住壽過一劫，沒有想念，解空清淨。這樣，不再有雜食想。<sup>134</sup>「無諸戲論，本性空寂」<sup>135</sup>，菩薩應求這樣的法食。<sup>136</sup>

- (13) 龍首說：我聽法食，就已經「飽」了。

文殊說：如幻化，如虛空，有什麼飽足！

那一切眾生都不依食住嗎？

文殊說：一切眾生如幻化，有什麼食與食者，只是眾生不了達吧了！

- (14) 龍首說：我的「饑渴永為已斷」<sup>137</sup>。

文殊說：如幻化人本沒有饑渴，也就無所謂斷。

- (15) 龍首說：你「但說法界」<sup>138</sup>。

文殊說：法界無所有，不可分別戲論，如虛空的沒有相可得。如有相可得，那如來般涅槃也有相可得了。一切法本性寂滅，無一法可涅槃的。凡夫不知道，以為涅槃有所滅，這才不能解脫，反而與菩薩、聲聞起忿爭。這是長在臭穢中，不可能得解脫的。如以無分別心，隨順寂滅，趣向清淨，就能如實知——了知如幻的寂滅清淨。

- (16) 須菩提來了，聽文殊說我都無說，就入了定。

文殊對舍利弗說：須菩提入滅定，與法無諍。須菩提從定起，歸向佛，稱讚文殊的勸發。

文殊說：一切法無勸無向，無談論來去，一切法本空不可得。

- (17) 文殊說：一同去「乞食」吧！

須菩提說：我不再入聚落，已離聚落等想了。

那為什麼有往來進止呢？

---

則然者？以道無侶故，亦不想念與諸法侶，又亦不與欲行為侶。」

<sup>131</sup> 《佛說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》卷 2(大正 8, 744c26-745a6)：「『諸法之本，本無如此，當與其誰而為侶俱耶？其有侶者，是欲侶俱也。……答濡首曰：『化無侶也。所以者何？用化本無，無所有，無形像，不可得故。』曰：『如是，龍首！於其生死都亦無侶，亦無所俱。其有侶俱，斯則有別。若起侶想，是便與欲俱。』」

<sup>132</sup> 《佛說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》卷 2(大正 8, 745b4-7)：「若菩薩解諸法若如響空者，則一切諸音聲如響，離彼眾聲。其諸菩薩以此封拜於無上正真之道，於斯亦無受封翦者。」

<sup>133</sup> [原書 p.914 註.24] (9) ~ (12)，這四段，唐譯缺。

<sup>134</sup> 《佛說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》卷 2(大正 8, 745b28-c1)：「彼眾聖已離諸食，不食於食，唯以慧解諸定正受為常充足。其於雜食而續食者，斯受流轉便數生死。」

<sup>135</sup> 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 576，大正 7, 977b18-19。

<sup>136</sup> 《佛說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》卷 2(大正 8, 745c13-17)：「以其應於無想食故。無念不念，無合不合，亦不想合賢聖之行，恒便隨順，出諸香氣，自然清淨，無想無念，無諸巢窟，亦無戲行，本空自淨。如是，龍首！菩薩摩訶薩當作此食，乃應法食。」

<sup>137</sup> 《佛說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》卷 2，大正 8, 746a15。

<sup>138</sup> 《佛說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》卷 2，大正 8, 746a25-26。



須菩提說：如如來所化，有什麼往來！

文殊說：可以同去禮事世尊！我為大眾設「清淨食」——不可吞，非香味觸，不屬三界，也不離三界，清淨食不是肉眼、天眼、慧眼所能見的。須菩提與舍利弗聽了，就入滅定。

文殊對妙心說：二位喫<sup>139</sup>了無漏食，入無依無雜染定。

(18) 從定起來，須菩提入優婆夷家乞食，說一切法本空。「伸手」，如幻而不可見，不可伸。<sup>140</sup>「取鉢」，優婆夷求鉢而不可得。<sup>141</sup>鉢又現見了，優婆夷以飯食供養。優婆夷與須菩提論深義，須菩提入定觀察，知道優婆夷已得了阿那含。

(19) 文殊等乞食以後，乘神通回去。長者子善思發大心，文殊以法化導，善思得了法忍。

(20) 大家回到祇園，向佛陳說一切。佛勸受持流通。

**(B)《文殊師利所說般若波羅蜜經》**

**a、譯本**

6.《文殊師利所說般若波羅蜜經》，1卷，梁僧伽婆羅（Samghavarman）譯。<sup>142</sup>

◎異譯有

◎《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<sup>143</sup>，2卷，梁曼陀羅仙（Mandra）譯，編入《大寶積經》卷115——116〈文殊說般若會〉。

◎唐玄奘譯本，編入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第七〈曼殊室利分〉，2卷<sup>144</sup>。

※曼陀羅仙譯本，與唐譯本相同；僧伽婆羅譯本，沒有「一行三昧」<sup>145</sup>，似乎是初出本。

<sup>146</sup>

<sup>139</sup> 《漢語大詞典》卷3，p.401：【喫】〔chī ㄔㄧ〕同“吃”。

<sup>140</sup> 《佛說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》卷2（大正8，747b18-21）：「須菩提即自伸手。曰：『賢者！是為羅漢不了其本，反取滅證者手非？』須菩提曰：『姊！羅漢手無形，不可見亦無屈伸。』」

<sup>141</sup> 《佛說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》卷2（大正8，747b26-28）：「時優婆夷未尋與須菩提分衛，重曰：『賢者！可前鉢。』適當前鉢，鉢忽然不現。時優婆夷以手索鉢，鉢而無處，手亦不近於須菩提。」

<sup>142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10章〈般若波羅蜜法門〉，p.608：「僧伽婆羅起初參預曼陀羅仙的譯場；在曼陀羅仙去世後，又依據曼陀羅仙的梵本，再為譯出。」

<sup>143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永光集》，p.126：「《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，是一部很有名的經典！與『般若部』的風格相近，說般若，也說空義。但已有如來藏思想的傾向。」

<sup>144</sup> [原書 p.914 註.25]《文殊師利所說般若波羅蜜經》（大正8，no.0233，732c-739c）；《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（大正8，no.0232，762a-729b）；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574《曼殊室利分》（大正7，no.0220，964a-974b）。

<sup>145</sup> [1]印順導師著，《淨土與禪》，p.185：「『一行三昧』，是般若與念佛的合一。修『一行三昧』的，先要『聞般若波羅蜜，如說修學』。在般若修學中，更修『一行三昧』，這是速疾成佛的法門。一行三昧，是『繫緣法界』的，即緣一法界的無分別相而修。」

[2]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11章〈淨土與念佛法門〉，p.860：「期大乘法中，稱名念佛是可淺可深的。淺的是散心念，深的是定心。以稱名念佛而引發深定的，是梁代傳來的『一行三昧』（ekavyūha-samādhi）。如《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下（大正8，731a-b）說：『法界一相，繫緣法界，是名一行三昧。』」

<sup>146</sup> [1]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575（大正7，972a11-b6）：「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『此三摩地以法界相而為莊嚴，是故名為一相莊嚴三摩地。若菩薩摩訶薩欲入如是勝三摩地，先應聽聞、請問、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然後能入此三摩地。曼殊室利！若菩薩摩訶薩不動法界，知真法界不應動搖、不可思議、不可戲論，如是能入一相莊嚴三摩地。曼殊室利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欲入如是三摩地者，應處空閑離諸諠雜，結跏趺坐不思眾相，為欲利樂一切有情，於一如來專心繫念，審取名字、善想容儀，隨所

**b、內容概述**

- (1) 文殊師利對佛說：我來，是要見如來的，而如來如如相；為了利益眾生，而眾生不可得。度一切眾生，而眾生界不增不減。眾生界如佛界，<sup>147</sup>是不可思議，依空而住的。
- (2) 以不住法住般若波羅蜜中，於一切法不增不減。修般若波羅蜜，是不見一切的；如來自覺一切法空，也是這樣。不見法應住不應住，不見可思議不可思議，不見三乘差別，不見佛，不住佛乘，不得無礙智，不坐道場。<sup>148</sup>現見一切法住實際，身見的如相，就是實際。舍利弗、彌勒、無相優婆夷，都讚歎聽深般若，而能不驚不怖的。<sup>149</sup>佛說：這樣的人，是住不退地，具足六度，能為人分別開示的。
- (3) 文殊說：我不得無上菩提，也不住佛乘，不以無相法修梵行。觀聲聞乘是非凡非聖……非見非非見。
- 文殊對舍利弗說：觀佛乘，也不見菩提，不見修行、證菩提者。觀佛但有名字，名字相空，就是菩提。「觀身實相，觀佛亦然」<sup>150</sup>。般若波羅蜜是難以了知的，菩提實沒有法可知。佛就是法界，法界就是菩提。一切法空中，是無二無別的，所以佛不證法界。逆罪，一切業緣，都住於實際，所以不墮地獄，也不入涅槃；犯重比丘與清淨比丘平等。說不退法忍等密意。<sup>151</sup>
- (4) 文殊對如來說：佛不證菩提，菩提與五逆不二。<sup>152</sup>我不以如來為如來，<sup>153</sup>也沒有

---

在方端身正向。相續繫念此一如來，即為普觀三世諸佛。所以者何？曼殊室利！一佛所有無量無邊功德、辯才等一切佛，三世諸佛乘一真如證大菩提無差別故。曼殊室利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精勤修學，得入如是一相莊嚴三摩地者，普能了達無量無邊殑伽沙等諸佛法界無差別相，亦能總持無量無數殑伽沙等諸佛、菩薩已轉、未轉無上法輪。如阿難陀多聞智慧，於諸佛教得念總持，聲聞眾中雖最為勝，而所持教猶有分限。若得如是一相莊嚴三摩地者，多聞智慧、念總持力不可思議，普能受持無量無數殑伽沙等諸佛、菩薩無上法輪，一一法門皆能了達甚深義趣，宣說、開示，辯才無盡，勝阿難陀多百千倍。』」

[2]印順導師著，《華雨集第二冊》，p.278：「僧伽婆羅是曼陀羅仙同時人，依據曼陀羅傳來的原本，再譯的《文殊所說般若波羅蜜經》，卻沒有這一段。但唐玄奘所譯的《大般若經》（第七）〈曼殊室利分〉，也有這段經文。玄奘所譯，譯一行三昧為一相莊嚴三摩地；譯『不取相貌』為『善想容儀』。」

<sup>147</sup> 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 574(大正 7, 964c23-965a6)：「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『若諸有情都不可得，云何施設諸有情界？』曼殊室利白言：『世尊！有情界者但假施設。』曼殊室利！設有問汝：有情界者為有幾何？汝得彼問當云何答？』世尊！我當作如是答：如佛法數，彼界亦爾。』……曼殊室利！設有問言：有情界者為何所住？汝得彼問復云何答？』世尊！我當作如是答：若離染際所應住法，即有情界所應住法。』」

<sup>148</sup> 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 574，大正 7, 965c28-966b1。

<sup>149</sup> 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 574，大正 7, 966b17-c3。

<sup>150</sup> 《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 1，大正 8, 728a28。

<sup>151</sup> 《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 1，大正 8, 728b26-c6。

<sup>152</sup> [1]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2 章〈文殊師利法門〉，pp.937~938，：「在初期大乘經中，『文殊法門』與『般若法門』同源（於『原始般若』），而有了獨到的發展。以語句來說，『皆依勝義』，『但說法界』（近於禪者的專提向上）。著重於煩惱是菩提，淫欲是菩提，五逆罪是菩提，而忽略於善心——信、慚、愧等是菩提，善業、福報是菩提，六度、四無量、四攝等是菩提。以行動來說，作外道形去化外道，到宮人、淫女處去安居，執劍害佛，而對佛教固有的教化方式，也不加重視。這可說是一切平等中的『偏到』！這種『偏到』的精神，在『文殊法門』中，從多方面表現出來。」

[2]印順導師著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p.258~259：「『文殊法門』，有輕視僧伽律制，『但依勝義』說法的特性。傳出多少出格的行動，如（現出家相的）文殊三月在王宮、淫女處安居；執劍害佛。多少出格的語句，著重於煩惱是菩提，淫欲是菩提，五逆罪是菩提。……這些出格的語句，多數在經中

懷疑如來。<sup>154</sup>一切佛同一相，所以沒有出世的，也沒有入涅槃的。

心相不可思議，所以佛與凡夫都是不思議的。如來最勝，得不思議法，說法教化，而眾生與法都不可得。佛是無上福田，而福田相不可得，善根也不增不減。<sup>155</sup>

- (5) 文殊說：思議與不思議，都不可說。初學的漸習不思議三昧，久習成就了，沒有心相而入定。眾生都成就不思議定，因為一切心相非心，所以名不思議定。佛稱讚文殊，應這樣的安住般若！

文殊說：般若是無住無相的，般若就是不思議、法界、無生無滅界；如來界與我界，無二無別。<sup>156</sup>所以修般若波羅蜜的，不求菩提；菩提離相，就是般若。不可思議、無知無著，是佛所知的。這樣的知，就是佛智，不退智。如金礦要經過冶<sup>157</sup>鍊，不退智也要從行境而不著不動中顯現出來。<sup>158</sup>能這樣解的，名為正信。<sup>159</sup>

- (6) 佛為大迦葉說：凡聽聞這一法門的，在來生中，聽到這樣法門，就會歡喜信解的。<sup>160</sup>

佛對文殊說：我行菩薩道時，要住不退地，成佛道，都由於修學般若。所以，要得一切功德的，應當學般若波羅蜜。<sup>161</sup>

文殊說：正法是無為無相無得的，怎麼能學呢？

佛說：這樣的知一切法相，就是學般若。

- (7) 佛說：得菩提自在三昧，能照明一切佛法，知一切佛名字，一切佛世界無障礙，應當如文殊所說的般若而學。<sup>162</sup>般若是菩薩行處，是沒有名相，如法界那樣的沒

---

作了合理的解說：沒有解說而流傳在佛教界的，當然也不少。」

<sup>153</sup> 《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 1(大正 8, 728c19-22): 「文殊師利言: 『不也, 世尊! 我謂不是如來為如來耶? 無有如相可名為如, 亦無如來智能知於如。何以故? 如來及智, 無二相故。空為如來, 但有名字, 我當云何謂是如來? 』」

<sup>154</sup> 《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 1(大正 8, 728c23-25): 「文殊師利言: 『不也, 世尊! 我觀如來無決定性, 無生無滅, 故無所疑。』」

<sup>155</sup> 《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 1(大正 8, 729a29-b3): 「佛告文殊師利: 『汝欲使如來為無上福田耶?』文殊師利言: 『如來是無盡福田, 是無盡相, 無盡相即無上福田。非福田非不福田, 是名福田。無有明闇生滅等相, 是名福田。若能如是解福田相, 深植善種, 亦無增減。』」

<sup>156</sup> [1]印順導師著, 《如來藏之研究》, p.34: 「梁僧伽婆羅的《文殊師利所說般若波羅蜜經》, 說到: 眾生界, 如來界, 佛界, 涅槃界; 法界, 無相, 般若波羅蜜界, 無生無滅界, 不思議界, 如來界, 我界——平等不二(大正 8, 737a)。」

[2]印順導師著, 《中國禪宗史》, pp.55~56: 「《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, 2 卷。這部屬於般若部的經典, 含有明顯的如來藏說, ……『眾生界』, (菩薩界), 『如來界』, 平等不二, 為《無上依經》, 《法界無差別論》等如來藏說經論的主題。《文殊說般若經》已從如來性空, 眾生性空(般若本義), 而進入『法界不二』說, 與《楞伽經》的如來藏說一致。」

<sup>157</sup> 《漢語大詞典》卷 2, p.411: 【冶】〔yě 一ㄝˇ〕1. 冶煉金屬。

<sup>158</sup> 印順導師著, 《華雨集第一冊》, p.353~354: 「將金礦加以冶鍊, 成為純金, 那時最清淨的金子顯出來了, 可用金來作成莊嚴具。當虛妄分別現前時, 如礦中的金砂一樣, 見它不清淨, 有的還不知道是金呢! 經過冶鍊, 煉成十足真金, 可以做種種器具, 種種莊嚴具。正如我們經修行, 消融虛空分別, 無垢真如就轉依而成佛了。大用無方, 法身、報身、化身, 起自利、利他一切功德業。」

<sup>159</sup> 《文殊師利所說般若波羅蜜經》卷 1(大正 8, 737b10-12): 「無盡無減, 不離生死亦非不離, 不離修道非不修道。作是解者名為正信。」

<sup>160</sup> 《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 2, 大正 8, 730a24-c3。

<sup>161</sup> 《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 2, 大正 8, 730c8-731a1。

<sup>162</sup> 《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 2(大正 8, 731a12-15): 「得是三昧[菩提自在三昧]已, 照明一切甚深佛法, 及知一切諸佛名字, 亦悉了達諸佛世界, 無有障礙, 當如文殊師利所說般若波羅蜜中

有分數<sup>163</sup>。

- (8) 如般若波羅蜜所說行，能速證佛道。修一行三昧——如法界緣，不動搖，無障礙。應該先繫念一佛名字<sup>164</sup>，念念相續，能見三世一切佛。一佛功德與一切佛功德平等，所以入一行三昧的，能知諸佛法界無差別相，總持一切法門。不見法界有分別相及一相；信忍一切法都是佛法，也能速證佛道。佛道不從因得，也不從非因得；能這樣的信解，就是出家，真歸依處。

- (9) 佛對文殊說：如為人說法，應該說：般若波羅蜜中，沒有聲聞法，佛法，也沒有凡夫法。

文殊說：我會這樣說：般若沒有諍論相，怎麼可說？一切法同入實際，阿羅漢與凡夫法，不一不異。聽法，應如幻人那樣的沒有分別。

- (10) 佛讚歎說：要成就佛法，應當這樣的學般若。學般若波羅蜜的，決定成佛，不墮二乘。

帝釋天散華供養，願般若永久的流通在世間。

### (C)《法界體性無分別經》

#### a、譯本

- 7.《法界體性無分別經》<sup>165</sup>，2卷，梁曼陀羅譯，編入《大寶積經》卷26、27〈法界體性無分別會〉<sup>166</sup>。

#### b、內容概述

- (1) 文殊說：法界體性因緣不可說。

文殊為舍利弗說：約法界體性，論染與淨，繫縛與解脫（世諦第一義諦）。<sup>167</sup>

- (2) 二百比丘聽了，憤然而去。文殊化一比丘，與他們談論。求心不可得，使他們悟解無染淨、無縛脫的深義，得到了無漏解脫。<sup>168</sup>

- (3) 二百比丘回來，脫衣來供養文殊；為舍利弗說無得無覺。

- (4) 文殊為阿難說：一切法如化，如化的調伏，是正調伏。<sup>169</sup>增上慢與無增上慢<sup>170</sup>。

- (5) 文殊為寶上天子說：菩薩如實說受記，一切智心得自在。

受記，向與得<sup>171</sup>，說法，佛出世，知恩報恩。<sup>172</sup>

學。」

<sup>163</sup> 《漢語大詞典》卷2，p.565：【分〔fēn ㄈㄣ ㄣ ㄣ〕數】2.指區分部署。

<sup>164</sup> [原書 p.914 註.26]「一佛名字」，唐譯作「審取名字，善想容儀」（大正7，972a）。

<sup>165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永光集》，p.127：「《法界體性無分別經》，可以推定為與《起信論》的本覺、始覺有關。」

<sup>166</sup> [原書 p.914 註.27]《大寶積經》卷26、27〈法界體性無分別會〉（大正11，no.0310，143a-150c）。

<sup>167</sup> 《大寶積經》卷26（大正11，143b5-8）：「大德舍利弗，若已有生即有染污，是污染者法界體性。大德舍利弗，若知污染是法界體性，是名白淨。然第一義，無有污淨，若污染法，若白淨法。」

<sup>168</sup> 《大寶積經》卷26，大正11，143c10-22。

<sup>169</sup> 《大寶積經》卷26（大正11，144b20-23）：「大德阿難！如化調伏者，一切聲聞亦復如是；大德阿難！如是調伏者，正是調伏；若不解如是調伏者，當知名為增上慢者。」

<sup>170</sup> 《大寶積經》卷26，大正11，144b24-145a12。

<sup>171</sup> [1]《大寶積經》卷26〈法界體性無分別會第八之一〉（大正11，146c17-29）：「文殊師利言：『天子！我說受記我有是法，有覺了者我說受記。天子！我今不得乃至一法亦無覺了，云何說受記？』天子言：『文殊師利！恒河沙等諸佛世尊，豈無解向而得果耶？』文殊師利言：『天子！諸佛世尊無解向得果。天子！諸佛世尊不為解向得果說法。』天子言：『文殊師利！諸佛世尊云何說法？』文殊師利言：

菩薩初發心，久行，不退轉，一生菩薩。<sup>173</sup>

菩薩不生，於一切得自在。

(6) 佛為寶上天子授記，成佛時說無盡主陀羅尼<sup>174</sup>。天子為阿難說受記。<sup>175</sup>

(7) 魔來，自說聽了菩薩授記，非常的愁惱。<sup>176</sup>

文殊對他說：「菩薩成畢竟行，善知方便，行般若波羅蜜」，魔是無法留難的。<sup>177</sup>

(8) 文殊使魔與舍利弗，化作如來相，共論「菩提」。<sup>178</sup>

(9) 四方各有千菩薩，乘空而來，是文殊過去所教化的，發願守護正法。諸天、文殊、如來，護持流通。

#### (D)《大寶積經·善德天子會》

##### a、譯本

8.《大寶積經》卷 101〈善德天子會〉，1 卷，唐菩提流志譯。

菩提流志的又一譯本，名《文殊師利所說不思議佛境界經》，2 卷<sup>179</sup>。

##### b、內容概述

(1) 文殊師利答佛說：無差別，空，無為，是佛的境界。佛境界，應當於一切眾生中煩惱中求。煩惱性就是佛境界性，所以說佛住平等性。<sup>180</sup>煩惱不離空而有，所以離煩惱而求空，不是正行。自以為出離而見他有煩惱的，就落於二見<sup>181</sup>。正修行

---

天子！諸佛世尊亦不分別體性而說法也，無生、無滅、無因、無緣、無去、無來，無有眾生、非無眾生，無污染、無白淨，無生死、無涅槃。天子！諸佛世尊如是說法。』」

[2]印順導師著，《中觀論頌講記》，p.342：「向與得，是通於三乘的。三乘聖者，由現觀而悟證聖果，所經的時劫不同。」

<sup>172</sup> 《大寶積經》卷 26~27，大正 11，145a13-148a11。

<sup>173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pp.658-659，p.704，p.1072。

<sup>174</sup> 《大寶積經》卷 27，大正 11，148b17-c25。

<sup>175</sup> 《大寶積經》卷 27，大正 11，149a16-23。

<sup>176</sup> 《大寶積經》卷 27（大正 11，149b10-16）：「魔言：文殊師利！我實不喜。為閻浮提一切眾生說羅漢記，我無愁惱；說一菩薩無上道記，我之愁惱不可言也。何以故？文殊師利！若說菩薩無上道記，我諸魔宮閻蔽不明，而是菩薩以三乘法，拔濟無量阿僧祇諸眾生等出於三界。文殊師利！我以是事受諸憂惱。」

<sup>177</sup> 《大寶積經》卷 27（大正 11，149b19-26）：「是諸菩薩離諸魔縛，成畢竟行善知方便，行般若波羅蜜。時佛神力令魔波旬問文殊師利：『云何菩薩修畢竟行善知方便行般若波羅蜜？』文殊師利答言：『波旬！若有菩薩離於一切諸少分行，是名菩薩成畢竟行；若見一切結使魔業，悉能利益於無上道，是名菩薩善知方便；不共一切諸結使行，是名菩薩行般若波羅蜜。』」

※詳見《大寶積經》卷 27，大正 11，149b21-c13。

<sup>178</sup> 《大寶積經》卷 27（大正 11，150a23-28）：「爾時大德舍利弗如是問言：波旬！夫菩提者何等體性？波旬答言：覺知一切諸法平等，是菩提體性；覺知二法，是菩提體性；一切智觀，是菩提體性，非不體性；非行非不行，永斷一切諸行非行非道非不道，是名諸佛世尊菩提。」

<sup>179</sup> [原書 p.914 註.28]《大寶積經》卷 101〈善德天子會〉（大正 11，no.0310，566b-571b）；《文殊師利所說不思議佛境界經》（大正 12，no.0340，108a-115a）。

<sup>180</sup> [1]《大寶積經》卷 101（大正 11，566b23-26）：「佛言文殊師利：『佛境界當於何求。』曰：『於一切眾生煩惱中求。何以故？眾生煩惱性不可得，非聲聞緣覺之所能知，是則名為諸佛境界。』」

[2]《大寶積經》卷 101（大正 11，566b29-c4）：「佛言：『云何名為煩惱本性。』曰：『煩惱本性是佛界本性。世尊！若煩惱性異佛境界，則不說佛住一切法平等性中，以煩惱性即佛界性故，說如來住平等性。』」

<sup>181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勝鬘經講記》，p.229：「二見很多，如執有執無是二見，執常執斷是二見，執一執異是二見等。總之，眾生所認識的一切，都是相對的，於相對的而執為實有，所以一切都是二見。」

是無所依的，無為是不墮於數的。一切如幻化，不能說證與不證。<sup>182</sup>

文殊對須菩提說：佛境界，與聲聞的心解脫，沒有證不證一樣。<sup>183</sup>為初學人說法，不能怕他驚疑，只說些淺義；如醫生治病，不能只用些平淡藥一樣。<sup>184</sup>

- (2) 文殊答須菩提說：一切乘法，都是我所乘的；我也住凡夫地。<sup>185</sup>一切法性平等，如虛空無差別。依一切法畢竟空中，安立種種地相，而不是空有差別可說。

菩薩的智慧方便，證入而又還出；不墮二乘地，名為佛地。<sup>186</sup>

五蘊是世間，知五蘊空無我，不著世間，就是超出世間。

- (3) 二百比丘聽了，得漏盡心解脫，脫下衣服來供養文殊。比丘們答須菩提說：若有得有證，是增上慢人。<sup>187</sup>

- (4) 善德天子請文殊往兜率天說法。文殊現神通力，善德等都以為已到了兜率天上。

佛對善德說：這是文殊的三昧神通，<sup>188</sup>並說文殊的廣大神力。<sup>189</sup>

- (5) 惡魔見文殊的神通變現，歡喜讚歎，說咒<sup>190</sup>護持弘法的法師。<sup>191</sup>

- (6) 善德往兜率天集眾，文殊昇兜率天說法：菩薩住四法，<sup>192</sup>能成就八法：<sup>[1]</sup>持戒、<sup>[2]</sup>

<sup>182</sup> 《大寶積經》卷 101(大正 11, 567a5-10)：「佛言：『文殊！汝證聖法為不證耶？』文殊師利言：『世尊！若問化人，汝證聖法為不證者，彼云何答？』佛言：『文殊！夫化人者，則不可說有證非證。』文殊師利言：『佛豈不說一切諸法皆如化耶？』佛言：『如是如是！曰若一切法皆如化者。』」

<sup>183</sup> 《大寶積經》卷 101(大正 11, 567a13-17)：「爾時，尊者須菩提語文殊師利言：『如來不得佛境界耶？』文殊師利言：『汝於聲聞境界有所得耶？』須菩提言：『聖者解脫非得非不得。』曰：『如是如是，如來解脫亦非有境界，非無境界。』」

<sup>184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2 章〈文殊師利法門〉，pp.938~939：「『佛法』，釋尊本著自覺的體驗，為眾生說法，不能不應機設教，由淺入深，循循善誘。『文殊法門』卻表示了但說深法的立場，……平淡的藥，治不了重病，與中國所說的『藥不瞑眩，厥疾不瘳』的意義一樣。在醫方中，用重藥，以毒攻毒，都是治病的良方，但決非唯有這樣才能治病。『文殊法門』的譬喻，是說淺法不能使眾生解脫，即使聽眾受不了，驚恐怖畏，誹毀大乘，也要說甚深法（『但說法界』）。」

<sup>185</sup> 《大寶積經》卷 101(大正 11, 567b11-15)：「須菩提言：『文殊師利！汝決定為住何地？』曰：『住一切地。』須菩提言：『汝豈亦住凡夫地耶？』文殊師利言：『我亦決定住凡夫地。』須菩提言：『汝何密意作是說乎？』曰：『一切諸法自性平等，故說如是。』」

<sup>186</sup> 《大寶積經》卷 101(大正 11, 567c1-3)：「菩薩亦復如是，為調伏聲聞辟支佛，故入正位還於彼出，不墮聲聞辟支佛地，以是義故名為佛地。」

<sup>187</sup> 《大寶積經》卷 101，大正 11, 568a12-26。

<sup>188</sup> 編者按：應是須菩提對善德天子說。《大寶積經》卷 101(大正 11, 568b17-19)：「爾時長老須菩提告善德言：『天子！汝不離會中而往餘處，是文殊師利神通變化，令汝自見入兜率天宮。』」

<sup>189</sup> 《大寶積經》卷 101(大正 11, 568b23-c6)：「文殊師利！若欲以恒河沙等諸佛剎土功德莊嚴集一佛國，悉皆能現；……復次，諸佛世界所有日月，於一毛孔悉能覆蔽，隨應所作咸皆作之。」

<sup>190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2 章〈文殊師利法門〉，p.923：「咒——明咒，在大乘深義的闡揚中，本是『文殊法門』所不會重視的。不過遲一些集出的經典，為了適應世俗，漸漸的融攝了『護咒』。」

<sup>191</sup> 《大寶積經》卷 101(大正 11, 568c23-569a12)：「世尊！然我眷屬，有欲斷滅如來法故，令修行者其心散亂，我為降伏說陀羅尼……即說呪曰：恒姪他(1)阿末麗(2)毘末麗(3)替哆低(4)阿羯裨(5)是多設堵嚕(6)誓曳杜野筏低(7)部多筏低伽米麗(8)[口\*肩]低(9)蘇普低(10)普普細(11)地喇蘇溪(12)[怡-台+胃]提(13)可詣(14)米洗禮(15)央矩麗跋麗(16)呼盧忽黎(17)索嚕(18)輸戍米提地喇(19)阿那筏低底底使咤泥(20)吃喇多喇低(21)吃利多費低(22)肥盧遮都費低漫怛囉悖馳那馳[口\*路]迦(23)阿(去聲)跋羅目多[目\*壹]嚩蘇喇耶(24)。世尊！若善男子善女人，專精受持此陀羅尼，心不散亂，常為諸天、龍、神、夜叉、乾闥婆、阿修羅、迦樓羅、緊那羅、摩睺羅伽等之所守護，一切惡鬼無能得便。」

<sup>192</sup> 《大寶積經》卷 101，(大正 11, 569b8-12)：「文殊師利告善德天子言：『有四種法，菩薩住於不放逸者，則能攝取一切佛法，何等為四：一者、住於戒律而具多聞。二者、住於禪定而行智慧。三者、住於神通而起大智。四者、住於寂靜而常觀察。』」

多聞，<sup>[3]</sup>禪定、<sup>[4]</sup>般若，<sup>[5]</sup>神通、<sup>[6]</sup>大智，<sup>[7]</sup>寂靜、<sup>[8]</sup>觀察，每法都以八法解說。<sup>193</sup>次說：依不放逸，能得三樂<sup>194</sup>……得波羅蜜三伴行<sup>195</sup>。依不放逸，能修三十七菩提分法<sup>196</sup>，入究竟清淨。

(7) 文殊為善德天子說：菩薩的修道；<sup>197</sup>菩薩的去來之道<sup>198</sup>。

(8) 因善德的啟問，文殊放光，大眾都見上方一切功德光明世界，普賢如來的莊嚴法會。

普賢如來國土的菩薩們，來娑婆世界，與文殊及大眾，一同去見釋迦佛。

### C、小結

以上，先後譯出的 8 部經<sup>199</sup>，是文殊為主體的，文體都是長行。

### (2) 一部分有文殊所說的經典（共 3 部）

以下 3 部長行，文殊所說的，只是一部分。

### A、《首楞嚴三昧經》

#### (A) 譯本

1. 《首楞嚴三昧經》，後漢支婁迦讖初譯。現存姚秦鳩摩羅什（Kumārajīva）譯的《首楞嚴三昧經》，2 卷<sup>200</sup>。

#### (B) 內容大綱

##### a、卷上內容概述

◎經說十住地菩薩所得的首楞嚴三昧<sup>201</sup>，堅意菩薩為當機者，多為天子們說，多說大菩

<sup>193</sup> 《大寶積經》卷 101，大正 11，569b12-c17。

<sup>194</sup> 《大寶積經》卷 101（大正 11，569c19-21）：「汝等天子，依不放逸則三種樂常不損減，何等為三：一者、天樂。二者、禪樂。三者、涅槃樂。」

<sup>195</sup> 《大寶積經》卷 101〈善德天子會第三十五〉（大正 11，570a8-16）：「復次，諸天子！依不放逸住者，當得三種波羅蜜伴助。何等為三？所謂<sup>[1]</sup>施增長、<sup>[2]</sup>不求果報、<sup>[3]</sup>迴向菩提。戒增長不求生天迴向菩提，忍辱增長於一切眾生不生害心迴向菩提，精進增長種種善根無有厭足迴向菩提，禪定增長心不散亂迴向菩提，智慧增長常修善業迴向菩提，是名依不放逸住得此波羅蜜三伴助。是故諸天子，住不放逸增長一切善法，佛所印可。」

<sup>196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寶積經講記》，p.159：「達成正覺的條件，因素，名為菩提分，或菩提支，菩提品。總括佛說的菩提分，主要的有三十七類，名為三十七菩提分。這是可以分為七大類：四念處、四正勤、四如意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菩提分、八正道分。」

<sup>197</sup> 《大寶積經》卷 101，大正 11，570b19-c1。

<sup>198</sup> 《大寶積經》卷 101（大正 11，570c2-10）：「文殊師利！云何菩薩去來之道？文殊師利言：『天子！菩薩<sup>[1]</sup>證菩提而去，如應說法而來；<sup>[2]</sup>得諸禪解脫而去，現生欲界中來；<sup>[3]</sup>入於聖道故去，大悲成熟眾生故來；<sup>[4]</sup>得無生法忍而去，忍受眾生故來；<sup>[5]</sup>於一切法出離故去，拔出眾生故來；<sup>[6]</sup>誓願堅固而去，誓願無自性而來；<sup>[7]</sup>三解脫門而去，故受生而來；<sup>[8]</sup>菩提道場故去，為安立眾生於菩提故來。天子！是名諸菩薩去來之道。』」

<sup>199</sup> 即《阿闍世王經》、《魔逆經》、《文殊師利淨律經》、《寶積三昧文殊師利菩薩問法身經》、《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》、《文殊師利所說般若波羅蜜經》、《法界體性無分別經》、《大寶積經·善德天子會》等 8 部。

<sup>200</sup> [原書 p.914 註.29]《首楞嚴三昧經》（大正 15，no.0642，629b-637a）。

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 章〈序說〉，p.26。

<sup>201</sup> [1]《佛說首楞嚴三昧經》卷 1（大正 15，631a18-21）：「佛告堅意菩薩：『首楞嚴三昧，非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、五地、六地、七地、八地、九地菩薩之所能及，唯有住在十地菩薩，乃能得是首楞嚴三昧。』」

[2]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4 章〈其他法門〉，p.1220：「『首楞嚴三昧』，是十住地菩薩所得的三昧，要漸漸學習，漸漸深入，有次第漸深的必然性，不是少少學習所能成就的。」

薩的方便行。

**b、卷下部分與文殊有關之內容概述**

◎卷下，部分與文殊有關。

- (1) 文殊舉所見的——但有菩薩僧<sup>202</sup>，但說不退轉法輪的一燈明國土問佛。  
佛說：一燈明世界的一切功德光明佛，就是釋尊自己，一燈明是自己的淨土。<sup>203</sup>
- (2) 迦葉說：聲聞自以為智慧，其實是一無所知。  
文殊說：十法行名為福田<sup>204</sup>，聲聞在有菩薩處，不得名為福田。多聞是聞一而解一切<sup>205</sup>，阿難也不能稱為多聞。
- (3) 文殊知道二百菩薩天子，想退取辟支佛乘，所以說：過去，我在三百六十億世中，都以辟支佛入涅槃。那時辟支佛有度化眾生的因緣，<sup>206</sup>所以示現辟支佛，入滅盡定。有以為我滅度了，不知辟支佛的涅槃，不是真滅。<sup>207</sup>二百天子聽了，就不退無上菩提心。
- (4) 佛對迦葉說：文殊在久遠劫以前，在南方平等世界，作龍種上佛<sup>208</sup>，那是住首楞嚴三昧的勢力。<sup>209</sup>

<sup>202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13章〈華嚴法門〉，p.1068：「雖不完全一致，而菩薩『不入僧數』，確實是初期大乘的共同見解。而且，起初的出家菩薩極少，也還不能成立『菩薩僧』，所以《大智度論》說：『釋迦文佛無別菩薩僧故，（菩薩）入聲聞僧中次第坐』（大正25，311c）。雖在聲聞僧中，而自覺是不屬於僧的，所以菩薩的住處，雖還是僧伽藍，卻以佛為依而自稱所住的為塔。」

<sup>203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12章〈文殊師利法門〉，p.950：「有關文殊的經典，傳出了不少的他方世界與他方佛，但還是著重此土的釋迦佛。釋尊在穢土成佛，佛壽八十，與他方佛土，是不能相比的。對於這，在『文殊法門』中，提出了釋迦的淨土說。……這樣，釋尊是在無邊佛土現身說法的；一燈明是釋尊的淨土，是娑婆穢土以外的。」

<sup>204</sup> 《佛說首楞嚴三昧經》卷2（大正15，641b14-24）：「爾時堅意菩薩，問文殊師利法王子言：『文殊師利！所言福田，云何名為福田？』文殊師利言：『有十法行，名為福田。何等為十？<sup>[1]</sup>住空、無相、無願解脫門而不入法位；<sup>[2]</sup>見知四諦而不證道果；<sup>[3]</sup>行八解脫而不捨菩薩行；<sup>[4]</sup>能起三明而行於三界；<sup>[5]</sup>能現聲聞形色威儀，而不隨音教從他求法；<sup>[6]</sup>現辟支佛形色威儀，而以無礙辯才說法；<sup>[7]</sup>常在禪定，而能現行一切諸行；<sup>[8]</sup>不離正道，而現入邪道；<sup>[9]</sup>深貪染愛，而離諸欲一切煩惱；<sup>[10]</sup>入於涅槃，而於生死不壞不捨。有是十法，當知是人真實福田。』

<sup>205</sup> 《佛說首楞嚴三昧經》卷2，（大正15，641c8-16）：「堅意菩薩，復問文殊師利法王子言：『文殊師利！所說多聞，云何名為多聞？』文殊師利言：『若人得聞一句之法，即解其中千萬億義，百千萬劫敷演解說，智慧辯才不可窮盡，是名多聞。復次，堅意菩薩！著聞十方無量諸佛所說盡能受持，無有一句先所不聞，凡所聞者皆是先聞，隨所聞法能持不忘，為眾生說而無眾生，身與眾生及所說法無有差別，是名多聞。』

<sup>206</sup> 《佛說首楞嚴三昧經》卷2（大正15，642b16-21）：「舍利弗！彼時照明劫中，有佛出世號曰弗沙，利益世間諸天人已入於涅槃，是佛滅後法住十萬歲，法滅之後其中眾生，於辟支佛有度因緣，假使百千億佛，為之說法不信不受，唯皆可以辟支佛身威儀法則而得度脫。」

<sup>207</sup> 《佛說首楞嚴三昧經》卷2（大正15，642c2-6）：「我時觀察知諸人眾供養我食生懈厭心，即時告言：『我涅槃時至』。百千眾生聞是語已，各持華香雜香蘇油來至我所。我於爾時入滅盡定，以本願故，不畢竟滅。」

<sup>208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12章〈文殊師利法門〉，pp.957~958：「菩薩達到了究竟圓滿，就是成佛。成了佛，還是無盡期的為眾生。所以現身為菩薩的，可能是已經成佛；成佛的，也可能方便示現菩薩身。文殊師利菩薩，就表示了這一意義。《首楞嚴三昧經》說：過去平等世界的龍種上佛，就是現今的文殊（大正15，644a）。《菩薩瓔珞經》也說：過去的大身如來：就是現在的文殊師利（大正16，39b）。文殊是佛而菩薩，菩薩而又是佛的：這是怎樣的不可思議！」

<sup>209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12章〈文殊師利法門〉，p.956：「住首楞嚴三昧的文殊菩薩，有不可思議的神通方便。得首楞嚴三昧的菩薩，是不在少數的，而文殊卻是其中最特出



**B、《諸佛要集經》**

**(A) 譯本**

2. 《諸佛要集經》，晉竺法護譯，2 卷<sup>210</sup>。

**(B) 內容大綱**

**a、「前分」內容概述**

◎本經的「前分」，因弟子們不能專精修行，所以佛示現三月燕坐<sup>211</sup>。如有來見佛的，囑阿難代為教導<sup>212</sup>：佛法難得，離邪見，依四依，十二因緣，四聖諦，三世平等，除三界，三解脫門，觀陰（界）入——《阿含經》所說的要義。然後佛化身到普光世界、天王如來處，與十方濁世的諸佛，共說「諸佛要集」：如真諦尊崇諸法，發菩提心，六波羅蜜，十地，字門，一乘，佛——《般若經》的要義。<sup>213</sup>

**b、「後分」以文殊菩薩為主之內容概述**

◎「後分」是以文殊菩薩為主的。

- (1) 文殊約彌勒與辯積菩薩<sup>214</sup>，去見天王佛<sup>215</sup>，聽法；彌勒與辯積，都以佛不可見<sup>216</sup>，法不可聞，不願意同去。
- (2) 文殊去見天王佛，佛以神力，使文殊住在鐵圍山頂。文殊以神力，越過了無量世界，卻還在鐵圍山頂。<sup>217</sup>  
文殊在山頂修四意止<sup>218</sup>，諸天來供養；文殊為光明幢天子，說無所行，離塵勞[煩惱]、法界、本際與無本[如]，無所依如虛空。愚癡凡夫所得的神足，不是佛菩薩緣覺聲聞所得的。<sup>219</sup>

的！」

<sup>210</sup> [原書 p.914 註.30]《諸佛要集經》（大正 17，no.0810，756b-770a）。

<sup>211</sup> 《漢語大詞典》卷 7，p.282：【燕坐】2.指坐禪。

<sup>212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4 章〈其他法門〉，p.1173：「《諸佛要集經》，佛教阿難（ānanda）為聲聞眾說法，也是依大乘深義說的（大正 17，757a）。」

<sup>213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4 章〈其他法門〉，p.1231：「為廣大類集的，如一、《諸佛要集經》，2 卷，晉竺法護譯。經上說：佛燕坐三月。與十方恆河沙五濁惡世的諸佛，往東方普光世界、天王佛土，共同結集大乘法要。內容為：『如真諦尊崇諸法』，『發菩薩心』，『奉行六度無極』，『菩薩十住地』，『四十二字門』，『逮無所生了真諦法』（大正 17，758c-762a）。『諸佛要集』，是『中品般若』經義的要集，這是十方穢土大乘法的準繩。」

<sup>214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1 章〈淨土與念佛法門〉，p.828：「《決定總持經》（竺法護譯）說：過去有名為月施的國王，恭敬供養說法師辯積菩薩。月施國王，就是現今的阿彌陀佛；辯積菩薩，就是阿閼佛。」

<sup>215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我之宗教觀》，p.138：「以佛來說吧：釋迦佛現出家相，而佛的真實法身——毘盧遮那，卻是在家相。這意味著在家為佛的正常道，而出家（化身）是因時因地的方便道。而且，有些佛土，根本沒有出家眾；天王佛也是在家的身分。」

<sup>216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2 章〈文殊師利法門〉，p.947：「『文殊法門』是法身不可見的，如《諸佛要集經》（大正 17，762a-c、765a、768b）說……法身是無相不可見的；有相可見，是不能正見如來的。在真諦觀中，一切法無來去，無生滅，平等平等，應這樣的正見、正觀如來。」另參見印順導師著，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.26。

<sup>217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2 章〈文殊師利法門〉，p.993。

<sup>218</sup> 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5〈12 壹入道品〉，大正 2，568a10-569b12。

<sup>219</sup> 《諸佛要集經》卷 2（大正 17，764b13-20）：「一切愚癡凡夫之士所逮神足，一切諸佛諸菩薩眾及諸聲聞，於無央數阿僧祇劫所不能得，亦無逮者，亦無當得。一切愚癡凡夫之士獨能得耳，為何所得？得我人壽及命意識，斷滅計常得姪怨癡；諸佛世尊所不得者，所謂得者，道所不興，無所生者，而反使生。是故，天子！一切愚癡凡夫之士所得者，諸佛菩薩弟子緣覺所不能逮。」

- (3) 諸佛說了「諸佛要集」，都回去了，天王佛才召文殊來見。文殊對於自己被移往鐵圍山，而離意女卻一直坐在佛前，深感不解。<sup>220</sup>  
天王佛說：文殊發心來見佛聞法，三事有礙<sup>221</sup>。  
佛反問文殊：以什麼眼見佛，什麼耳聽法？  
文殊默然為答。  
佛說：離意女入普法離垢光三昧，沒有佛想、國土想、法想、眾生想，而遍在十方國土見佛、聞法、化眾生。<sup>222</sup>
- (4) 天王佛對文殊說：三千世界中，充滿了一切佛，但菩薩們只見我一佛，聽我說法。佛法身如虛空，是五眼所不能見的。所以諸佛來會，也是如來的神力示現。
- (5) 文殊盡一切神力，都不能使離意女出定。<sup>223</sup>  
天王佛說：佛以外，唯有下方錦幢世界的棄諸蓋菩薩，能使他出定。  
佛放光感召，棄諸蓋與眾菩薩來，隱身不現。  
文殊於一念間，得解了一切諸身三昧。  
棄諸蓋現身，與文殊問答：虛空界沒有入定，也沒有出定。
- (6) 佛令離意女出定。  
離意女答文殊說：一切法本淨，般若波羅蜜除一切想，不自念入定，也不念起定。一切法如虛空，不離虛空。不禮佛，<sup>224</sup>發菩提心，智慧相應，得法忍，被弘誓鎧度眾生，佛出世，出家受具足，信樂解脫，辯才無礙，無生，修行，成佛——答覆了一連串的問題。
- (7) 天王佛說離意女當初發心，及未來成佛。<sup>225</sup>
- (8) 天王佛讚棄諸蓋菩薩。  
文殊不如離意女，離意女不如棄諸蓋，因為文殊從離意女初發心，而離意女是從棄諸蓋初發心的。<sup>226</sup>
- (9) 釋迦佛以經典，付彌勒流通。

<sup>220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12章〈文殊師利法門〉，p.993：「《諸佛要集經》所說的『諸佛要集』，是般若法門，依『中品般若』而集成的；文殊想參與法會聞法，被天王佛遷走了（暗示般若中沒有文殊參與的原因）。」

<sup>221</sup> 《諸佛要集經》卷2（大正17，764c27-29）：「從彼剎來欲得見佛聽所說法，則以三事自著罣礙，懷抱此意至斯佛土。何謂為三？一、得己身，二、得諸佛，三、逮諸法。」

<sup>222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995：「《諸佛要集經》說：離意女住三昧中，……佛、土、法、人——四者，在『法界』平等性中，是無分別而成一切佛事的。四種一，就是四種平等。」

<sup>223</sup> [1]《大智度論》卷10〈1序品〉，大正25，128b14-23。

[2]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12章〈文殊師利法門〉，p.993：「文殊那樣的卓越，而這三位女菩薩（離垢施、須摩提、離意女），都比文殊發心早，有的還是文殊的善知識（師）。這一傳說，是值得深思的！《諸佛要集經》說：文殊被天王佛（Devarāja）移到鐵圍山去。文殊盡一切的神力，不能使離意女出定（大正17，765c-766c）。……文殊與三位女菩薩的關係，顯然存有貶抑文殊菩薩的意味。」

<sup>224</sup> 《諸佛要集經》卷2（大正17，768a29-b5）：「文殊師利問於離意：『女甚憍慢不懷恭恪，不禮如來默然坐乎？』其女答曰：『審如來言實無恭恪，所以者何？不有所作、亦不無作。於意云何？其本無者，寧可禮乎？』答曰：『不也！』其女報曰：『以是之故，佛不可禮。』」

※《漢語大詞典》卷7，p.508：【恭恪〔kè ㄎㄜˋ〕】恭敬謹慎。

<sup>225</sup> 《諸佛要集經》卷2，大正17，769a15-b6。

<sup>226</sup> 《大智度論》卷10〈1序品〉，大正25，128b25-c1。

### C、《等集眾德三昧經》

#### (A) 譯本

3. 《等集眾德三昧<sup>227</sup>經》，3 卷，晉竺法護譯。

異譯名《集一切福德三昧經》，3 卷，姚秦鳩摩羅什譯<sup>228</sup>。

#### (B) 內容大綱

##### a、前 2 卷內容概述

◎本經以那羅延（或譯「鉤鎖」）菩薩為當機者，以佛的身力為序起，說菩薩所行的集一切福德三昧。

##### b、「卷下」文殊說法之內容概述

◎卷下，文殊說法。

(1) 文殊為那羅延說：菩薩為什麼修行菩提，怎樣的修行菩提！<sup>229</sup>

(2) 離魔菩薩說菩薩行——遍行一切眾生行，一切魔行，聲聞、緣覺行。<sup>230</sup>

文殊說菩薩的正行。

佛以從然燈佛授記，得無生忍，證成文殊的所說。

(3) 文殊為那羅延說所作已辦。<sup>231</sup>常精進菩薩<sup>232</sup>也說所作已辦。<sup>233</sup>

又說：菩薩為了化眾生，應該精進的修集一切功德。

(4) 那羅延讚歎得集一切福德者的功德。<sup>234</sup>

文殊答那羅延說：菩薩要修集一切福德三昧的，應該修學的法門。聽到三昧而沒有誹謗的，「當說是人名為出家，能不失是法界體性」<sup>235</sup>。這樣的菩薩，住於四處——四梵行<sup>236</sup>。大慈大悲，是菩薩所有的。

#### 2、以長行、偈頌雜出的經典（共 14 部）

以下的經文體裁，是長行與偈頌（或重頌）雜出的。

##### (1) 以文殊為主體（共 3 部）

<sup>227</sup> 《等集眾德三昧經》卷 1（大正 12，973b25-29）：「佛言：『有三昧名等集眾德，假使菩薩逮斯定者，眾德進益不乏智慧不違禪定，所慕道心未曾闕廢，心性弘毅未曾離佛，恒聞經法供養聖眾行于四恩。』」

<sup>228</sup> [原書 p.915 註.31] 《等集眾德三昧經》（大正 12，no.0381，973a-988c）；《集一切福德三昧經》（大正 12，no.0382，988c-1004b）。

<sup>229</sup> 《等集眾德三昧經》卷 2，大正 12，983b9-c5。

<sup>230</sup> [1] 《等集眾德三昧經》卷 3（大正 12，984a26-27）：「菩薩普遵一切眾生之行，則能遍察群萌之行，開化一切黎庶之類。」

[2] 《集一切福德三昧經》卷 3（大正 12，1000a21-25）：「離魔菩薩言：『文殊師利！行一切法行是菩薩行、行一切魔行是菩薩行、行一切眾生行是菩薩行；若行學、行無學行是菩薩行，行緣覺行是菩薩行。何以故？菩薩摩訶薩應遍學故。』」

<sup>231</sup> 《等集眾德三昧經》卷 3（大正 12，985a19-b13）：「若有菩薩知一切法而無所作，如是菩薩所作已辦究竟成就；……若身口意所行眾善，亦無所得亦無所著，是則名曰所作已辦究竟成就。」

<sup>232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淨土與禪》，p.139：「佛教所崇仰的佛菩薩，都是依德立名的。……常精進菩薩是永恆的向上努力。」

<sup>233</sup> 《集一切福德三昧經》卷 3（大正 12，1001a20-b19）：「若菩薩能令一眾生入佛法中，如是菩薩所作已辦。……復次，文殊師利！若是菩薩能住眾中，在多聞中生大喜悅，以此多聞向一切智，不得滿三千大千世界珍寶生大歡喜，以自善根為一眾生迴向佛道用為欣慶，知是菩薩所作已辦。」

<sup>234</sup> 《集一切福德三昧經》卷 3，大正 12，1002a13-b16。

<sup>235</sup> 《集一切福德三昧經》卷 3，大正 12，1003a14-15。

<sup>236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寶積經講記》，p.272：「四梵行是：慈無量，令一切眾生得樂；悲無量，令一切眾生脫苦；喜無量，見眾生的得福樂而隨喜；捨無量，於一切眾生住平等捨。」

其中以文殊師利菩薩為主體的，有《文殊師利現寶藏經》，《如幻三昧經》，《文殊師利巡行經》——3部。

#### A、《文殊師利現寶藏經》

##### (A) 譯本

1. 《文殊師利現寶藏經》，2卷，晉竺法護譯。

異譯為宋求那跋陀羅所譯的《大方廣寶篋經》，3卷<sup>237</sup>。

##### (B) 內容概述

- (1) 文殊為須菩提說：聲聞非佛法器；諸法雖是同等的，但隨緣有差別。菩薩為一切佛法器，不增塵垢，不損佛法。在慧光中，一切塵垢都是佛法。<sup>238</sup>並解說空與寂、愚與智、聖賢、解脫的意義。須菩提讚歎。
- (2) 文殊解說佛所說的：「求利義而不得義，不求利義而得義」<sup>239</sup>；一切法悉是佛法。須菩提稱歎。  
文殊所說的，新學菩薩聽了，不恐不畏。文殊舉師子子、鳥子的比喻。<sup>240</sup>  
文殊說恐懼的原因；菩薩有智慧方便，所以知貪身[我見]而不得道證。
- (3) 如來舉三十二比喻，讚揚菩薩智慧方便的德用。<sup>241</sup>
- (4) 佛為須菩提說本淨，法界不知法界。<sup>242</sup>  
須菩提答文殊問：法界無礙，智慧無礙，而聲聞的辯才有限礙。
- (5) 舍利弗說：文殊在無央數佛前說法，使佛的大弟子無言可答。曾與文殊東遊，到喜信淨世界。  
佛在宴坐<sup>243</sup>，弟子聖智燈明為大眾說法。  
文殊在光音天發大聲，聖智燈明聽了，恐怖墮地。  
聖智燈明<sup>244</sup>以清淨見佛、禮佛、親近、問訊、請問文殊；文殊以聖諦、二諦反問他，並指聖智燈明有怖畏心，菩薩是不畏不厭，心得解脫。<sup>245</sup>智慧非有為與無為。  
文殊說：「一切諸法是寂靜門」<sup>246</sup>，並為法勇菩薩<sup>247</sup>解說。

<sup>237</sup> [原書 p.915 註.32]《文殊師利現寶藏經》（大正 14，no.0461，452b-466b）；《大方廣寶篋經》（大正 14，no.0462，466b-480a）。

<sup>238</sup> 《佛說文殊師利現寶藏經》卷 1（大正 14，453a13-16）：「譬如近須彌山者，光明同照令現一貌皆為金色；菩薩如是，以智慧光明消諸塵垢，使同其貌為佛法色。」

<sup>239</sup> 《佛說文殊師利現寶藏經》卷 1，大正 14，453b29-c1。

<sup>240</sup> 《佛說文殊師利現寶藏經》卷 1，大正 14，453c14-26。

<sup>241</sup> 《佛說文殊師利現寶藏經》卷 1，大正 14，454a14-455b1。

<sup>242</sup> 《佛說文殊師利現寶藏經》卷 1（大正 14，455b23-27）：「佛言：『云何？須菩提！可知法界耶？』須菩提言：『可知。』佛言：『假令法有知便生，即為異法，彼為求法界，其法界亦不了知法。』佛言：『設使，須菩提！無有知餘法界解脫，其知法界者不得解脫，如是云何了知法界？』」

<sup>243</sup> 《漢語大詞典》卷 3，p.1484：【宴坐】2.佛教指坐禪。

<sup>244</sup> 《佛說文殊師利現寶藏經》卷 1（大正 14，456a4-6）：「有世界名喜信淨，其佛號光英如來，無所著，等正覺，今現在說法。有大弟子名曰聖智燈明，智慧最尊。」

<sup>245</sup> 《大方廣寶篋經》卷 1（大正 14，470c7-10）：「文殊答言：『菩薩不畏百千萬億魔諸軍眾，菩薩不厭為於一切生死眾生，菩薩不畏集諸善根，菩薩不厭集智莊嚴。以是義故我作是說，不畏不厭心得解脫。』」

<sup>246</sup> 《大方廣寶篋經》卷 1，大正 14，470c22-23。

<sup>247</sup> 《大聖文殊師利菩薩佛剎功德莊嚴經》卷 1（大正 11，904c20-27）：「以何義故名為法勇？彼吉祥積王如來處眾說法，法勇菩薩聞說法已，上昇虛空高七多羅樹，自隱其身為眾說法，所謂菩薩藏法門陀羅尼金剛句。時彼眾會咸作念言：『一切諸法唯有其聲，善男子何以故不見其身而聞其聲？』出如是

- (6) 舍利弗說：曾與文殊西遊，經大火充滿的佛土，賴文殊的神力而過去。自己的神力，比文殊師利，如小雀與金翅鳥那樣。
- (7) 舍利弗說：曾與文殊南遊，見種種佛土。  
文殊說：觀佛國，應如虛空一般。逆罪不能汙心；入法界本淨，名無所受住法門。
- (8) 阿難說：天大雨七日，佛命文殊為僧眾乞食，受到魔的擾亂。  
文殊降伏惡魔，使魔讚歎施與文殊的功德，並使魔持鉢前行。大眾得到飽食，魔化四萬比丘來爭食，過飽而倒在地上。  
文殊說：佛法中沒有種種毒；並開示佛法的內容。<sup>248</sup>  
佛說：末世有這樣不如法的比丘；比丘們自起魔事，不是惡魔所能破壞的。
- (9) 大迦葉說：文殊初來此世界時，安居三月終了，才到僧中來。  
文殊說：三月在舍衛王宮中，淫女、小兒中。<sup>249</sup>  
迦葉搥<sup>250</sup> 槌<sup>251</sup>，想逐出文殊，卻見十方界都有迦葉，想逐出文殊而不可能。  
佛說：文殊在三月中，教化宮中的采女；五百童子、童女，都得到不退。  
文殊為迦葉說：教化眾生的不同方便，度一切眾生而無所度。菩薩被三十二功德鎧<sup>252</sup>，不是二乘所能及的。
- (10) 富樓那 (Pūrṇamaitrāyaṇīputra) 說：自己在三月中說法，不能開化異道一人。後來，文殊化了五百異道，領他們去薩遮尼犍子 (Satyakanighanṭhaputra) 那裏修學，受到大家的尊敬。  
文殊為大眾說佛的功德，上中下善，使五百異道遠離塵垢，八千人發菩提心。大家到祇園來見佛；文殊所化的五百人，在佛前說自證法。
- (11) 住增上慢的二百比丘聽了，以為違反佛說，就起身走了。  
文殊說：心有所著的，住二相的，才以為相違反了。於是在二百比丘前，化作大火、鐵網、大水，使他們無法越過。他們回祇園問佛，自己證了阿羅漢，怎麼不能越過大火等？  
佛對富樓那說：不脫淫怒癡火的，墮在見網的，沒溺在恩愛中的，怎能度過大火、鐵網與大水呢？煩惱是虛妄不實的，觀十二因緣起滅，身心如幻，能知一切法不生。二百比丘聽了，心得解脫。
- (12) 薩遮尼犍子來見佛，嫌佛奪去他的徒眾。會中有勝志外道，以求醍醐等譬喻，呵責薩遮尼犍子。然後，萬二千異道，隨尼犍子回去；其餘得道得神通的，出家為

聲，色成就不現；如色，聲亦爾；如聲，一切法亦爾。無量菩薩而獲得忍，以是義故名為法勇。」

<sup>248</sup> 《大方廣寶篋經》卷 2，大正 14，473a22-c9。

<sup>249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2 章〈文殊師利法門〉，p.933：「文殊是現出家相的，…在律制中，出家人不得無故或太早入王宮；不得鄰近淫女與童女。文殊在安居期間，卻在王宮采女、淫女、小兒中。這是以出家身分，而作不尊重律制的具體表現。依律制，比丘的生活謹嚴，說法（及授歸戒）是化導眾生的唯一方法。文殊法門，不拘小行，表現了大乘的風格。」

<sup>250</sup> 《漢語大詞典》卷 6，p.839：【搥】〔zhuā ㄓㄨㄚ ㄘㄨㄛˋ〕1. 擊，敲打。

<sup>251</sup> [1] 《一切經音義》卷 65（大正 54，737a3）：「槌椎（上音〔乳-孚+卓〕下直追反二字，並從木形聲字也。槌椎者，警眾打靜木椎也。經從追，作槌俗字也）。」

[2] 《漢語大詞典》卷 4，p.1133：【槌】〔jiàn ㄐㄧㄢˋ ㄘㄨㄛˋ〕槌〔chuí ㄔㄨㄟˊ ㄘㄨㄛˋ〕亦作“槌椎”。鐘鼓；鈴鐸〔duó ㄉㄨㄛˊ ㄘㄨㄛˋ〕。

<sup>252</sup> 《佛說文殊師利現寶藏經》卷 2，大正 14，461a9-b19。

比丘。<sup>253</sup>

佛告勝志說：萬二千尼犍，在彌勒佛的初會數中。薩遮尼犍子也有信解，只是我慢而放不下成見。

文殊為勝志說：沒有增上慢的，心無分別，聽了一切音聲，都不憂不喜，不瞋不愛。

- (13) 佛為勝志說菩薩行——精進與不放逸。<sup>254</sup>勝志聽了，得無生忍；佛為他授記。勝志在佛前，說「不壞法界偈」<sup>255</sup>。

#### **B、《如幻三昧經》**

##### **(A) 譯本**

2. 《如幻三昧經》，2 卷，晉竺法護譯。

◎異譯《聖善住意天子所問經》，3 卷，魏毘目智仙共般若流支譯。

◎又《善住意天子經》，4 卷，隋達磨笈多（Dharmagupta）譯，今編入《大寶積經》卷 102——105〈善住意天子會〉<sup>256</sup>。

##### **(B) 內容概述**

- (1) 文殊想弘揚深法，所以入離垢光嚴淨三昧，放光照十方世界，感召十方的菩薩到靈山來，雨華作樂，供養如來。
- (2) 大迦葉見了問佛，佛說：十方菩薩來，遍入隱身三昧<sup>257</sup>，是二乘所不能見的。大迦葉、舍利弗、須菩提，入二萬、三萬、四萬三昧，求見諸菩薩，卻不能得。須菩提讚歎菩薩道。
- (3) 文殊入三昧，化無量數菩薩，為三千界諸天子，以偈說法。諸天子都來靈山，香華供養。
- (4) 天子們到文殊的住處。  
文殊與善住意天子論法：無說、無聽，退轉<sup>258</sup>與不退轉<sup>259</sup>，如來如虛空。
- (5) 文殊與菩薩們來見佛，說偈讚歎。<sup>260</sup>
- (6) 文殊入降毀諸魔三昧，使魔宮失色，魔眾都現衰老相，心裏非常恐怖。  
化現的天子們，勸魔眾來見救護一切眾生的佛，佛安慰他們。  
文殊與菩薩眾來見佛，自說初得降毀諸魔三昧的因緣。  
文殊說：有二十事<sup>261</sup>，又六種四事<sup>262</sup>，能得降毀諸魔三昧。

<sup>253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5 章〈初期大乘經之集出與持宏〉，p.1266。

<sup>254</sup> 《佛說文殊師利現寶藏經》卷 2，大正 14，464c20-465a17。

<sup>255</sup> [1]《大方廣寶篋經》卷 3，大正 14，479c27-480a19。

[2]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2 章〈文殊師利法門〉，p.966：「『不壞法界偈』中，說種種『界』與『法界』同等不二。其中，欲、恚、害——三界，生死（有為）界、涅槃（無為）界，可說是佛法所固有的名詞。偈中立『煩惱界』與『般若界』；『眾生界』以外，又立『我界』，『界』是被廣泛的應用了。」

<sup>256</sup> [原書 p.915 註.33]《如幻三昧經》（大正 12，no.0342，134a-153c）；《聖善住意天子所問經》（大正 12，no.0341，115b-134a）；《大寶積經》〈善住意天子會〉（大正 11，no.0310，571b-592c）。

<sup>257</sup> 《大寶積經》卷 102〈1 緣起品〉，大正 11，574c6-18。

<sup>258</sup> 《佛說如幻三昧經》卷 1，大正 12，139a9-23。

<sup>259</sup> 《佛說如幻三昧經》卷 1，大正 12，139a25-28。

<sup>260</sup> 《佛說如幻三昧經》卷 1，大正 12，139c14-140c10。

佛對舍利弗說：文殊不但在這三千世界，十方界諸魔如有燒<sup>263</sup>人的，都以此三昧降伏他。

文殊承佛的慈命，恢復了眾魔的本形；為魔說六根緣著無所有。

- (7) 文殊與十方界的菩薩們，都顯現不同的自身。(佛入佛莊嚴三昧，使來會的菩薩，見釋迦佛土，都與自己的本土一樣。

文殊說：「一切諸佛皆為一佛，一切諸剎皆為一剎，一切眾生悉為一神，一切諸法悉為一法」)<sup>264</sup>。

- (8) 佛為文殊說：「菩薩」，「初發心」。<sup>265</sup>

文殊說：菩薩能發淫怒癡的，才是初發心。

文殊為善住意說：凡夫不能發淫怒癡，佛、菩薩、聲聞、緣覺才能發。如鳥行虛空，於一切法無依、無著、無取、無礙，才是真實發心。<sup>266</sup>

佛為舍利弗說：發心與無生忍平等。

文殊為大迦葉說，所作不難。佛為文殊說「無生法忍」。<sup>267</sup>

- (9) 文殊為善住意天子說：入十道地。出家法——發出家心，除鬚髮，著袈裟，思量（作不作），受具戒，住戒學，淨福田，知節限[頭陀行]，觀四諦，修道品，修行[禪]——都依無法可得，從遮遣來顯示深義，舉舍利弗的自證為證。

- (10) 文殊為善住意說：利根，字句，總持，(頑鈍<sup>268</sup>)無所得。

- (11) 五百菩薩誹謗這樣的深法，現身墮地獄。由於聽了深法，所以能速得解脫，勝過取相修行的。

- (12) 文殊為善住意說梵行：不受[取]不修；不執刀劍害眾生命；等行黑法，不修白業；傷人劍擊其頭；離佛法僧——是行梵行。<sup>269</sup>

- (13) 文殊為善住意說：無反復，無所住，沙門，心不剛強，不供佛植善根。

- (14) 文殊入如幻三昧<sup>270</sup>，善住意見十方國土，文殊現種種身而說法。

<sup>261</sup> 【菩薩二十事】：《佛說如幻三昧經》卷1，大正12，141b20-c3。

<sup>262</sup> 【菩薩六種四事】：《佛說如幻三昧經》卷1，大正12，141c4-19。

<sup>263</sup> 《漢語大詞典》卷4，P.407：【燒】〔rǎo ㄖㄠˇ〕煩擾；擾亂。

<sup>264</sup> [原書 p.915 註.34]《如幻三昧經》卷上（大正12，142c）。「魏譯」與「隋譯」都缺。

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12章〈文殊師利法門〉，p.995：「一佛、一剎土、一眾生、一法，是『文殊法門』所表示的平等說。……為什麼只說佛、土、法、眾生——四者的一呢？見一切佛，遊一切佛土，聽一切法，也是說一切法，度一切眾生，這是方便道菩薩的事。」

<sup>265</sup> 《佛說如幻三昧經》卷1，大正12，143a4。

<sup>266</sup> 《佛說如幻三昧經》卷1，大正12，144a23-b17。

<sup>267</sup> 《佛說如幻三昧經》卷2，大正12，145a15-b7。

<sup>268</sup> 《漢語大詞典》卷12，p.251：【頑鈍】2.愚昧遲鈍。3.指愚昧而遲鈍的人。

<sup>269</sup> [1]《佛說如幻三昧經》卷2（大正12，149b23-c4）：「若劍擊頭，害殺斯人，乃修梵行。……曉了欲心，解如真諦本無所有。此心何生？何所從滅？誰來染污？誰染污者？豈沾污乎？復更思察，欲不可得，不見污者，亦無被染，則無所得。其無所得則無所生，其無所生則無所捨，其無所捨則無所受，其無所受則無所習，無所習者則曰成就。」

[2]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12章〈文殊師利法門〉，p.938。

<sup>270</sup> [1]《大般涅槃經》卷14〈7聖行品〉（大正12，448b12-c3）：「善男子！菩薩摩訶薩住無畏地，得二十五三昧，壞二十五有。善男子！……得如幻三昧，能斷閻浮提有……。」

[2]《大智度論》卷50〈20發趣品〉（大正25，418b17-24）：「『入如幻三昧』者，如幻人一處住，所作幻事，遍滿世界，所謂四種兵眾，宮殿城郭，飲食歌舞，殺活、憂苦等。菩薩亦如是，住是三昧

- (15) 五百得神通菩薩，知道過去生所犯的逆罪，不能得法忍。文殊執劍迫佛，佛說「住！住！」，「勿得造逆，當以善害」<sup>271</sup>！五百菩薩悟一切法如幻無我，說偈讚佛。那時，十方都震動。<sup>272</sup>
- (16) 文殊為舍利弗說：無業無報，一切如幻。執劍向佛，如一心念佛，三毒即得解脫那樣。
- (17) 諸菩薩請文殊去本國說法。其實，文殊遍在十方界說法，如日月臨空，光明普照。
- (18) 讚歎這部經的功德。<sup>273</sup>佛以神力護持，文殊說誠諦<sup>274</sup>誓言。  
佛為彌勒說：文殊與善住天子，受得這一法門，已經七百萬阿僧祇劫。付囑流通。

### C、《文殊師利巡行經》

#### (A) 譯本

3. 《文殊師利巡行經》，1 卷，魏菩提流支譯。  
異譯《文殊尸利行經》，1 卷，隋闍那崛多譯<sup>275</sup>。

#### (B) 內容概述

- (1) 文殊巡視諸比丘房，見舍利弗（等）入禪，為他說無依、無念、無所取捨的禪法。這是一般聲聞所不能的，如能契入的，是真聲聞。
- (2) 五百比丘以為文殊所說的，不合所修的梵行，想起身退去。  
文殊為舍利弗說：文殊是不可得的，法是非智所知，非識所識的。<sup>276</sup>四百比丘得漏盡；一百比丘起惡心，墮大地獄。
- (3) 佛說：墮地獄的一百比丘，由於聽聞深法，所以速得生天，在彌勒法會中得解脫。<sup>277</sup>
- (4) 舍利弗讚歎文殊。  
文殊說：真如、法界、眾生界，都不增不減。<sup>278</sup>無所依就是菩提，菩提就是解脫。如來印證說偈，讚歎這甚深法門。<sup>279</sup>

---

中，能於十方世界變化，遍滿其中：先行布施等充滿眾生；次說法教化，破壞三惡道，然後安立眾生於三乘；一切所可利益之事，無不成就。是菩薩心不動，亦不取心相。」

<sup>271</sup> 《佛說如幻三昧經》卷 2，大正 12，150c14。

<sup>272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2 章〈文殊師利法門〉，pp.934~935。

<sup>273</sup> 《佛說如幻三昧經》卷 2，大正 12，152b10-14。

<sup>274</sup> 《漢語大詞典》卷 11，p.163：【誠諦】1.真實而詳審。

<sup>275</sup> [原書 p.915 註.35]《文殊師利巡行經》（大正 14，no.0470，510a-512a）；《文殊尸利行經》（大正 14，no.0471，512a-514b）。

<sup>276</sup> 大眾部等：《異部宗輪論》卷 1（大正 49，16a2-3）：「一切法處，非所知，非所識量，非\*所通達。」※量非=是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，=量【宮】。

<sup>277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2 章〈文殊師利法門〉，pp.939~940：「『文殊法門』以為：即使聽眾受不了，起惡心，墮地獄，也沒有關係，如《文殊師利巡行經》（大正 14，511b）說……經文的意思是，聽見甚深法門，功德非常大！雖然起惡心而墮入大地獄，一下子就離苦生天。由於聽了深法，所以能在彌勒法會究竟解脫。這樣，雖然不信毀謗而墮地獄，也能因此得解脫，比聽淺法而不墮地獄，要好得多了！」

<sup>278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2 章〈文殊師利法門〉，p.965：「《文殊師利巡行經》說……『法界』以外，特別提出『眾生界』，與『法界』相對，而說明不二，說明都是不增不減的。」

<sup>279</sup> 《佛說文殊師利巡行經》卷 1，大正 14，511c9-29。



**(2) 一部分有文殊所說的經典 (共 11 部)**

以下，長行與偈頌雜說，而文殊所說僅是一部分的。

**A、《慧印三昧經》**

**(A) 譯本**

1. 《慧印三昧經》，1 卷，吳支謙譯。<sup>280</sup>

◎異譯

- ◎《如來智印經》，1 卷，宋失譯。
- ◎《大乘智印經》，5 卷，趙宋智吉祥等譯<sup>281</sup>。

**(B) 部分文殊所說之內容概述**

- (1) 佛入慧印三昧<sup>282</sup>，佛身、衣、座都不見了。依文殊所說，舍利子等都入三昧去推求，都不能見。再問文殊，文殊說：等一下，佛就要從三昧起來了。
- (2) 佛命可意王[喜王]菩薩，文殊師利及六十賢者，留在世間護法。<sup>283</sup>佛為文殊等說「法」的意義<sup>284</sup>。
- (3) 佛對文殊說：要成就佛菩提的，應該學慧印三昧。我在然燈佛時，就已成就了菩提，為了三事——作佛事，度眾生，不違本願，所以還留在世間。

**B、《須真天子經》**

**(A) 譯本**

2. 《須真天子經》，4 卷，晉竺法護譯<sup>285</sup>。

**(B) 內容概述**

- (1) 佛答須真天子所問的菩薩事——三十二事，<sup>286</sup>每一事都以四法來解答。<sup>287</sup>
- (2) 文殊為須真天子，重答菩薩的三十二事。<sup>288</sup>又說「法」的純淑<sup>289</sup>，<sup>290</sup>「心」的時與非時。<sup>291</sup>
- (3) 文殊答聲聞諸大弟子所問的<sup>292</sup>：八惟務禪<sup>293</sup>，無礙慧，神足，知他法行，說法，

<sup>280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4 章〈其他法門〉，pp.1169~1170。

<sup>281</sup> [原書 p.897 註.36]《慧印三昧經》(大正 15, no.0632, 460c-468a)；《如來智印經》(大正 15, no.0633, 468b-474c)；《大乘智印經》(大正 15, no.0634, 474c-488b)。

<sup>282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4 章〈其他法門〉，p.1219：「《慧印三昧經》，以一百六十二事，表示慧印三昧的境界(大正 15, 461b-c)。」

<sup>283</sup> 《增壹阿含·3 經》卷 44〈48 十不善品〉(大正 2, 78a1-7)：「爾時，世尊告迦葉曰：『吾今年已衰耗，年向八十餘。然今如來有四大聲聞，堪任遊化，智慧無盡，眾德具足。云何為四？所謂大迦葉比丘、君屠鉢漢比丘、賓頭盧比丘、羅云比丘。汝等四大聲聞要不般涅槃，須吾法沒盡，然後乃當般涅槃。大迦葉亦不應般涅槃，要須彌勒出現世間。』」

<sup>284</sup> [原書 p.915 註.37]《慧印三昧經》(大正 15, 466c-467a)。

<sup>285</sup> [原書 p.915 註.38]《須真天子經》(大正 15, no.0588, 96c-112a)。

<sup>286</sup> 《佛說須真天子經》卷 1〈1 問四事品〉(大正 15, 96c17-97a13)：「須真天子踊躍歡喜即白佛言：『世尊！<sup>[1]</sup>何謂菩薩得不妄信而志大乘？<sup>[2]</sup>何謂菩薩所作堅強，得不怯弱？……<sup>[32]</sup>何謂菩薩總持眾事，無所不了？』」

<sup>287</sup> 《須真天子經》卷 1〈1 問四事品〉，大正 15, 97a17-101b25。

<sup>288</sup> 《佛說須真天子經》卷 2〈2 答法議品〉，大正 15, 101c12-102b5。

<sup>289</sup> 《漢語大詞典》卷 9, p.752：【純淑】美善。

<sup>290</sup> 《佛說須真天子經》卷 2〈3 法純淑品〉，大正 15, 102b7-c11。

<sup>291</sup> 《佛說須真天子經》卷 2〈3 法純淑品〉，大正 15, 102c18-103a16。

<sup>292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2 章〈文殊師利法門〉pp.982~983：「《須真天子

樂禪，持法藏，天眼，諸根寂定，利根，分別經法，四無礙，淨戒，多聞。<sup>294</sup>弟子都稱歎菩薩如大海，自己如牛跡水一樣。

文殊說：弟子們的確沒有貢高心，但菩薩卻應該貢高，讚譽大乘而輕毀弟子乘。<sup>295</sup>

- (4) 文殊答須真天子所問的：菩薩發道意。一切（法皆是佛法）皆當成佛。空行，無所有。修習。意不妄信；<sup>296</sup>除鬚髮菩薩不入眾，不受他教。<sup>297</sup>菩薩畏與無所畏。<sup>298</sup>菩薩住於道。<sup>299</sup>一切世間所入的，是菩薩行。菩薩精進行。菩薩行。住於道的菩薩行，勝過聲聞、辟支佛，而能入持信、持法、八人、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、聲聞、辟支佛、佛、多陀竭[如來]、匍迦波[薄伽梵]、三耶三佛[正遍知]、世多羅[教師]、凡人法、貪淫法、瞋恚法、愚癡法、生死法、滅度[泥洹]法。
- (5) 文殊為須真天子，頌說智慧與善權。<sup>300</sup>
- (6) 文殊為須真天子說：道類，道處，道相等，而歸於菩薩道從愛欲中求。一切法無差別，法界平等清淨如虛空。又答：菩薩辯才，分別諸法，菩薩為導師，菩薩於一事知無數事。現入三品。<sup>301</sup>菩薩住於閑<sup>302</sup>，也住於憊<sup>303</sup>。文殊因須真的讚歎，說菩薩等於淫怒癡，等於解脫，所以不厭世間。<sup>304</sup>

經》：十四大弟子，各以自己所長的問文殊，文殊為他們說，他們都歡喜默然。佛的大弟子，如《增壹阿含經》說，是各有『第一』的。『文殊法門』大抵從他們所擅長的（或是僧團一般事項）而加以問難，『斥小』就是『歎大』，引入大乘佛法。」

<sup>293</sup> 《一切經音義》卷 9（大正 54，357c12）：「八惟無，（或作八惟務，即八背捨也）。」。

<sup>294</sup> 《佛說須真天子經》卷 2〈4 聲聞品〉，大正 15，103b11-104a18。

<sup>295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2 章〈文殊師利法門〉，p.938：「菩薩應該貢高，應該讚佛乘而毀斥聲聞，雖然說這是符合事理，並沒有過分，但這樣的向聲聞佛教進攻，怕只會激發聲聞佛教界的毀謗大乘！」

<sup>296</sup> 《佛說須真天子經》卷 3〈5 無畏品〉（大正 15，105b5-12）：「天子復問：『文殊師利！意不妄信，何所是其相？』文殊師利答言：『天子！諸無罣礙行是其相。』天子復問：『文殊師利！意不妄信菩薩，云何報畢信施之恩？』文殊師利答言：『天子！意不妄信者，是名曰眼見了一切諸法，不隨他人教有所信從也。意不妄信者，不復報信施之恩。何以故？從本已來悉清淨故。』」

<sup>297</sup> 《佛說須真天子經》卷 3〈5 無畏品〉（大正 15，105b12-18）：「天子復問：『文殊師利！云何下鬚髮菩薩不肯入眾、不隨其教，是名何等？當何所應？』文殊師利答言：『天子！除鬚髮菩薩不肯入眾、不隨他故，是名曰世之最厚也。何以故？天子！所作無為名曰眾僧。菩薩不住無為、不止無為，是故名曰世之最厚者。』」

<sup>298</sup> 《佛說須真天子經》卷 3〈5 無畏品〉，大正 15，105c7-106a10。

<sup>299</sup> 《佛說須真天子經》卷 3〈6 住道品〉，大正 15，106a12-c1。

<sup>300</sup> [1]印順導師著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.101：「只有般若與方便的相資相成，才能實現大乘的不思議解脫。這樣，如《須真天子經》〈偈頌品〉，廣泛的對論，什麼是『智慧』[般若]，什麼是『善權』[方便]，以說明二者在菩薩行中的重要性。」

[2]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2 章〈文殊師利法門〉，pp.955~956：「方便，梵語（upāya-kauśalya），竺法護譯為善權，或善權方便。……《須真天子經》中，文殊為天子說偈，廣說智慧與善權，而以相助相成作結論……般若與方便，作相對的分別敘述，是『文殊師利法門』的特色，也可以了解對『方便』的分外尊重。」

<sup>301</sup> 《佛說須真天子經》卷 4〈10 道類品〉（大正 15，111b3-7）：「天子復問：『文殊師利！菩薩寧能要有現入三品不？何等為三？等於正要、入於不要、入於邪要。』文殊師利答言：『天子！菩薩於正要入佛法，於不要入聲聞、辟支佛地，於邪要入度一切。』」

<sup>302</sup> 《漢語大詞典》卷 12，p.74：【閑】〔xián ㄒ一ㄢˊ〕亦作“閑”。4.悠閑。

<sup>303</sup> 《漢語大詞典》卷 7，p.761：【憊】〔jù ㄐㄨˋ〕2.焦急；懼怕。

<sup>304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2 章〈文殊師利法門〉，p.971：「『煩惱是菩提』，意思是說：在如幻即空、無相的法性中，煩惱與菩提是平等不二的。《須真天子經》說：『等淫怒[貪瞋]癡，及於諸（愛）欲，亦等於道』。」

- (7) 大眾讚歎：能受持的，就是持戒清淨，見佛，轉法輪；是沙門、婆羅門，是除鬚髮受大戒的。

**C、《須摩提菩薩經》**

**(A) 譯本**

3. 《須摩提菩薩經》，1 卷，晉竺法護譯。

◎異譯有唐菩提流志所譯的，編入《大寶積經》卷 98〈妙慧童女會<sup>305</sup>〉<sup>306</sup>。

◎在《大正藏》中，還有兩部異譯：

⊙一、唐菩提流志所譯的《須摩提經》，1 卷。與〈妙慧童女會〉對比起來，只缺少了「天雨妙花，……六種震動」，共三十四個字<sup>307</sup>，這不能說是菩提流志的再譯。

⊙二、姚秦鳩摩羅什譯的《須摩提菩薩經》，1 卷。

傳說的羅什譯本，文字與竺法護譯本相同，只是增多了一段——「女意云何？法無所住，……使立無上正真之道」<sup>308</sup>。這一段，出於竺法護所譯的《梵志女首意經》<sup>309</sup>。所以，這不是鳩摩羅什的譯本，應該從大藏中刪去！<sup>310</sup>

**(B) 部分文殊所說之內容概述**

◎須摩提女，年僅八歲，問菩薩的十事；<sup>311</sup>發願成佛。<sup>312</sup>經中，須摩提以甚深法，答文殊師利。

◎佛說：文殊本從須摩提發心。<sup>313</sup>

◎文殊為須摩提作禮。<sup>314</sup>

**D、《大淨法門經》**

**(A) 譯本**

4. 《大淨法門經》，1 卷，晉竺法護譯。

異譯有隋那連提耶舍所譯的《大莊嚴法門經》，2 卷<sup>315</sup>。

<sup>305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勝鬘經講記》，p.4：「以大乘說，修功德、智慧、斷煩惱，自利利人，男女是一樣的。如《寶積經》中的〈勝鬘會〉，〈妙慧童女會〉，〈恆河上優婆夷會〉等。」

<sup>306</sup> [原書 p.915 註.39]《須摩提菩薩經》（大正 12，no.0334，76b-78c）；《大寶積經》卷 98〈妙慧童女會〉（大正 11，no.0310，547b-550b）。

<sup>307</sup> [原書 p.898 註.40]《須摩提經》（大正 12，82c）；《大寶積經》卷 98〈妙慧童女會〉（大正 11，548b）。另參見印順導師著，《華雨集第三冊》，p.227。

<sup>308</sup> 《佛說須摩提菩薩經》卷 1，大正 12，80c18-81b5。

<sup>309</sup> [原書 p.915 註.41]《須摩提菩薩經》（大正 12，80c-81b）；《梵志女首意經》（大正 14，940a-b）。

<sup>310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華雨集第三冊》，pp.227~228。

<sup>311</sup> 《佛說須摩提菩薩經》卷 1（大正 12，78c25-79a5）：「須摩提問佛言：『菩薩<sup>[1]</sup>云何所生人見之常歡喜？<sup>[2]</sup>云何得大富，有常多財寶？<sup>[3]</sup>云何不為他人之所別離？<sup>[4]</sup>云何不在母人腹中，常得化生千葉蓮華中，立法王前？<sup>[5]</sup>云何得神足，從不可計億剎土去到彼問禮事諸佛？<sup>[6]</sup>云何得無仇怨、無侵嫉者？<sup>[7]</sup>云何所說語言，聞者信從，踊躍受行？<sup>[8]</sup>云何得無殃罪，所作善行無能壞者？<sup>[9]</sup>云何魔不能得其便？<sup>[10]</sup>云何臨壽終時，佛在前立為說經法，即令不墮苦痛之處？所問如是。』」

<sup>312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5 章〈初期大乘經之集出與持宏〉，p.1264：「須摩提是郁伽長者女，年八歲。說『法無男無女』，以諦語『便成男子，頭髮即墮，袈裟著身，便為沙彌』」

<sup>313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2 章〈文殊師利法門〉，p.891，p.993。

<sup>314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2 章〈文殊師利法門〉，p.994：「《須摩提經》，以女菩薩為主，文殊是受貶抑的。」

<sup>315</sup> [原書 p.915 註.42]《大淨法門經》（大正 17，no.0817，817a-825a）；《大莊嚴法門經》（大正 17，no.0818，825a-833c）。

〔B〕部分文殊所說之內容概述

- (1) 上金光首淫女，與無畏間（異譯作「上威德」）長者子，駕車去遊園，很多人貪染淫女，都跟著走。
- (2) 文殊師利化作少年，穿著光彩的衣服。  
上金光首見了，起貪著心。知道文殊是菩薩，菩薩是能滿足他人希求的，所以就向文殊乞求美妙的衣服。  
文殊勸他發菩提心。為上金光首女說：自身就是菩提；自身——五陰、四大種、六入（十八界）平等，覺知平等，就是菩提。<sup>316</sup>
- (3) 上金光首發心，歸依，受持五戒。自說不了平等而習淫色。知道煩惱（欲）是虛妄的，煩惱能生菩提——煩惱不動不壞，見煩惱的就是菩提。菩薩能知煩惱性，能教化眾生不為煩惱所惱亂。聖慧不與煩惱合，不為煩惱所礙。知煩惱性空，所以不怖煩惱，在煩惱中也不為煩惱所染汙。
- (4) 文殊為上金光首說：菩薩離煩惱；菩薩最勝精進；菩薩方便。<sup>317</sup>
- (5) 佛在靈山，遙讚文殊的法門。諸天與王臣大眾，都到文殊處來。大眾見了上金光首，不再起貪欲。  
女答文殊：正見煩惱本淨，於煩惱得脫，所以眾生於我身不再起欲念。  
文殊說火喻，<sup>318</sup>說明「自性清淨，客塵煩惱生而不能染」<sup>319</sup>。
- (6) 上金光首承文殊的威德，為大眾說法——正見、發心、六度、四無量、無諍、降魔、教化眾生、法供養。<sup>320</sup>
- (7) 上金光首請求出家，文殊為他說出家法。<sup>321</sup>
- (8) 上金光首與長者子同車，如母子一樣，沒有欲意。臨行，上金光首說偈——離三毒的本性清淨。<sup>322</sup>跟隨者都散了。女在車上，示現死亡，變壞。  
長者子驚怖，文殊使樹木流出法音：三界是虛妄不實的，沒有可貪著的，也不用恐怖。<sup>323</sup>
- (9) 長者子生善心，將女屍棄了，來見佛歸依。  
佛說：應放捨恐怖。一切法虛妄不實，如幻如化，菩薩應當從煩惱性求菩提。煩惱性空，心沒有分別，就是菩提。菩薩應覺了自心的本淨，也就覺了一切眾生心。

<sup>316</sup> 另參見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12章〈文殊師利法門〉pp.977-978。

<sup>317</sup> 《大莊嚴法門經》卷1，大正17，828b2-c27。

<sup>318</sup> 《大莊嚴法門經》卷2，大正17，829b27-c10。

<sup>319</sup> 《大莊嚴法門經》卷2，大正17，829c10。

<sup>320</sup> 《大莊嚴法門經》卷2，大正17，829c11-830b10。

<sup>321</sup> [1]《大莊嚴法門經》卷2，大正17，830b16-c20。

[2]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12章〈文殊師利法門〉，p.988：「上金光首淫女，也想出家，文殊為他說出家法——菩薩利他行。末了，要他與畏間長者子一共上車，如能教化他，就是出家行了。這二則，在事相上，都是勸修菩薩行，不用出家的具體事例。所以，『文殊師利法門』，本來是繼承《般若經》、《阿閼佛國經》，推重出家菩薩行的。……但在家菩薩的地位，一天天重要，透露出不必出家，在家菩薩也是一樣的消息。」

<sup>322</sup> 《大莊嚴法門經》卷2，大正17，831a9-28。

<sup>323</sup> 《大莊嚴法門經》卷2，大正17，831b28-832a10。

(10) 上金光首作伎樂<sup>324</sup>而來，長者子知道是無起無沒，示現有生死。<sup>325</sup>

佛為上金光首與無畏間長者子授記作佛。

**E、《弘道廣顯三昧經》**

**(A) 譯本**

5. 《弘道廣顯三昧經》，4 卷，分十二品，晉竺法護譯<sup>326</sup>。

**(B) 內容概述**

◎佛在靈山，阿耨達龍王來問佛法。龍王請佛，半月在龍宮中，受供養，說法。

◎卷 3 第 8 品中，

(1) 濡首童子從下方寶英如來的寶飾世界，到阿耨達龍宮來。

(2) 濡首與大迦葉問答：寶飾世界有多遠？經多少時間？論到心解脫與菩薩的大辯。

(3) 濡首為智積菩薩說：如來方便說三乘。

智積答大迦葉說：寶英如來從一法出無量義，但說菩薩不退轉法輪。

(4) 濡首為阿耨達龍王說：正觀如來。菩薩應修的善行——等行，無所行而行。菩薩的不起法忍。菩薩應修向脫（方便慧）。<sup>327</sup>

※以下，須菩提與龍子論法；佛為龍王、龍子授記。然後還靈山，以經付囑慈氏、濡首童真及阿難，流通未來。

**F、《無極寶三昧經》**

**(A) 譯本**

6. 《無極寶三昧經》，2 卷，晉竺法護譯。

東晉祇多蜜（Gītamitra）再譯，名《寶如來三昧經》，2 卷<sup>328</sup>。

**(B) 部分文殊所說之內容概述**

◎本經是以寶（如）來菩薩為主的，文殊僅是參加法會的一人，但文殊參與活動及說法的地方不少。

(1) 文殊啟問，佛說寶如來佛刹的功德莊嚴。

(2) 佛為文殊說法；文殊說頌。

(3) 佛為文殊說：在法會中的，都得到寶如來三昧。

(4) 應阿闍世王請，入宮去受供，文殊等讓寶來先行。

(5) 文殊為寶來說：佛菩薩威神所化的樂，是不可知的。

(6) 文殊為寶來說：新學菩薩得到了九法寶，就能得無極法。文殊說偈：佛笑如化，本來寂滅。<sup>329</sup>

<sup>324</sup> 《漢語大詞典》卷 1，p.1178：【伎樂】1.音樂舞蹈。

<sup>325</sup> 《大莊嚴法門經》卷 2，大正 17，833a10-b2。

<sup>326</sup> [原書 p.915 註.43]《弘道廣顯三昧經》（大正 15，no.0635，488b-507a）；另參見印順導師著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4 章第 1 節，pp.1151~1161。

<sup>327</sup> 《佛說弘道廣顯三昧經》卷 4〈9 不起法忍品〉（大正 15，503c22-27）：「菩薩以空故應寂向脫，以權而還反于生死，為諸眾生興發大悲；菩薩無相修應向脫，弘權而還還遊生死，向諸隨念眾生之故為起大悲；菩薩無願修應向脫，執權而還還住生死，為諸隨願眾生之類，向發大悲化行無願脫乎。」

<sup>328</sup> [原書 p.916 註.44]《無極寶三昧經》（大正 15，no.0636，507b-518a）；《寶如來三昧經》（大正 15，no.0637，518b-531b）。

<sup>329</sup> 《無極寶三昧經》卷 2，大正 15，515c28-516a27。

- (7) 寶來為文殊說：九法寶能得解脫慧。<sup>330</sup>一切如化，化無所處——沒有化本、化主。文殊說偈：一切如化，一切不可得。

**G、《諸法無行經》**

**(A) 譯本**

7. 《諸法無行經》，2 卷，姚秦鳩摩羅什譯<sup>331</sup>。

◎異譯有《諸法本無經》，3 卷，隋闍那崛多譯。這兩部譯本，大義相符。

◎《大乘隨轉宣說諸法經》，3 卷，趙宋紹德等譯<sup>332</sup>。宋譯本的意義，有些恰好相反，顯然是經過了後人的修改。

**(B) 部分文殊所說之內容概述**

◎這裏，依前二譯。

- (1) 師子遊步菩薩請說諸法如虛空的「一相法門」<sup>333</sup>。佛以頌答：貪瞋癡如虛空；明與無明不二；眾生性就是菩提性。

◎有自稱菩薩的，不知道實相，只是讀誦、威儀、文頌。

◎有的說法空，卻惡心諍論。

◎有的「我慈悲一切，成佛度眾生」<sup>334</sup>，卻忿恚而常求他人的過失。那裏有「慈悲而行惱」<sup>335</sup>的！「互共相瞋恚，願生阿彌陀」<sup>336</sup>的！<sup>337</sup>

◎慳著檀越的，嫌別人多住憒鬧<sup>338</sup>的，都不是勤行佛法的人。真求佛道的，日夜禮佛菩薩，不說人的過失。<sup>339</sup>「應當念彼人，久後亦得道，次第行業道，不可頓成佛」<sup>340</sup>。

如知道音聲無性，能入無文字的實相法門，那貪瞋癡就是無量，佛說與邪說無別了。<sup>341</sup>

- (2) 當時，聽眾得法益的極多。

佛說：不能契入這深法門的，雖長久修行，也還是可能斷滅善根的，所以舉佛的本生：有威儀法師，持戒得定得神通，誦律藏，苦行，常住在塔寺（阿蘭若處）。淨威儀法師持戒清淨，於無所有法忍得方便，常入聚落去教化眾生。

<sup>330</sup> 《無極寶三昧經》卷 2，大正 15，517a10-17。

<sup>331</sup> 另參見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 章〈序說〉，p.29。

<sup>332</sup> [原書 p.916 註.45]《諸法無行經》（大正 15，no.0650，750a-761b）；《諸法本無經》（大正 15，no.0651，761b-774a）；《大乘隨轉宣說諸法經》（大正 15，no.0652，774a-782c）。

<sup>333</sup> 「一相法門」另參考《大聖文殊師利菩薩佛剎功德莊嚴經》卷 3，大正 11，917a6-b26。

<sup>334</sup> 《諸法無行經》卷 1，大正 15，751c6-7。

<sup>335</sup> 《諸法無行經》卷 1，大正 15，751c15。

<sup>336</sup> 《諸法無行經》卷 1，大正 15，751c16。

<sup>337</sup> 另參見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1 章〈淨土與念佛法門〉，p.834。

<sup>338</sup> 《漢語大詞典》卷 7，p.736：【憤〔kuì ㄎㄨㄟˋ〕鬧】混亂喧鬧。

<sup>339</sup> 《諸法無行經》卷 1（大正 15，751c29-752a2）：「真求佛道者，晝夜各三時，頂禮諸菩薩，應生恭敬心，隨其所行道，不說其過失」

<sup>340</sup> 《諸法無行經》卷 1，大正 15，752a4-6。

<sup>341</sup> 《諸法無行經》卷 1（大正 15，752a10-17）：「觀好惡音聲，知非音聲性，當入無文字，實相之法門，若能信是法，則無婬怒癡，觀貪欲愚癡，即是無量相，是二無文字，以文字故說，諸有文字處，是皆無有實，一切諸音聲，觀是一音性，佛說及邪說，是皆無分別。」

有威儀不滿淨威儀的常人聚落，訶責為毀戒的雜行比丘，<sup>342</sup>因此墮地獄，這就是釋尊的前生。所以，不應該瞋恨，不應該評量<sup>343</sup>人。一相法門，能滅一切業障罪。

- (3) 佛為文殊說：見貪瞋癡際就是實際，一切眾生即涅槃性的，能滅一切業障罪。
- (4) 佛為文殊說：眾生妄想分別，在佛法中出家。分別是善、是不善，應知、應斷、應證、應修，捨一切有為法而修行，自以為得阿羅漢，命終墮地獄中。行者應正觀四諦、正觀四念處、八聖道分、五根、七菩提分。<sup>344</sup>
- (5) 佛應文殊的請求，說陀羅尼——不動相[雞羅]、種性[種子]法門。<sup>345</sup>
- (6) 文殊說不動相。<sup>346</sup>對於問佛法的，教他勿取勿捨，勿分別諸法。諸天子讚歎文殊，文殊卻說：自己是貪欲尸利、瞋恚尸利、愚癡尸利<sup>347</sup>，是凡夫、外道、邪行者<sup>348</sup>。

349

- (7) 佛為華嚴慧菩薩說「入音聲慧法門」。
- 文殊說：一切音聲空如響，所以一切音聲平等。<sup>350</sup>
- (8) 文殊說宿緣<sup>351</sup>：喜根菩薩比丘，不讚歎少欲知足，細行獨處，但說諸法實相——貪瞋癡就是諸法性。
- 勝意菩薩比丘，持戒行頭陀行。勝意到喜根的在家弟子家裏，說喜根的過失——淫怒癡無礙，受到喜根弟子空義的難問。
- 勝意不得入音聲法門，所以毀謗喜根。喜根在大眾中，說「貪欲是涅槃，恚癡亦如是，於是三事中，無量諸佛道」<sup>352</sup>等一相法門頌。<sup>353</sup>
- 勝意比丘墮地獄，然由於聽聞深法，後世得智慧利根，這就是文殊的宿緣。<sup>354</sup>
- (9) 佛護念法門，於未來世流通。

<sup>342</sup> 《諸法無行經》卷 1，大正 15，753a10-b9。

<sup>343</sup> 《漢語大詞典》卷 11，p.98：【評量】1.量度；估量。2.評判衡量。

<sup>344</sup> 《諸法無行經》卷 1，大正 15，754a4-c14。

<sup>345</sup> 《佛說諸法本無經》卷 2（大正 15，766c25-29）：「佛告曼殊尸利童真菩薩言：『曼殊尸利！以彼因緣汝當善聽，今說法門，名雞羅句及種子句。以是法門故，令諸菩薩於諸法中當得明照，速於無生法中得忍。』」

<sup>346</sup> 《諸法無行經》卷 2，大正 15，756b18-757b10。

<sup>347</sup> 《諸法無行經》卷 2（大正 15，757c6-10）：「文殊師利言我者：『我是貪欲尸利、瞋恚尸利、愚癡尸利，是故我名文殊師利。諸天子！我不出貪欲、瞋恚、愚癡。凡夫人，分別諸法求過、出、至、到；諸菩薩，於法無過、無出、無至、無到。』」

<sup>348</sup> 《諸法無行經》卷 2（大正 15，757c23-29）：「是貪欲、瞋恚、愚癡性，十方求之不可得，我以不住法，住是性中故，說我是凡夫三毒所覆。……我終不到外道，諸道性不可得故，我於一切道為外。……我已知一切法皆是邪虛妄不實，是故我是邪行人。」

<sup>349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2 章〈文殊師利法門〉，p.933。

<sup>350</sup> 《諸法無行經》卷 2（大正 15，758c23-27）：「文殊師利言：『天子！於意云何，貪欲音聲何者為是？』天子言：『貪欲聲空如響。』文殊師利言：『汝知佛音聲亦復云何？』天子言：『不出於空亦如響法。』文殊師利言：『以是因緣故，我說二聲皆是平等。』」

<sup>351</sup> 《大智度論》卷 6，大正 25，107b-108a。

<sup>352</sup> 《諸法無行經》卷 2，大正 15，759c13-15。

<sup>353</sup> 另參見[1]印順導師著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.104。（內容概說：文殊所代表的不思議解脫，一般所說的煩惱即菩提，文殊法門是著重於此的。）

[2]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5 章〈初期大乘經之集出與持宏〉，p.1267、p.1297：「勝意比丘是重定、重獨住的，喜根是重慧而不重頭陀、阿蘭若行的：《諸法無行經》所推重的，正是重慧的喜根比丘。智增上的菩薩，重於慧悟，深觀法性。」

<sup>354</sup> 另參見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2 章〈文殊師利法門〉，p.940。

**H、《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》**

**(A) 譯本**

8. 《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》，2 卷，晉竺法護譯。

◎異譯

⊙《文殊師利授記經》，3 卷，唐實叉難陀譯；編入《大寶積經》卷 58——60〈文殊師利授記會〉。

⊙又《大聖文殊師利菩薩佛剎功德莊嚴經》，3 卷，唐不空譯<sup>355</sup>。

**(B) 部分文殊所說之內容概述**

- (1) 佛入王舍城。化菩薩說偈讚佛，勸大眾發心。<sup>356</sup>大眾讚歎。
- (2) 佛為棄惡菩薩說：常行大悲，發無上菩提心，能隨願莊嚴佛土。佛為棄惡授成佛記。
- (3) 佛到阿闍世王宮受供，為王說離忿瞋、無智的正道。
- (4) 佛回靈山。放光，召集十方的菩薩眾，使彌勒敷座而坐。
- (5) 佛為舍利弗說：如成就四法，能隨願莊嚴佛土。<sup>357</sup>  
又說從一法到十法，能隨願嚴淨佛土。<sup>358</sup>  
又說淨土十願。<sup>359</sup>如成就三法，速成佛道，隨願嚴淨佛土。<sup>360</sup>  
聽眾發心，佛為大眾授記。
- (6) 師子步雷音菩薩與文殊問答：文殊什麼時候成無上道？發菩提心以來幾久了？<sup>361</sup>  
佛說文殊的發心因緣。
- (7) 師子步雷音與文殊問答：文殊具備了十力、十地，為什麼不成佛？得法忍以來，沒有一念想成佛，那為什麼勸眾生發菩提心？什麼是平等證得？<sup>362</sup>
- (8) 文殊為師子步雷音，說佛土莊嚴的本願：
  1. 無礙眼所見到的，都是自己所化度的；等一切都成了佛，文殊才成佛。（佛說：文殊所見的佛土，無量無數）。
  2. 合恒河沙數世界，成一佛土。
  3. 菩提樹量等十千大千世界，光明遍照。
  4. 菩提樹下成佛，不起座，化身遍無數剎土，為眾生說法。

<sup>355</sup> [原書 p.916 註.46] 《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》（大正 11，no.0318，890c-902a）；《大寶積經》〈文殊師利授記會〉（大正 11，no.0310，336c-350c）；《大聖文殊師利菩薩佛剎功德莊嚴經》（大正 11，no.0319，902b-918c）。

<sup>356</sup> 《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》卷 1，大正 11，891a2-c3。

<sup>357</sup> 《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》卷 1，大正 11，893b24-27。

<sup>358</sup> 《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》卷 1，大正 11，893b28-895a14。

<sup>359</sup> 《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》卷 1，大正 11，895a15-b19。

<sup>360</sup> 《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》卷 1，大正 11，895b23-26。

<sup>361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2 章〈文殊師利法門〉，p.989：「特重深悟的『文殊法門』，對有關大乘的發心、修行、證果等事相，每從深悟的境地，給以破斥。」

<sup>362</sup> 《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》卷 2（大正 11，898a20-28）：「於是師子步雷音菩薩問文殊師利：『又察仁者，逮得法忍以來久遠懸絕迥邈巍巍，如是不一發心吾當得道。仁者！云何勸化眾生使發道心？』答曰：『吾不勸眾生令發道心？』又問：『何故？』答曰：『眾生不實，眾生寂寞，所在顛倒，故勸化之令發道心；假使眾生不處顛倒，則無有道，何所發乎？吾以是故，不勸眾生使發道心，亦不化之令悉求道。所以然者？無所想者乃曰平等，其平等義，無所志求，亦不退轉。』」



- 5.沒有二乘與女人。(佛說：文殊成佛，名普見佛<sup>363</sup>)。
  - 6.菩薩眾以百味飲食<sup>364</sup>，供養十方佛，聲聞、緣覺，及貧乏、惡趣，然後還本土受食。
  - 7.衣服；
  - 8.受用的資具，都這樣的供養。沒有八難眾苦，沒有犯戒的。(佛說：文殊的佛土在南方，名離垢心<sup>365</sup>)。
  - 9.佛土的妙寶、妙香充滿，隨菩薩所願而見。光明遍照，沒有晝夜、寒熱、老病死。菩薩一定成佛，沒有中間入滅的。空中的樂音，流出六度，菩薩藏的法音。菩薩能隨願見佛斷疑。(菩薩與諸天讚歎)。
  - 10.願一切佛土的莊嚴，合成一佛土。
- (9) 佛說：文殊佛土的嚴淨，勝過西方無量壽佛土，與東方的超立願世界相等。<sup>366</sup>  
佛入三昧，大眾都見到了超立願世界的嚴淨。  
佛為大眾授記。超立願世界的四大菩薩——光英、慧上、寂根、意願，到此土來。<sup>367</sup>
- (10) 文殊為慧上菩薩說：一切法幻化生滅，即不生滅，名為平等。學平等法，一定成佛。慧上菩薩們，各說「一相法門」<sup>368</sup>。
- (11) 師子步雷音與文殊問答：文殊佛土中，有多少菩薩？佛的壽命多少？佛為師子步雷音說：菩薩比西方極樂世界更多；佛壽無量，超過無量世界的微塵數多多。
- (12) 彌勒等稱讚文殊的功德。佛說法門的功德，勸受持流通。

#### I、《維摩詰經》

##### (A) 譯本

- 9.《維摩詰經》，現存漢譯三本：
- ◎一、《維摩詰經》，2 卷，吳支謙譯。
  - ◎二、《維摩詰所說經》，3 卷，姚秦鳩摩羅什譯。

<sup>363</sup> 《大聖文殊師利菩薩佛剎功德莊嚴經》卷 3，大正 11，915c13-18。

<sup>364</sup> 【百味飲食】：《大智度論》卷 93〈82 淨佛國土品〉，大正 25，710c19-27。

<sup>365</sup> [1]《大聖文殊師利菩薩佛剎功德莊嚴經》卷 3（大正 11，915b7-9）：「佛言：『善男子！彼佛世界名如願圓滿積集離塵清淨，其佛剎土在此南方，娑訶世界亦在其中。』」

[2]《大乘寶雲經》卷 1〈1 序品〉（大正 16，242a13-17）：「善男子！去此西方過恒河沙數世界，彼有佛剎名娑訶世界，是有佛，名釋迦牟尼如來、應供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。」

[3]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 177（大正 27，890a3-4）：「有說：娑訶世界主大梵天王，勸請如來轉法輪福，是一福量。」

<sup>366</sup> [1]《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》卷 2，大正 11，899c20-900a4。

[2]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1 章〈淨土與念佛法門〉，p.835：「《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》說：阿彌陀佛土的功德莊嚴，菩薩與聲聞的眾多，比起文殊師利成佛時的離塵垢心世界，簡直不成比例。也是針對忽略淨土法門的真意義，而誇大妄執的對治法門。」

<sup>367</sup> 《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》卷 2（大正 11，900a7-12）：「佛言：『第一菩薩名曰光英，遊於東方無憂首如來佛土；第二菩薩名曰慧上，在於南方慧王如來佛土；第三菩薩名曰寂根，在於西方智積如來佛土；第四菩薩名曰意願，在於北方鉤鎖如來佛土。』」

<sup>368</sup> 《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》卷 2，大正 11，900c3-901a25。

◎三、《說無垢稱經》，6 卷，唐玄奘譯<sup>369</sup>。

〔B〕部分文殊所說之內容概述

◎這部經以維摩詰長者為中心，與維摩對論的是文殊。

(1) 佛在毘舍離菴羅園。

長者子寶積來，奉獻寶蓋<sup>370</sup>；三千世界及十方佛說法，都出現於虛空的寶蓋中。寶積讚歎佛的神力。

(2) 佛為寶積說淨土行。舍利弗懷疑，釋迦怎麼會是穢土？<sup>371</sup>

螺髻梵王說：他見釋迦佛土，清淨莊嚴。佛現神力，大眾都見釋迦佛土的嚴淨。<sup>372</sup>

(3) 維摩詰長者，為眾生的尊導。身體有病，有來問病<sup>373</sup>的，就勸大眾應求法身，發無上菩提心。

(4) 佛命大弟子去探病，大弟子都舉出過去的事例，不能與維摩詰對論。

彌勒等菩薩，也都敘述過去的本緣，不能去探問。

文殊師利受佛的慈命去問病，菩薩、聲聞、天人等同行。

(5) 維摩詰答文殊說：眾生有病，所以菩薩也有病。<sup>374</sup>佛土是空的；魔與外道，都是侍者。

菩薩應安慰有病的菩薩。有病菩薩應該調伏自己；能調伏自己，也要調伏眾生。菩薩的縛與解。<sup>375</sup>

菩薩不住凡夫行、聲聞行，不捨菩薩道，是菩薩行。

(6) 舍利弗想念床座，維摩詰責他：求法的，應於一切無所求。維摩詰現神力，從東方須彌燈王佛土<sup>376</sup>，借來了三萬二千高廣的師子座。在維摩小室中，卻不覺得迫

<sup>369</sup> [原書 p.916 註.47]《維摩詰經》（大正 14，no.0474，519a-536c）；《維摩詰所說經》（大正 14，no.0475，537a-557b）；《說無垢稱經》（大正 14，no.0476，557c-588a）。

<sup>370</sup> 《漢語大詞典》卷 3，p.1641：【寶蓋】1.佛道或帝王儀仗等的傘蓋。

<sup>371</sup> 《佛說維摩詰經》卷 1〈1 佛國品〉（大正 14，520b28-c1）：「佛言：『此，舍利弗！答在眾人無有智慧，不見如來佛國嚴淨，非如來答。此，舍利弗！我佛國淨，汝又未見。』」

<sup>372</sup> [1]《大智度論》卷 32〈1 序品〉（大正 25，302b15-c10）：「答曰：諸佛世界種種，有淨、不淨、有雜。如《三十三天品經》說：『佛在三十三天安居。自恣時至，四眾久不見佛，愁思不樂。遣目連白佛言：『世尊！云何捨此眾生住彼天上？』』時佛告目連：『汝觀三千世界！』目連以佛力故觀，或見諸佛為大眾說法，或見坐禪，或見乞食，如是種種施作佛事。目連即時五體投地，是時須彌山王，跋[跳+兆+我]大動，諸天皆大驚怖。目連涕泣，稽首白佛：『佛有大悲，不捨一切，作如是種種化度眾生！』佛告目連：『汝所見甚少，過汝所見；東方有國，純以黃金為地，彼佛弟子，皆是阿羅漢，六通無礙。』復過是，東方有國純以白銀為地，彼佛弟子皆學辟支佛道。』復過是，東方有國純以七寶為地，其地常有無量光明；彼佛所化弟子純諸菩薩，皆得陀羅尼、諸三昧門，住阿毘跋致地。』目連！當知彼諸佛者，皆是我身。如是等東方恒河沙等無量世界，有莊嚴者，不莊嚴者，皆是我身而作佛事。如東方，南、西、北方，四維、上下，亦復如是。』以是故，當知釋迦文佛，更有清淨世界如阿彌陀國；阿彌陀佛，亦有嚴淨、不嚴淨世界，如釋迦文佛國。諸佛大悲，徹於骨髓，不以世界好醜，隨應度者而教化之；如慈母愛子，子雖沒在廁溷，懇求拯拔，不以為惡。」

[2]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2 章〈文殊師利法門〉，p.950：「世界，是隨人心而現有雜染或清淨的。釋尊有淨土，所以在穢土成佛說法，是適應剛強下劣眾生而示現的。」

<sup>373</sup> 《漢語大詞典》卷 12，p.29：【問病】問候病人。

<sup>374</sup> 《佛說維摩詰經》卷 1〈5 諸法言品〉（大正 14，525c9-10）：「欲建立眾人故，菩薩入生死為之病，使一切人皆得離病，則菩薩無復病。」

<sup>375</sup> 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 2〈5 文殊師利問疾品〉，大正 14，545b2-23。

<sup>376</sup> 《佛說維摩詰經》卷 1〈6 不思議品〉，大正 14，527a18-24。

迕<sup>377</sup>。新發意菩薩與大弟子，為須彌燈王佛作禮，才能昇座。維摩詰從小室能容高廣的師子座，說到佛菩薩有「不可思議解脫」，有說不盡的神力。<sup>378</sup>大迦葉稱歎，自恨對大法不能契入。

維摩詰對迦葉說：十方世界作魔王的，多是住不可思議解脫的菩薩。

- (7) 維摩詰答文殊說：菩薩觀眾生如幻化，能行真實慈悲喜捨。在生死怖畏中，應依如來功德力。度眾生，要除滅眾生的煩惱；煩惱歸本於無住。

- (8) 天女散華，弟子的結習不盡，所以華都著在弟子身上。

天女答舍利弗說：一切是解脫相，淫怒癡性就是解脫。雖以三乘化眾生，而但愛樂佛法。住在維摩詰室十二年，但聞大乘法。室中有八種未曾有法。<sup>379</sup>求女人相不可得，有什麼可轉的？

天女變舍利弗為天女，自己卻如舍利弗，問他為什麼不轉女身！相是無在無不在的。沒有沒生，也沒有無上道可得。

- (9) 維摩詰答文殊說：菩薩行於非道，就是通達佛道。<sup>380</sup>

文殊答維摩詰說：煩惱是佛種。<sup>381</sup>

大迦葉稱歎，自恨不能發大心。

- (10) 維摩詰為普現色身說：自己的「父母、妻子、親戚眷屬、吏民、知識、奴僕、象馬車乘」<sup>382</sup>。以善巧方便，普度一切眾生。

- (11) 文殊等菩薩，各說「入不二法門」。<sup>383</sup>

- (12) 維摩詰化一菩薩，到眾香世界，從香積佛乞得滿鉢的香飯；眾香世界的菩薩，也跟著來。飯香遍滿，大眾受用香飯，飽滿安樂。

香積佛以眾香化眾生，釋迦佛說善惡業報。此土的菩薩，大悲堅固，以十事善法攝化眾生，<sup>384</sup>是其他淨土所沒有的。<sup>385</sup>菩薩成就八法，才能在穢土中，沒有過失而往生淨土。<sup>386</sup>

- (13) 文殊、維摩詰等，同到佛住的菴羅<sup>387</sup>園。

<sup>377</sup> 《漢語大詞典》卷 10，p.761：【迕 [zé ㄗㄛˊ]】1.物密聚、緊靠貌。2.狹窄；局促。

<sup>378</sup> 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 2〈6 不思議品〉，大正 14，546c3-547a3。

<sup>379</sup> 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 2〈7 觀眾生品〉，大正 14，548b3-21。

※「八種未曾有法」另參見：《增壹阿含》卷 37（大正 2，752c-753b），《中阿含》卷 9（大正 1，480b-481a），《中阿含》卷 9（大正 1，482c-484b）。

<sup>380</sup> 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 2〈8 佛道品〉，大正 14，549a2-27。

<sup>381</sup> 《佛說維摩詰經》卷 2〈8 如來種品〉（大正 14，529c8-11）：「高原陸土，不生青蓮芙蓉蘅華，卑濕汚田，乃生此華。如是，不從虛無無數出生佛法，塵勞之中乃得眾生而起道意，以有道意則生佛法。」

<sup>382</sup> 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 2〈8 佛道品〉，大正 14，549b28-29。

<sup>383</sup> [1]詳見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 2〈9 入不二法門品〉，大正 14，550b29-551c26。

[2]印順導師著，《華雨香雲》，p.167：「《淨名經》的三十一位菩薩，用言語說明不二法門；文殊用不可言說說明它；淨名不用言語，直接的表示離言的不二門。」

<sup>384</sup> 《佛說維摩詰經》卷 2〈10 香積佛品〉（大正 14，532c27-533a1）：「<sup>[1]</sup>以布施，攝貧窮；<sup>[2]</sup>以敬戒，攝無禮；<sup>[3]</sup>以忍辱，攝強暴；<sup>[4]</sup>以精進，攝懈怠；<sup>[5]</sup>以一心，攝亂意；<sup>[6]</sup>以智慧，攝惡智；<sup>[7]</sup>以悔過，度八難；<sup>[8]</sup>以大乘，樂遍行；<sup>[9]</sup>以種德本，濟無德者；<sup>[10]</sup>以合聚，度人民。」

<sup>385</sup> 《佛說維摩詰經》卷 2〈10 香積佛品〉，大正 14，532c23-533a2。

<sup>386</sup> 《佛說維摩詰經》卷 2〈10 香積佛品〉，大正 14，533a3-8。

<sup>387</sup> [1]《一切經音義》卷 13（大正 54，386c15-16）：「阿末羅果（滿鉢反舊曰菴磨羅果，亦名阿磨勒果。其葉似棗，其花白小，果如胡桃，其味酸而且甜，可入藥用。經中言：如觀掌中菴磨勒果是。）」

維摩詰說香飯的功德。<sup>388</sup>適應眾生的煩惱，不同佛土以不同的方便作佛事，名「入一切諸佛法門」<sup>389</sup>。佛土、色身、功德、壽命、教化，好像不同，其實佛的功德是平等的。

(14) 佛為眾香世界的菩薩，說「有盡無盡解脫門」。<sup>390</sup>

(15) 維摩詰說正觀如來。<sup>391</sup>為舍利弗說：諸法如幻，是沒有沒生的。

佛說：維摩詰是從阿閼佛妙喜世界來的<sup>392</sup>。

維摩詰現神足，接妙喜世界到此土，大眾都見妙喜世界的嚴淨，願意生到那裏去。

(16) 釋提桓因發願護法。佛說持經的功德，舉過去月蓋王子（說「法供養」）授記事。

393

佛囑彌勒於未來流通經典，並說新學與久行的不同。<sup>394</sup>

### J、《阿惟越致遮經》

#### (A) 譯本

10. 《阿惟越致遮經》，3 卷，晉竺法護譯。

◎異譯有

◎《不退轉法輪經》，4 卷，北涼失譯。

◎《廣博嚴淨不退轉輪經》，6 卷，宋智嚴譯<sup>395</sup>。

#### (B) 部分文殊所說之內容概述

◎文殊發起了這一法會；佛說的主要意義，是依一佛乘而方便說三乘行果。

◎大弟子們聽了，自稱「吾等今日聖道具足，不違大意，降棄魔怨。備究五逆，得悉五樂，成就邪見，捨離正見。吾等今日已害無數萬千人命，悉成佛道，至無餘界而已減度」<sup>396</sup>。

※這些密語，由文殊為大眾解說，得到佛的稱讚<sup>397</sup>。

---

[2]《一切經音義》卷 25(大正 54, 468b18-19):「阿摩勒(此云無垢，南本經作呵黎勒誤也。此方其識淨三藏云：菴摩勒迦，此云苦澁，藥形如小。柰若云：菴摩羅菴沒羅狀，如木菴大，如鷲子甘美，或生如熟，或熟如生，故經云：生熟難分者也。韓[醢-央+兮]勒者，狀如甘子，味酸並無，正翻也)。」  
[3]《漢語大詞典》卷 9, p.436:【菴羅】即菴摩勒。【菴摩勒】果名。梵語的音譯。又稱“餘甘”、“菴摩羅”。果為球形，有棱。……明·李時珍《本草綱目·果三·菴摩勒》[釋名]引陳藏器曰：「梵書名菴摩勒，又名摩勒落迦果。其味初食苦澀，良久更甘，故曰餘甘。」

<sup>388</sup> 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 3〈11 菩薩行品〉，大正 14, 553c5-15。

<sup>389</sup> 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 3〈11 菩薩行品〉，大正 14, 553c16-554a2。

<sup>390</sup> 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 3〈11 菩薩行品〉(大正 14, 554b3-6):「佛告諸菩薩：『有盡無盡解脫法門，汝等當學。何謂為盡？謂有為法；何謂無盡？謂無為法。如菩薩者，不盡有為，不住無為。』」

※詳見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 3〈11 菩薩行品〉，大正 14, 554b6-c21。

<sup>391</sup> 《佛說維摩詰經》卷 2〈12 見阿閼佛品〉，大正 14, 534b18-c9。

<sup>392</sup> [1]印順導師著，《淨土與禪》，p.26:「東方的妙喜世界(或稱妙樂國土)，有佛名阿閼——不動。……阿閼佛土，與《大般若經》、《維摩詰經》等，有密切關係，著重在菩薩的廣大修行而智證如如。」

[2]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1 章〈淨土與念佛法門〉，p.775:「大目如來為阿閼菩薩授記，將來在妙喜世界成佛，名阿閼如來。」

<sup>393</sup> 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 3〈13 法供養品〉，大正 14, 556b17-c14。

<sup>394</sup> 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 3〈14 囑累品〉，大正 14, 557a16-29。

<sup>395</sup> [原書 p.916 註.48]《阿惟越致遮經》(大正 9, no.0266, 198b-226a);《不退轉法輪經》(大正 9, no.0267, 226a-254b);《廣博嚴淨不退轉輪經》(大正 9, 254b-285c)。

<sup>396</sup> 《佛說阿惟越致遮經》卷 2〈12 降魔品〉，大正 9, 214c8-11。

<sup>397</sup> [原書 p.916 註.49]《阿惟越致遮經》卷中(大正 9, 214c-216a)。

**K、《大寶積經·大神變會》**

**(A) 譯本**

11. 《大寶積經》卷 86、87〈大神變會〉，2 卷，唐菩提流志譯。

隋闍那崛多所譯的《商主天子所問經》，1 卷，是〈大神變會〉的一部分<sup>398</sup>。

**(B) 部分文殊所說之內容概述**

◎文殊所說部分，

(1) 文殊為商主說：一切法不可說而說，不可表示而表示，是大神變。<sup>399</sup>

商主答舍利弗說：不可思議是大神變，神變如虛空界，有什麼可怖畏的！

佛說文殊往昔教化商主的因緣。

(2) 文殊為舍利弗說：久修梵行，多供養佛，種諸善根。<sup>400</sup>

(3) 佛稱讚商主。文殊為舍利弗說：文字安立是大神變<sup>401</sup>。

(4) 文殊為商主說：菩薩智，菩薩摩訶薩行，菩薩大智神通，菩薩平等行，菩薩行。<sup>402</sup>

**3、以長行、偈頌雜出，而又有神咒的經典（共 3 部）**

以下 3 部，是長行與偈頌雜出，而又有神咒的。

**(1) 《持心梵天所問經》**

**(A) 譯本**

1. 《持心梵天所問經》，4 卷，晉竺法護譯。

◎異譯有

◎《思益梵天所問經》，4 卷，姚秦鳩摩羅什譯。

◎《勝思惟梵天所問經》，6 卷，元魏菩提流支譯<sup>403</sup>。

**(B) 部分文殊所說之內容概述**

◎本經以思益梵天為主，在經文的後半，文殊參加了說法。

(1) 佛命文殊說法，文殊直答不可說。次答思益所問：說法，誰聽法，知法。比丘無諍訟，隨佛語，隨佛教，守護法。親近佛，給侍<sup>404</sup>佛，供養佛。見佛，見法，見因緣法，得真智。隨如來學，正行，善人，樂人，得脫，得度，漏盡。實語，入道，見道，修道。<sup>405</sup>

(2) 文殊答等行天子：歸依佛法僧，發菩提心。

(3) 文殊答思益問：行處行<sup>406</sup>，知見清淨，得我實性。見佛，正行，慧眼無所見<sup>407</sup>，

<sup>398</sup> [原書 p.916 註.50]《大寶積經》〈大神變會〉（大正 11，no.0310，492b-501b）；《商主天子所問經》（大正 15，no.591，119a-124b）

<sup>399</sup> 《大寶積經》卷 86（大正 11，493a7-12）：「若如來於一切法不可言說，無名無相，無色無聲，無行無作，無文字，無戲論，無表示，離心意識，一切語言道斷寂靜照明，而以文字語言分別顯示，一切世間所不能解，沙門婆羅門聞者驚怖，是名諸佛最大神變。」

<sup>400</sup> 《大寶積經》卷 86，大正 11，496b24-497a22。

<sup>401</sup> [原書 p.916 註.51]以下，與《商主天子所問經》相同。

<sup>402</sup> 《大寶積經》卷 87，大正 11，497c15-498c19。

<sup>403</sup> [原書 p.916 註.52]《持心梵天所問經》（大正 15，no.0585，1a-33a）；《思益梵天所問經》（大正 15，no.0586，33a-62a）；《勝思惟梵天所問經》（大正 15，no.0587，62a-96b）。

<sup>404</sup> 《漢語大詞典》卷 9，p.824：【給〔jǐ ㄐㄧˋ〕侍】服事；侍奉。

<sup>405</sup> 《思益梵天所問經》卷 3〈7 談論品〉，大正 15，47b21-48a24。

<sup>406</sup> 《思益梵天所問經》卷 3〈8 論寂品〉（大正 15，49b11-17）：「於諸行中有四梵行，是名行處行。若

無所得而得，得道，入正位。

文殊為思益說：佛不是為益為損而出世；實無生死與涅槃可得；不貪著虛妄，所以說滅度與四諦。<sup>408</sup>

(4) 文殊為等行說：一切言說，都是真實、如來說。<sup>409</sup>惟如來有聖說法與聖默然。<sup>410</sup>

(5) 文殊對佛說，有所發願是邪願。<sup>411</sup>

文殊為思益說菩提行，應如菩提而發願，得薩婆若<sup>412</sup>，如來於法無所說。<sup>413</sup>

(6) 文殊為思益說：佛法不可滅，所以不可護；不聽法才是聽法<sup>414</sup>。

(7) 文殊請佛護念未來的持經者，佛說咒護持<sup>415</sup>。

## (2)《無希望經》

### (A) 譯本

2.《無希望經》，晉竺法護譯，1 卷。

人離四梵行，不名行處行；能行四梵行，是名行處行。梵天！若人成就四梵行，雖於空閑曠野中行，是名行處行；若不成就四梵行，雖於樓殿堂閣、金銀床榻、妙好被褥於此中行，不名行處行，亦復不能善知行處相。」

<sup>407</sup> [1]《思益梵天所問經》卷3〈8 論寂品〉（大正 15，49c3-6）：「若有所見，不名慧眼。慧眼不見有為法、不見無為法。所以者何？有為法皆虛妄分別，無虛妄分別是名慧眼；無為法空無所有，過諸眼道，是故慧眼亦不見無為法。」

[2]《大智度論》卷39（大正 25，348a-b）：「復次，此中佛自說：『慧眼菩薩，一切法中不念有為、若無為，若世間、若出世間，若有漏、若無漏等。』是名慧眼。若菩薩見有為、世間、有漏，即墮有見中；若見無為、出世間、無漏，即墮無見中。是有無二見捨，以不戲論慧，行於中道，是名慧眼。……」

<sup>408</sup> 《思益梵天所問經》卷3〈8 論寂品〉（大正 15，50a11-19）：「又問：『若貪著者，於何貪著？』答言：『貪著虛妄。梵天！若貪著是實者，終無增上慢人；以貪著虛妄故，行者知之而不貪著；若不貪著則無有流；若無有流則無往來生死；若無往來生死是則滅度。』又問：『何故說言滅度？』答言：『滅度者，名為眾緣不和合。若無明不和合諸行因緣，則不起諸行；若不起諸行是名為滅，不起相是畢竟滅。得是道故，則無生處，如是名為四聖諦。』」

<sup>409</sup> 《思益梵天所問經》卷3〈8 論寂品〉（大正 15，50a26-27）：「一切言說，皆是如來言說，不出如故。」

<sup>410</sup> 《思益梵天所問經》卷3〈8 論寂品〉（大正 15，50c9-12）：「若有真實問：『何等是世間說法者？何等是世間聖默然者？』則當為說諸佛是也。所以者何？諸佛善能分別一切眾生諸根利鈍，亦常在定。」※「聖說法與聖默然」另參見：《長阿含·1 大本經》卷1（大正 1，1b25-28），《長阿含·30 世記經》卷18〈1 閻浮提州品〉（大正 1，114b18-20），《增壹阿含·1 經》卷34〈40 七日品〉（大正 2，735b29-c5），《雜阿含·501 經》卷18（大正 2，132a15-b9）。

<sup>411</sup> 《思益梵天所問經》卷3〈11 行道品〉（大正 15，54b14-16）：「若有人發菩提願，是為邪願。所以者何？諸有所得悉皆是邪。若計得菩提而發願者，是人諸所作行皆為是邪。」

<sup>412</sup> [1]《思益梵天所問經》卷3〈11 行道品〉（大正 15，54c3-10）：「又問：『云何是發菩提願？』答言：『當如菩提。』又問：『云何為菩提？』答言：『菩提非過去、非未來、非現在，是故菩薩應以三世清淨心發菩提願。梵天！如過去、未來、現在法，從本以來常不生，不生故不可說，如是發願，無所發願，是發一切願。所以者何？以是行道能得薩婆若。』又問：『何故說言薩婆若？』答言：『悉知一切真智慧故，名薩婆若。』」

[2]《大智度論》卷11〈1 序品〉（大正 25，139c8-10）：「從初發意乃至道樹下，於其中間所有智慧，是名般若波羅蜜。成佛時，是般若波羅蜜，轉名薩婆若。」

[3]印順導師著，《學佛三要》，p.161：「般若一名，比較其他異名，可說最為尊貴，含義也最深廣。它底安立，著重在因行的修學；到達究竟圓滿的果證，般若即轉名薩婆若（一切智），或菩提（覺），所以羅什說：『薩婆若名老般若』。」

<sup>413</sup> 《思益梵天所問經》卷3〈11 行道品〉（大正 15，54c21-22）：「如來於法無所說。何以故？如來尚不得諸法，何況說法！」

<sup>414</sup> 《思益梵天所問經》卷4〈16 建立法品〉（大正 15，59b9-11）：「文殊師利言：『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不漏，是聽法也。所以者何？若於內六入不漏，色聲香味觸法中乃為聽法。』」

<sup>415</sup> 《思益梵天所問經》卷4〈17 諸天歎品〉，大正 15，60b5-16。

異譯《象腋經》，宋曇摩密多（Dharmamitra）譯，1 卷<sup>416</sup>。

〔B〕部分文殊所說之內容概述

◎佛放光集眾，顧<sup>417</sup>文殊而笑，與阿難論《象喻經》的功德。<sup>418</sup>

◎佛為文殊說：菩薩行二類六法，能具足安住諸功德。<sup>419</sup>菩薩要契入法門，應悟解一切法如虛空。

◎佛答文殊：說無生法忍。信解受持的，得二十種功德。<sup>420</sup>文殊讚歎，說藥樹喻。<sup>421</sup>

◎佛為文殊說：過去金剛幢菩薩，以神咒治病；<sup>422</sup>持誦神咒的，不得再喫肉。<sup>423</sup>

〔3〕《法華經》

〔A〕譯本

3. 《法華經》，

◎漢譯的現存三本：

○一、《正法華經》，10 卷，晉竺法護譯。

○二、《妙法蓮華經》，7 卷，姚秦鳩摩羅什譯。

○三、《添品妙法蓮華經》，7 卷，隋闍那崛多等譯。

○還有失譯的《薩曇分陀利經》，1 卷，是〈見寶塔品〉的別譯<sup>424</sup>。

〔B〕部分文殊所說之內容概述

◎《法華經》與文殊菩薩有關的，只有三品：

（1）〈序品〉中，佛入無量義處三昧<sup>425</sup>，放光照東方萬八千世界，世界的莊嚴與種種佛事，都分明的顯現出來。

文殊答彌勒說：據過去日月燈明佛時所見的瑞相，與現在所見的一樣，所以推定為：今日如來當說《妙法蓮華經》。

（2）〈見寶塔品〉：文殊從娑竭羅龍王宮來，對智積說：在龍宮常說《法華經》。所化的眾生，無量無數。有八歲的龍女<sup>426</sup>，智慧利根，一發菩提心，就得不退轉，能成佛道。<sup>427</sup>

<sup>416</sup> [原書 p.916 註.53]《無希望經》（大正 17，no.0813，775a-781b）；《象腋經》（大正 17，no.0814，781c-787a）。

<sup>417</sup> 《漢語大詞典》卷 12，p.358：【顧】〔gù ㄍㄨˋ〕1.回首；回視。3.視，看。

<sup>418</sup> 《佛說象腋經》卷 1，大正 17，782b22-c7。

<sup>419</sup> 《佛說象腋經》卷 1，大正 17，782c20-783a6。

<sup>420</sup> 《佛說象腋經》卷 1，大正 17，786b23-c11。

<sup>421</sup> 《佛說無希望經》卷 1（大正 17，781a6-8）：「文殊師利復白佛言：『譬如藥樹名曰普療，皆能除愈一切疾病；斯經如是，療治一切姪怨癡疾眾想之患。』」

<sup>422</sup> 《佛說象腋經》卷 1，大正 17，786c23-787a5。

<sup>423</sup> 《佛說象腋經》卷 1，大正 17，787a7-13。

<sup>424</sup> [原書 p.917 註.54]《正法華經》（大正 9，no.0263，63a-134b）；《妙法蓮華經》（大正 9，no.0262，1c-62c）；《添品妙法蓮華經》（大正 9，no.0264，134c-196a）；《薩曇分陀利經》（大正 9，no.0265，197a-198a）。

<sup>425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勝鬘經講記》p.84：「法華重於說一乘，而佛先入無量義處三昧，說無量義經，明出生無量法門義。」

<sup>426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華雨香雲》，p.237：「《法華經》的龍女，《維摩詰經》的天女等，更顯出勝過老年上座（小乘）的勝德。女子比起男子來，自有她的弱點，但女性的柔和、堅忍、慈愛，都勝過男人，而與大乘的特質相契合。」

<sup>427</sup> 《大智度論》卷 38，大正 25，342b28-c16。

(3)〈安樂行品〉：佛為文殊說：在未來惡世中，要說《法華經》的，應該安住四安樂行。<sup>428</sup>

**(三) 文殊未參預而被提到，或小部分論說的經典（共 12 部）**

在初期大乘時代，文殊師利是一位最負盛名的大菩薩。集出了與文殊有關的多數經典，受到佛教界的歌頌。

**1、未參預而被提及的經典（共 5 部）**

有些經典，文殊雖沒有參預論議，也會意外的被提到。如

**(1)《佛印三昧經》**

1.《佛印三昧經》，1 卷，《出三藏記集》編在〈新集續撰失譯雜經錄〉，譯者不明<sup>429</sup>。自《歷代三寶紀》以來，傳說為漢安世高譯<sup>430</sup>。

這部經，說到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，稱讚「文殊師利菩薩最高才第一」<sup>431</sup>！

**(2)《文殊師利問菩薩署經》**

2.《文殊師利問菩薩署<sup>432</sup>經》，1 卷，漢支婁迦讖譯。

經說「恒薩阿竭[如來]署」。奈吒和羅(Rāṣṭrapāla)問：「是會中乃有學恒薩阿竭署者不？曰：有文殊尸利菩薩」。<sup>433</sup>

**(3)《佉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》**

**A、譯本**

3.《佉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》，3 卷，漢支婁迦讖譯。<sup>434</sup>

異譯《大樹緊那羅王問經》，4 卷，姚秦鳩摩羅什譯。

**B、含有文殊師利的部分**

經末說到：「仁者（指阿闍世王）而得二迦羅蜜[善知識]，一者是佛，二者是文殊尸利。蒙是恩，所作非法，其狐疑悉解除」。<sup>435</sup>

**(4)《密跡金剛力士經》**

**A、譯本**

4.《密跡金剛力士經》，7 卷，晉竺法護譯，編入《大寶積經》卷 8——14〈密跡金剛力士會〉。

異譯《如來不思議秘密大乘經》，20 卷，趙宋法護譯。

**B、含有文殊師利的部分**

經中阿闍世王也說：「諸佛世尊，文殊師利慈德，乃為我等決眾狐疑」<sup>436</sup>。

<sup>428</sup> [1]《妙法蓮華經》卷 5〈14 安樂行品〉，大正 9，37a14-38c11。

[2]《法華經安樂行義》卷 1（大正 46，700a11-12）：「一切法中心不動故曰安，於一切法中無受陰故曰樂，自利利他故曰行。」

<sup>429</sup> [原書 p.917 註.55]《出三藏記集》卷 4（大正 55，30b）。

<sup>430</sup> [原書 p.917 註.56]《歷代三寶紀》卷 4（大正 49，52b）。

<sup>431</sup> [原書 p.917 註.57]《佛印三昧經》（大正 15，343a-b）。

<sup>432</sup> 《漢語大詞典》卷 8，p.1022：【署】2.哨所；崗位。4.委任，任命。

<sup>433</sup> [原書 p.917 註.58]《文殊師利問菩薩署經》（大正 14，437b）。

<sup>434</sup> 另請參考印順導師著，《華雨集第 1 冊·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偈頌講記》，pp.3-147。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 章〈序說〉，p.29。

<sup>435</sup> [原書 p.917 註.59]《佉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》卷下（大正 15，364b）。

<sup>436</sup> [原書 p.917 註.60]《大寶積經》卷 14〈密跡金剛力士會〉（大正 11，76c）。



※上二部，都是《阿闍世王經》以後集出的（有偈頌與咒語）。<sup>437</sup>

〔5〕《惟曰雜難經》

5. 《惟曰<sup>438</sup>雜難經》，1 卷，《出三藏記集》也編在〈新集續撰失譯雜經錄〉<sup>439</sup>。《歷代三寶記》以來，傳說為吳支謙譯。

經中說維摩羅達達女<sup>440</sup>與文殊論法，與《離垢施女經》相合<sup>441</sup>。又說「南方……有最尊菩薩，字文殊斯利」<sup>442</sup>。

〔6〕小結

上來五部，只是提到了文殊師利；

2、參與小部分論說（共 7 部）

還有參與論說而只是一小節的，如：

〔1〕《離垢施女經》

6. 《離垢施女經》，1 卷，晉竺法護譯（異譯，略）。<sup>443</sup>

這部經，波斯匿（Prasenajit）王女兒——離垢施，與八大聲聞、八大菩薩問答<sup>444</sup>。文殊有問答一段<sup>445</sup>。

〔2〕《超日明三昧經》

7. 《超日明三昧經》，2 卷，晉竺法護譯出，由聶承遠整理刪定<sup>446</sup>。

文殊為慧英菩薩說：菩薩的博聞多智，行者與成就<sup>447</sup>。

〔3〕《菩薩瓔珞經》

8. 《菩薩瓔珞經》，14 卷，姚秦竺佛念譯。

◎經中，

<sup>437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2 章〈文殊師利法門〉，p.919。

<sup>438</sup> [1]印順導師著，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，p.795：「惟曰（vaipulya）——方廣。」

[2]按：在 CBETA 的經名中，多用「惟曰」，如下：

◎《歷代三寶記》卷 4（大正 49，55b4）：「惟曰雜難經一卷」

◎《出三藏記集》卷 4（大正 55，29a6）：「惟曰雜難經一卷」

◎《眾經目錄》卷 3（大正 55，164a11）：「惟曰雜難經一卷」

◎《大唐內典錄》卷 1（大正 55，225c11）：「惟曰雜難經」

◎《開元釋教錄》卷 13（大正 55，622b22）：「惟曰雜難經一卷 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」

然印順導師則多用「惟曰」，相關的資料亦有如下：

◎《歷代三寶記》卷 5（大正 49，58a23）：「惟越雜難經一卷」

◎《一切經音義》卷 75（大正 54，791a17）：「惟曰雜難經一卷 琳」

◎《翻梵語》卷 2（大正 54，992b22）：「遮利菩薩（譯曰動也）惟曰雜難經」

今保留導師原書「惟曰」用語，請讀者辨明。

<sup>439</sup> [原書 p.917 註.61]《出三藏記集》卷 4（大正 55，29a）。

<sup>440</sup> 《惟曰雜難經》卷 1（大正 17，608c20）：「維摩羅達達一名為出垢。」

<sup>441</sup> [原書 p.917 註.62]《惟曰雜難經》（大正 17，608c）；《離垢施女經》（大正 12，92c）。

<sup>442</sup> [原書 p.917 註.63]《惟曰雜難經》（大正 17，609b）。

<sup>443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 章〈序說〉，p.30；第 12 章〈文殊師利法門〉，p.994。

<sup>444</sup> 《大寶積經》卷 100〈1 第三十三序品〉，大正 11，556a22-27。（八大聲聞、八大菩薩：舍利弗、目犍連、大迦葉、須菩提、富樓那、離婆多、阿那律、阿難等八大聲聞；文殊師利、無癡見、寶相、離惡趣、除諸蓋、觀世音、辯嚴、無癡行等八大菩薩。）

<sup>445</sup> [原書 p.917 註.64]《離垢施女經》（大正 12，92c）。

<sup>446</sup> [原書 p.917 註.65]《出三藏記集》卷 2（大正 55，9c）。

<sup>447</sup> [原書 p.917 註.66]《超日明三昧經》卷下（大正 15，542c-543a）。

○佛為軟首說：修無盡藏法的，要修五法門；<sup>448</sup>具足四果報行；一一地要成就四神足行；<sup>449</sup>

○佛為文殊師利說四種四聖諦<sup>450</sup>；法輪的有轉與無轉；<sup>451</sup>道與泥洹<sup>452</sup>。

#### 〔4〕《決定毘尼經》

9. 《決定毘尼經》，1 卷，晉竺法護譯（異譯，略）<sup>453</sup>。

文殊說究竟毘尼——不悔毘尼，最勝、清淨、不思議、淨諸趣、自性遠離、三世平等、永斷疑惑毘尼<sup>454</sup>。<sup>455</sup>

#### 〔5〕《第一義法勝經》

10. 《第一義法勝經》，1 卷，元魏瞿曇般若流支譯（異譯，略）。

佛為仙人說眾生無我，隨業受報。囑文殊護念流通<sup>456</sup>。

#### 〔6〕《大寶積經·摩訶迦葉會》

11. 《大寶積經》卷 88、89〈摩訶迦葉會〉，2 卷，元魏月婆首那譯。

文殊說：一切法不生不滅，不受[取]不捨，不增不減，所以無來無去。五百比丘聽了，漏盡心解脫<sup>457</sup>。

#### 〔7〕《月上女經》

12. 《月上女經》，2 卷，隋闍那崛多譯。

文殊與月上<sup>458</sup>論法：一切如化，沒有捨此生彼可得<sup>459</sup>。

### 三、與文殊有關，然不在本章論究範圍的經典

與文殊有關的大乘經，當然還不少。如

#### 〔一〕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

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是纂集所成的大部，想另闢專章去論究。<sup>460</sup>

#### 〔二〕《文殊師利悔過經》

《文殊師利悔過經》，也留在《普賢行願頌》合併說明。<sup>461</sup>

#### 〔三〕《大般涅槃經》等 3 部

<sup>448</sup> 《菩薩瓔珞經》卷 3〈8 如來品〉，大正 16，31b17-c1。

<sup>449</sup> 《菩薩瓔珞經》卷 3〈8 如來品〉，大正 16，31c8-33a15。

<sup>450</sup> [原書 p.917 註.67]《菩薩瓔珞經》卷 3（大正 16，31b-33a）；又卷 4（大正 16，38c-39b）。

<sup>451</sup> 《菩薩瓔珞經》卷 13〈37 聞法品〉，大正 16，108c26-109a23。

<sup>452</sup> [原書 p.917 註.68]《菩薩瓔珞經》卷 13（大正 16，108c-109a）；又卷 14（大正 16，125a-126c）。

<sup>453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華雨集第二冊》，p.286：「又依《大寶積經》（24）〈優波離會〉（竺法護所譯，名《佛說決定毘尼經》）說：『於深功德經說治罪法，名決定毘尼，有三十五佛』。這樣，禮敬稱三十五佛名，觀虛空藏菩薩，見菩薩的身相而滅除罪業。」

<sup>454</sup> [原書 p.918 註.69]《決定毘尼經》（大正 12，40c-41a）。

<sup>455</sup> 《大寶積經》卷 90，大正 11，517c13-24。

<sup>456</sup> [原書 p.918 註.70]《第一義法勝經》（大正 17，883b-c）。

<sup>457</sup> [原書 p.918 註.71]《大寶積經》卷 88〈摩訶迦葉會〉（大正 11，507a）。

<sup>458</sup> 《佛說月上女經》卷 1（大正 14，616a29-b4）：「其女往昔造諸善根業因緣故，其身自然著諸天服妙寶衣裳，於其身上出妙光明勝於月照，猶如金色耀其家內，然其父母見彼光故，即為立名稱爲月上。」

<sup>459</sup> [原書 p.918 註.72]《月上女經》卷下（大正 14，620b）。

<sup>460</sup> 詳細內容請參考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3 章〈華嚴法門〉。

<sup>461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3 章〈華嚴法門〉p.1134。

如《大般涅槃經》<sup>462</sup>、《央掘魔羅經》<sup>463</sup>、《長者女菴提遮師子吼了義經》<sup>464</sup>，都提到文殊，但「文殊法門」是被呵責的。

#### 〔四〕《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》

如《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》，是纂集所成的，含有明顯的如來藏說。<sup>465</sup>

#### 〔五〕《如來莊嚴智慧光明入一切佛境界經》

元魏曇摩流支所譯的《如來莊嚴智慧光明入一切佛境界經》（異譯，略），

◎佛為文殊說：「不生不滅者，即是如來」。<sup>466</sup>舉毘琉璃地……大地——九喻，<sup>467</sup>說明如來不生不滅，而現起利益眾生的佛事。

◎又說如來名為法身。如來不生，無名無色……非下非中非上。菩提無根無住……如來如是得菩提——菩提十六義。十六義，與《大集經》〈陀羅尼自在王菩薩品〉相合<sup>468</sup>。

◎《究竟一乘寶性論》，引述了九種譬喻，與菩提十六義<sup>469</sup>，無疑為後期大乘經。

#### 〔六〕《文殊師利問菩提經》

《文殊師利問菩提經》，有四種譯本<sup>470</sup>，體裁與論典相近，與大乘瑜伽者的思想相近。

#### 〔七〕《文殊師利問經》

◎《文殊師利問經》說：「若得食肉者，象龜經，大雲經，指鬘經，楞伽經等諸經，何故悉斷」<sup>471</sup>？

◎這是比《楞伽經》集出更遲的。

#### 〔八〕《文殊師利般涅槃經》

晉聶道真譯《文殊師利般涅槃經》，說到文殊火化時，見文殊的「身內心處，有真金像，結加趺坐，正長六尺，在蓮華上」<sup>472</sup>，也是如來藏說。

#### 〔九〕《大方等大集經》

《大方等大集經》與文殊的關係不深，僅〈海慧菩薩品〉，文殊說佛在菩提樹下，不得一法，並說持經的十種功德<sup>473</sup>。

<sup>462</sup> 《大般涅槃經》卷2，大正12，373c。另請參考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12〈文殊師利法門〉，p.942。

<sup>463</sup> 《央掘魔羅經》卷2，大正2，527a-528b。另請參考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12〈文殊師利法門〉，pp.940~941。

<sup>464</sup> 《長者女菴提遮師子吼了義經》，大正14，963c-964a。另請參考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12〈文殊師利法門〉，p.941。

<sup>465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華雨集第五冊》，p.45：「《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》，是《寶雲經》，《金剛密跡力士經》，《無上依經》的改寫。」另請參考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10章〈般若波羅蜜法門〉，p.609。《如來藏之研究》p.7、p.155。

<sup>466</sup> 《如來莊嚴智慧光明入一切佛境界經》卷1，大正12，240b5。

<sup>467</sup> 【九喻】：毘琉璃寶地、法鼓、大雲雨、大自在梵天王、日光輪、如意寶珠、響、大地、虛空。

<sup>468</sup> [原書 p.918 註.73] 《如來莊嚴智慧光明入一切佛境界經》卷上、下（大正12，240b-247b）。《大方等大集經》卷2〈陀羅尼自在王菩薩品〉（大正13，11c-13b）。

<sup>469</sup> [原書 p.918 註.74] 《究竟一乘寶性論》卷1（大正31，818a-819c）。又卷2（大正31，823a-b、824a）。

<sup>470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13章〈華嚴法門〉，pp.1006~1007：「《文殊師利問菩提經》1卷，姚秦鳩摩羅什譯；及同本異譯的，元魏菩提流支所譯的《伽耶山頂經》，隋毘尼多流支所譯的《象頭精舍經》，唐菩提流志所譯的《大乘伽耶山頂經》。」

<sup>471</sup> [原書 p.918 註.75] 《文殊師利問經》卷上（大正14，493a）。

<sup>472</sup> [原書 p.918 註.76] 《文殊師利般涅槃經》（大正14，481a）。

<sup>473</sup> [原書 p.918 註.77] 《大方等大集經》卷9〈海慧菩薩品〉（大正13，60a-b）。

**〔十〕《大乘善見變化文殊師利問法經》等 3 部**

◎還有趙宋天息災所譯的《大乘善見變化文殊師利問法經》，<sup>474</sup>

◎趙宋法賢所譯的《妙吉祥菩薩所問大乘法螺經》，<sup>475</sup>

◎趙宋施護所譯的《大乘不思議神通境界經》，<sup>476</sup>譯出的時代更遲；

※與初期的「文殊法門」，思想上也有距離，所以都不在本章的論究範圍以內。

---

<sup>474</sup> 《閱藏知津》卷 9(嘉興 32, 15b11): 「佛為文殊說大乘四諦，及三十七品法。」

<sup>475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華雨集第三冊》，pp.239-240: 「473 佛說妙吉祥菩薩所問大乘法螺經—趙宋法賢譯；691 大乘百福相經—唐地婆訶羅譯；692 大乘百福莊嚴經—唐地婆訶羅再譯，三經是同本異譯。……」

<sup>476</sup> 《閱藏知津》卷 9，嘉興 32，15b12-26。

## 第二項、論集出的先後

(p.918~p.928)

### 一、依於上一項的敘述可將文殊經典分為 3 類

初期大乘經，與文殊師利 (Mañjuśrī) 有關的，部類相當的多。依上項所敘述的而加以分類，

◎A. 佛為文殊說的，共 7 部。

◎B. 以文殊為說主，或部分參加問答的，共 28 部，這是「文殊師利法門」的主要依據。

◎C. 偶而提到的，或參預問答而只一節二節的，共 12 部。

※三類合計，共 47 部。除去 C 類，也還有 35 部。

### 二、依綜合觀察看出文殊法門的流演

這些經典的集出，從經典自身去論究，可見是先後不等的。不過，論定集成的先後，雖是應該的、可能的，卻是並不容易的。如依某一事項來區別，那是不一定能正確的；如從幾種事項來綜合觀察，才能不難看出法門流演的大概。這裏，先分別來說：

#### (一) 依傳譯的先後來說

一、依譯為漢文——傳譯的先後來說：這對於經典集成的先後，是有相當意義的。

##### 1、漢代支婁迦讖

##### (1) 所譯出的文殊教典共有 5 部

◎漢代的支婁迦讖 (Lokarakṣa)，已譯出了

◎B 類的《首楞嚴三昧經》(已經佚失)，《阿闍世王經》；

◎A 類的《內藏百寶經》；

◎C 類的《文殊師利問菩薩署經》，《佉真陀羅所問三昧經》——五部。

##### (2) 支讖譯經時期，文殊法門發展已相當完成，並影響其他部類 (C 類)

◎支讖在桓帝，靈帝時譯經，約在西元 170 年前後。

◎從所譯的《首楞嚴三昧經》，《阿闍世王經》來說，文殊法門已發展得相當完成，並已影響到其他 (C 類) 部類了。

##### 2、晉代竺法護

##### (1) 譯經時間長達 43 年

◎特別是晉代的竺法護，

◎從晉太始 2 年 (西元 266) 譯《須真天子經》，

◎到永嘉 2 年 (西元 308) 譯《普曜經》<sup>477</sup>，傳譯的工作，先後長達 43 年。

##### (2) 所譯出的文殊教典共有 25 部，為傳譯文殊教典最多的譯師

◎竺法護是傳譯文殊教典最多的譯師！在他的譯典中，

◎A 類有 2 部：《菩薩行五十緣身經》，《普門品經》。<sup>478</sup>

◎B 類共 19 部：

<sup>477</sup> [原書 p.926 註.1]《出三藏記集》卷 2 (大正 55, 7b)。

<sup>478</sup> 按：若以第一項的內容來看，竺法護所譯的 A 類共三部，此處缺《濟諸方等學經》。

- (1) 《首楞嚴三昧經》，《維摩詰經》，已經佚失了；
- (2) 《文殊支利普超三昧經》，是《阿闍世王經》的再譯；
- (3) 初譯而保存到現在的，還有 16 部。

◎C 類也譯出了《密跡金剛力士經》，《離垢施女經》，《決定毘尼經》——3 部（另有《超日明三昧經》，由聶承遠整治完成）。

◎在三類 47 部經中，竺法護譯出了半數——25 部。尤其是（B 類）文殊為主體的 28 經，竺法護所譯的，竟占三分之二。

### 3、文殊部類的譯出，可分為二期

◎文殊部類的譯出，可分為二期：

#### (1) 前期：竺法護(或同時)及以前所譯的(共 34 部)

◎竺法護（及同時）及以前所譯的，是前期。

◎前期所譯的，共 34 部。這些經典，竺法護所譯的，西元 3 世紀初，也應該已經存在了。

#### (2) 後期：竺法護以後所譯的(共 13 部)

竺法護以後所譯的，是後期，大體是 3 世紀以後所集出的。列表如下：

	前期所譯	後期所譯
A	4	3
B	22	6
C	8	4
合計	34	13

### (二) 依文體來分別

二、依文體——長行或長行與偈頌雜說來分別：

#### 1、原始聖典有長行及雜說 2 類

◎原始聖典的《雜阿含經》，就有長行與長行偈頌雜說的二類。

◎為天（四眾）人（四眾）八眾所作的通俗說法，都是長行與偈頌雜說的。

#### 2、大乘《般若經》及古老的淨土經皆是長行體

◎大乘《般若經》是長行體；

◎古老的淨土經——《阿閼佛國經》，《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》（再譯的《無量清淨平等覺經》，就有偈頌），也是長行。

#### 3、文殊教典初傳出為長行，而後有雜說

◎所以著重深義的文殊教典，可能起初傳出的是長行，而後有長行與偈頌雜說的。

◎從這一假定去觀察，

◎A 類中 7 部是「長行」；《菩薩行方便境界神通變化經》是「雜說」，是「後期」所譯的。

◎B 類中，11 部是長行，17 部是雜說。

◎C 類 12 部中，僅《佛印三昧經》、《文殊師利問菩薩署經》、《惟曰雜難經》——3

部是長行，都是「前期」譯出的。

#### 4、小結：大乘經先有「長行」，後有「雜說」

大乘經先有「長行」，後來有「雜說」，這一發展傾向，顯然是初期大乘流行的實況。

#### (三) 依問答及法數解答來說

三、依問答及法數解答來說：

##### 1、《長阿含·善生經》中之問答，亦以法數來解答

在問答中，或以四法等來解答，如《長阿含經》的《善生經》<sup>479</sup>，就已經如此了。

##### 2、「般若法門」從深義的發揚，傾於敘述的說明（也有運用法數）

大乘佛法的興起，重於深義的發揚，不是敘述、分別解說的。

⊙如《般若經》，「下品般若」只說到誹謗般若的（二緣）四因緣<sup>480</sup>；

⊙到了「中品般若」，就有十八空，百八三昧；四十二字門，受持二十功德<sup>481</sup>；十住地，一一地有多少法等<sup>482</sup>。

※這表示了「般若法門」，從深悟而傾於敘述說明了。

##### 3「文殊法門」含有二重性——（1）依勝義法界說；（2）依世俗安立數法說

###### （1）依勝義法界說，不需要「數法」

「文殊師利法門」的問答，是誘導的，啟發的。對於所問的，或要對方反觀自己，或給予否定，與「原始般若」大體相同。或以非常的語句<sup>483</sup>，引入出格的深悟。這不是敘述的，分別解說的，也就不需要「數法」的。

###### （2）為適應一般需要，漸漸應用「數法」

但在「文殊法門」的開展中，適應一般的需要，也漸漸的應用了「數法」。

所以在與文殊有關的經典中，每含有二重性——

⊙（文殊的）依勝義法界說；

⊙依世俗安立（「數法」）說。

##### A、文殊法門中，有「法數」的經典相當多

⊙依此來觀察：

⊙A 類 7 部中，《內藏百寶經》，《菩薩行五十緣身經》，《普門品經》（以上是前期所譯），《不定入定入印經》——4 部是沒有「數法」的；其他的 3 部有「數法」。

⊙B 類 28 部中，《文殊師利淨律經》，《寶積三昧文殊師利菩薩問法身經》，《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》，《大淨法門經》（以上是前期譯）；《諸法無行經》，《文殊所說般若波羅蜜經》，《法界體性無分別經》，《文殊師利巡行經》——8 部經是沒有「數法」的。其他 20 部，都有「數法」，以 32 為最高數。

⊙C 類不屬「文殊法門」，而是受到「文殊法門」影響的。

12 部中，《佛印三昧經》，《文殊師利問菩薩署經》，《惟曰雜難經》（以上是前期所譯）；《月上女經》，《第一義法勝經》——5 部是沒有「數法」的。

<sup>479</sup> [原書 p.921 註.2]《長阿含經》卷 11《善生經》（大正 1，70b-72a）。

<sup>480</sup> [原書 p.921 註.3]《道行般若經》卷 3（大正 8，441c）。

<sup>481</sup> [原書 p.921 註.4]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 5（大正 8，250b-253b、256a-b）。

<sup>482</sup> [原書 p.921 註.5]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 6（大正 8，256c-259c）。

<sup>483</sup> [原書 p.921 註.6]這是「密語」，是「正言若反」，「反常合道」的超常手法。

**B、從 B 類及 C 類數法之增多，可了知法門的開展**

**(A) 佛為文殊說及文殊所說的，只是很小部分**

B 類 20 部，C 類 7 部——有「數法」的經典，雖數目不一，確是有眾多「數法」的。

**a、佛為文殊所說的「數法」——僅 3 部**

◎然佛為文殊說的「數法」，僅

- ◎《正法華經》的四安樂行<sup>484</sup>。
- ◎《無希望經》的菩薩行（二種）六法，能安住一切功德；說法比丘得二十功德<sup>485</sup>。
- ◎《菩薩瓔珞經》的四果報行，四神足行，四種四聖諦<sup>486</sup>。

**b、文殊所說的「數法」——僅 7 部**

◎文殊所說的「數法」，如

- ◎《首楞嚴三昧經》，十法行名為福田（龍樹所引用的，僅有這部經）<sup>487</sup>。
- ◎《如幻三昧經》的成就二十事，能得破毀魔場三昧；四法能得三昧<sup>488</sup>。
- ◎《文殊師利現寶藏經》，菩薩三十二功德鎧；增上慢有二<sup>489</sup>。
- ◎《等集眾德三昧經》的四法無畏，四不思議，四無盡，行四法<sup>490</sup>。
- ◎《無極寶三昧經》的九法寶<sup>491</sup>。
- ◎〈大神變會〉說五十六智<sup>492</sup>。
- ◎〈善德天子會〉的四法能攝一切善法——八法，都由八法而入；三種樂……波羅蜜三伴助（上二部的譯出極遲）<sup>493</sup>。

**c、小結：證明「文殊師利法門」的特性，是不重「數法」的**

B 類與 C 類，有「數法」的共 27 部，「數法」的確是相當多的，但極大部分，是佛為其他菩薩說的，或其他菩薩說的。佛為文殊說及文殊所說的，只是很小部分，這可以證明「文殊師利法門」的特性，是不重「數法」的。

**(B)「數法」的增多，是以四法為因襲與發展**

◎這些「數法」是漸漸的增多起來，有一項是可以舉例說明的，如有關菩薩事，佛都以四法來解答。

- ◎西晉失譯的《太子和（應該是「私」字的誤寫）休經》，問菩薩八事；
- ◎《須摩提菩薩經》問十事；
- ◎《離垢施女經》問十八事；
- ◎《持心梵天所問經》問二十事；
- ◎《侏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》問三十二事；

<sup>484</sup> [原書 p.922 註.7]《正法華經》卷 7（大正 9，107b-109c）。

<sup>485</sup> [原書 p.922 註.8]《無希望經》（大正 17，776c、780c）。

<sup>486</sup> [原書 p.922 註.9]《菩薩瓔珞經》卷 3（大正 16，31c-33a）；又卷 4（大正 16，38c-39b）。

<sup>487</sup> [原書 p.922 註.10]《首楞嚴三昧經》卷下（大正 15，641b）。

<sup>488</sup> [原書 p.922 註.11]《如幻三昧經》卷上（大正 12，141b-c）。

<sup>489</sup> [原書 p.922 註.12]《文殊師利現寶藏經》卷下（大正 14，461a-b、464b）。

<sup>490</sup> [原書 p.922 註.13]《等集眾德三昧經》卷下（大正 12，987a-b）。

<sup>491</sup> [原書 p.922 註.14]《無極寶三昧經》卷下（大正 15，515c-516a）。

<sup>492</sup> [原書 p.922 註.15]《大寶積經》卷 87〈大神變會〉（大正 11，497c-498a）。

<sup>493</sup> [原書 p.922 註.16]《大寶積經》卷 101〈善德天子會〉（大正 11，569b-570a）。



◎《須真天子經》也問三十二事<sup>494</sup>。

◎所問的菩薩事，內容是有共同性的，都以四法來解答，很可以作為因襲與發展的說明。

◎B 類的「數法」，以三十二為最高數；

◎C 類有三十二數，更有六十四與八十的<sup>495</sup>，受文殊法門影響的經典，顯然有了進一步的發展。

#### （四）依明咒有無說

◎咒——明咒，在大乘深義的闡揚中，本是「文殊法門」所不會重視的。不過遲一些集出的經典，為了適應世俗，漸漸的融攝了「護咒」。

◎如 A 類 7 經，是沒有咒語的。

◎B 類 28 經中，僅《持心梵天所問經》，《無希望經》，《正法華經》，《大寶積經》的〈善德天子會〉——四部經有護法、護人的護咒<sup>496</sup>。

◎C 類 12 經中，僅《密跡金剛力士經》，《侏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》<sup>497</sup>——2 部經有護咒；這二部經，是為夜叉（yakṣa）、緊那羅（kinara）說法的。

※有咒法或沒有，也可以作為「文殊法門」發展先後的區別。

### 三、論定文殊經典的年代

#### （一）三類 47 部經，以譯出等四事來綜合分別

三類 47 部，以譯出等四事來綜合分別，如下表：

	前期所譯				後期所譯			
	長行		雜說		長行		雜說	
	直說	數法	直說	數法	直說	數法	直說	數法
A	3	1			1	1		1
B	3	5	1	13	2	1	2	1
附記				咒法 3			咒法 1	
C	3			5			2	2
附記				咒法 2				

#### （二）A、B 二類擇取 18 部經，以長行為先、雜說與數法為次來分別

◎代表文殊法門的經典，在 A、B 二類中，擇取以文殊為主體，或文殊參與論答而有重要性的 18 部經，約長行為先，雜說與數法為次來分別。

<sup>494</sup> [原書 p.923 註.17]《太子私（和？）休經》（大正 12，155a-c）；《須摩提菩薩經》（大正 12，76b-77c）；《離垢施女經》（大正 12，93c-96a）；《持心梵天所問經》卷 1（大正 15，3a-c）；《侏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》卷上（大正 15，349c-351a）；《須真天子經》卷 1（大正 15，96c-101b）。

<sup>495</sup> [原書 p.923 註.18]《侏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》卷上，八十寶（大正 15，353a-354a）；《超日明三昧經》卷上，八十行（大正 15，532b-c）。

<sup>496</sup> [原書 p.923 註.19]《持心梵天所問經》卷四（大正 15，31a-b）；《無希望經》（大正 17，781a）；《正法華經》卷 10（大正 9，130a-b）；《大寶積經》卷 101〈善德天子會〉（大正 11，569a）。

<sup>497</sup> [原書 p.923 註.20]《大寶積經》卷 10〈密跡金剛力士會〉（大正 11，58a-c）；《侏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》卷下（大正 15，367a）。

◎但這是說，起初是長行，其後雖仍有長行的集出，只是雜說與數法的經典，大大增多起來。

**1、依此來分別，約可分為三期**

◎依此來分別，約可分為三期：

- ⊙初期與「下品般若」相當（西元 50 年前）；
- ⊙中期與「中品般若」相當（西元 50-150）；
- ⊙後期與「上品般若」相近（西元 150-200 頃）。

試列舉經名如下：

經典		長行		雜說	
		直說	數法	直說	數法
初期	《內藏百寶經》	○			
	《菩薩行五十緣身經》	○			
中期	《普門品經》	○			
	《寶積三昧文殊師利菩薩問法身經》	○			
	《阿闍世王經》		○		
	《首楞嚴三昧經》		○		
	《諸佛要集經》		○		
	《如幻三昧經》				○
	《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》				○
晚期	《文殊師利淨律經》	○			
	《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》	○			
	《大淨法門經》			○	
	《須真天子經》				○
	《魔逆經》		○		
	《文殊師利現寶藏經》				○
	《維摩詰經》				○
	《濟諸方等學經》		○		
	《集一切福德三昧經》		○		
總計		6	6	1	5

**2、竺法護傳譯以後，遲到唐代的譯師，對文殊法門的重要教典，也還在傳譯**

竺法護傳譯以後，遲到唐代的譯師，對文殊法門的重要教典，也還在傳譯出來（可能有的早已存在，只是譯出遲一些）。如《諸法無行經》，《文殊所說般若波羅蜜經》，《法界體性無分別經》，《文殊師利巡行經》，《大寶積經》的〈大神變會〉，〈善德天子會〉都是。

		經名	譯者	異譯	譯者
佛為文殊說的7部	較早譯出的4部	1.《內藏百寶經》1卷	漢支婁迦讖	—	—
		2.《菩薩行五十緣身經》1卷	晉竺法護	—	—
		3.《普門品經》1卷	晉竺法護	《大寶積經·文殊師利普門會》1卷	唐菩提流志
		4.《濟諸方等學經》1卷	晉竺法護	《大乘方廣總持經》1卷	隋毘尼多流支
	較晚譯出的3部	5.《不必定入定入印經》1卷	元魏瞿曇般若流支	《入定不定印經》1卷	唐義淨
		6.《力莊嚴三昧經》3卷	隋那連提耶舍	—	—
		7.《菩薩行方便境界神通變化經》3卷	宋求那跋陀羅	《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》10卷	元魏菩提流支
以文殊為主體或參加部分問答的經典共28部	以長行為體裁共11部	1.《阿闍世王經》2卷	漢支婁迦讖	《文殊支利普超三昧經》3卷	晉竺法護
				《未曾有正法經》6卷	趙宋法天
				《放鉢經》1卷	晉失譯
		2.《魔逆經》1卷	晉竺法護	—	—
		3.《文殊師利淨律經》1卷	晉竺法護	《清淨毘尼方廣經》1卷	姚秦鳩摩羅什
				《寂調音所問經》1卷	宋法海
		4.《寶積三昧文殊師利菩薩問法身經》1卷	失譯	《入法界體性經》1卷	隋闍那崛多
			安世高		
		5.《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》2卷	傳為宋翔公	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·那伽室利分》	唐玄奘
		6.《文殊師利所說般若波羅蜜經》1卷	梁僧伽婆羅	《大寶積經·文殊說般若會》2卷	梁曼陀羅仙
				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·曼殊室利分》2卷	唐玄奘
		7.《法界體性無分別經》2卷	梁曼陀羅	—	—
		8.《大寶積經·善德天子會》1卷	唐菩提流志	—	—

長行、偈頌雜出的共14部	部分文殊所說共3部	1.《首楞嚴三昧經》 → 現存《首楞嚴三昧經》2卷	後漢支婁迦讖初譯 姚秦鳩摩羅什	— —	— —
		2.《諸佛要集經》	晉竺法護	—	—
		3.《等集眾德三昧經》3卷	晉竺法護	《集一切福德三昧經》3卷	姚秦鳩摩羅什
	以文殊為主體共3部	1.《文殊師利現寶藏經》2卷	晉竺法護	《大方廣寶篋經》3卷	宋求那跋陀羅
		2.《如幻三昧經》2卷	晉竺法護	《聖善住意天子所問經》3卷	魏毘目智仙共般若流支
				《善住意天子經》4卷	隋達磨笈多
		3.《文殊師利巡行經》1卷	魏菩提流支	《文殊尸利行經》1卷	隋闍那崛多
	部分文殊所說共11部	1.《慧印三昧經》1卷	吳支謙	《如來智印經》1卷	宋失譯
				《大乘智印經》5卷	趙宋智吉祥等
		2.《須真天子經》4卷	晉竺法護	—	—
		3.《須摩提菩薩經》1卷	晉竺法護	《大寶積經·妙慧童女會》	唐菩提流志
				《須摩提菩薩經》1卷	姚秦鳩摩羅什
		4.《大淨法門經》1卷	晉竺法護	《大莊嚴法門經》2卷	隋那連提耶舍
		5.《弘道廣顯三昧經》4卷	晉竺法護	—	—
		6.《無極寶三昧經》2卷	晉竺法護	《寶如來三昧經》2卷	東晉祇多蜜
		7.《諸法無行經》2卷	姚秦鳩摩羅什	《諸法本無經》3卷	隋闍那崛多
				《大乘隨轉宣說諸法經》3卷	趙宋紹德等
		8.《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》2卷	晉竺法護	《文殊師利授記經》3卷	唐實叉難陀
				《大聖文殊師利菩薩佛剎功德莊嚴經》3卷	唐不空
		9.一、《維摩詰經》2卷	吳支謙	—	—
		二、《維摩詰所說經》3卷	姚秦鳩摩羅什	—	—
		三、《說無垢稱經》6卷	唐玄奘	—	—

文殊未參預而被提到，或部分論說的共12部		10.《阿惟越致遮經》3卷	晉竺法護	《不退轉法輪經》4卷	北涼失譯
				《廣博嚴淨不退轉輪經》6卷	宋智嚴
		11.《大寶積經·大神變會》2卷	唐菩提流志	《商主天子所問經》1卷（部分）	隋闍那崛多
	長行、偈頌、神咒雜出共3部	1.《持心梵天所問經》4卷	晉竺法護	《思益梵天所問經》4卷	姚秦鳩摩羅什
		2.《無希望經》1卷	晉竺法護	《勝思惟梵天所問經》6卷	元魏菩提流支
		3.一、《正法華經》10卷	晉竺法護	—	—
		二、《妙法蓮華經》7卷	姚秦鳩摩羅什	—	—
		三、《添品妙法蓮華經》7卷	隋闍那崛多等	—	—
		《薩曇分陀利經》1卷〈見寶塔品〉的別譯	失譯	—	—
	未參預而被提到共5部	1.《佛印三昧經》1卷	傳為漢安世高	—	—
		2.《文殊師利問菩薩署經》1卷	漢支婁迦讖	—	—
		3.《佉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》3卷	漢支婁迦讖	—	—
		4.《密跡金剛力士經》7卷	晉竺法護	《如來不思議秘密大乘經》20卷	趙宋法護
		5.《惟曰雜難經》1卷	傳為吳支謙	—	—
	部分論說共7部	6.《離垢施女經》1卷	晉竺法護	—	—
		7.《超日明三昧經》2卷	晉竺法護譯 聶承遠整理刪定	—	—
		8.《菩薩瓔珞經》14卷	姚秦竺佛念	—	—
		9.《決定毘尼經》1卷	晉竺法護	—	—
		10.《第一義法勝經》1卷	元魏瞿曇般若流支	—	—
		11.《大寶積經·摩訶迦葉會》2卷	元魏月婆首那	—	—
		12.《月上女經》2卷	隋闍那崛多	—	—

12.1.2 「第十二章、文殊法門：第一節，第二項」（補充）

釋圓波製表

（講義，p.54）

	前期所譯（竺法護及以前所譯）			後期所譯（竺法護以後所譯）		
A（佛為文殊說的）	4 部			3 部		
	1	《內藏百寶經》[長・直]	漢支婁迦識	1	《不必定入定入印經》	元魏般若流支
	2	《菩薩行五十緣身經》[長・直]	晉竺法護	2	《力莊嚴三昧經》	隋那連提黎耶舍
	3	《普門品經》[長・直]	晉竺法護	3	《菩薩行方便境界神通變化經》	宋求那跋陀羅
	4	《濟諸方等學經》[長・數]	晉竺法護			
B（以文殊為說主，或部分參加問答的，是「文殊師利法門」的主要依據）	22 部			6 部		
	1	《阿闍世王經》[長・數]	漢支婁迦識譯	1	《文殊師利所說般若波羅蜜經》	梁僧伽婆羅
	2	《魔逆經》[長・數]	晉竺法護譯	2	《法界體性無分別經》	梁曼陀羅
	3	《文殊師利淨律經》[長・直]	晉竺法護譯	3	《大寶積經》卷 101〈善德天子會〉	唐菩提流志
	4	《寶積三昧文殊師利菩薩問法身經》 [長・直]	安世高譯 <sup>1</sup>	4	《文殊師利巡行經》	魏菩提流支
	5	《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》 <sup>2</sup> [長・直]	傳為宋翔公譯 <sup>3</sup>	5	《諸法無行經》	姚秦鳩摩羅什
	6	《首楞嚴三昧經》[長・數]	後漢支婁迦識初	6	《大寶積經》卷 86・87〈大神變會〉	唐菩提流志
	7	《諸佛要集經》[長・數]	晉竺法護			
	8	《等集眾德三昧經》	晉竺法護			
	9	《文殊師利現寶藏經》[雜・數]	晉竺法護			
	10	《如幻三昧經》[雜・數]	晉竺法護			
	11	《慧印三昧經》	吳支謙			
	12	《須真天子經》[雜・數]	晉竺法護			
	13	《須摩提菩薩經》	晉竺法護			
	14	《大淨法門經》[雜・直]	晉竺法護			

<sup>1</sup> 依譯文，可能是漢代的譯品（「法身」是「法界」的古譯）。

<sup>2</sup> 印順導師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p.607-608：「從《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》的譯語來說，雖相當的流暢明白，但譯如是我聞為「聞如是」，文殊師利為「濡首」，緊那羅為「真陀羅」，無生法忍為「無所從生法樂之忍」等，有晉代（羅什以前）譯品的特徵，不可能是宋譯。也許因為這樣，《歷代三寶紀》才有嚴佛調譯的臆說。這是東晉，近於羅什時代的「失譯」。在古代，這部經是沒有作為「般若部」的。這是初期的大乘經，思想近於般若，而並非以般若為主題的。」

<sup>3</sup> 傳為宋翔公譯。依譯文來說，近於晉代的翻譯。

	15	《弘道廣顯三昧經》	晉竺法護	
	16	《無極寶三昧經》	晉竺法護	
	17	《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》[雜・數]	晉竺法護	
	18	《維摩詰經》[雜・數]	吳支謙	
	19	《阿惟越致遮經》	晉竺法護	
	20	《持心梵天所問經》	晉竺法護	
	21	《無希望經》	晉竺法護	
	22	《正法華經》	晉竺法護	
C（偶而提到的，或參預問答而只一節二節的）	<b>8 部</b>			<b>4 部</b>
	1	《佛印三昧經》	譯者不明 <sup>4</sup>	1 《菩薩瓔珞經》 姚秦竺佛念
	2	《文殊師利問菩薩習經》	漢支婁迦讖	2 《第一義法勝經》 元魏瞿曇般若流支
	3	《佉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》	漢支婁迦讖	3 《大寶積經》卷 88・89〈摩訶迦葉會〉 元魏月婆首那
	4	《密跡金剛力士經》 <sup>5</sup>	晉竺法護	4 《月上女經》 隋闍那崛多
	5	《惟曰雜難經》	傳說為吳支謙	
	6	《離垢施女經》	晉竺法	
	7	《超日明三昧經》	晉竺法護 <sup>6</sup>	
	8	《決定毘尼經》	晉竺法護	
合計	<b>34 部</b>			<b>13 部</b>

（講義，p.57）

李滋恆製表

	前期所譯				後期所譯			
	長行		雜說		長行		雜說	
	直說	數法	直說	數法	直說	數法	直說	數法
A	3 《內藏百寶經》，	1 《濟諸方等學經》			1 《不必定入定入	1 《力莊嚴三昧		1 《菩薩行方便境界

<sup>4</sup> 《出三藏記集》編在「新集續撰失譯雜經錄」，譯者不明。自《歷代三寶紀》以來，傳說為漢安世高譯。

<sup>5</sup> 編入《大寶積經》卷 8-14〈密跡金剛力士會〉。

<sup>6</sup> 晉竺法護譯出，由聶承遠整理刪定。

第十二章，第一節（補充講義）

	《菩薩行五十緣身經》，《普門品經》				印經》	經》		神通變化經》
B	3 《文殊師利淨律經》，《寶積三昧文殊師利菩薩問法身經》，《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》	5 《阿闍世王經》，《魔逆經》，《首楞嚴三昧經》，《諸佛要集經》，《等集眾德三昧經》	1 《大淨法門經》	13 《文殊師利現寶藏經》，《如幻三昧經》，《慧印三昧經》，《須真天子經》，《須摩提菩薩經》，《弘道廣顯三昧經》，《無極寶三昧經》，《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》，《維摩詰經》，《阿惟越致遮經》，《持心梵天所問經》，《無希望經》，《正法華經》	2 《文殊師利所說般若波羅蜜經》，《法界體性無分別經》	1 《大寶積經》卷 101〈善德天子會〉	2 《文殊師利巡行經》，《諸法無行經》	1 《大寶積經》卷 86・87〈大神變會〉
附記				咒法 3 《持心梵天所問經》，《無希望經》，《正法華經》		咒法 1 <sup>7</sup> 《大寶積經》卷 101〈善德天子會〉	※	
C	3 《佛印三昧經》，《文殊師利問菩薩署經》，《惟曰雜難經》			5 《密跡金剛力士經》，《佉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》，《離垢施女經》，《超日明三昧經》，《決定毘尼經》			2 《月上女經》，《第一勝義法經》	2 《菩薩瓔珞經》 《大寶積經》卷 88・89〈摩訶迦葉會〉
附記				咒法 2 《密跡金剛力士經》，《佉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》				

<sup>7</sup> 在原書上，〔咒法 1〕這一格，是在※這個位置，因為它是有法數的，故建議往左移一格。



## 第二節、文殊法門的特色

### 第一項、文殊及其學風

(p.928-945)

上開下仁法師指導

(壹同) 釋振嚴、釋傳法合編

2012/2/28

#### 一、文殊的傳說

##### (一) 傳說文殊來自東方或南方，晚期更有下方及東北方

##### 1、文殊與彌勒為菩薩的上首，而獨彌勒為釋迦會上的唯一菩薩

在多數的大乘經中，文殊師利（或譯「尸利」Mañjuśrī）與彌勒（Maitreya）菩薩，為菩薩眾的上首。彌勒是《阿含經》<sup>1</sup>以來，部派佛教所公認的，釋迦會上的唯一菩薩。

##### 2、文殊於初期大乘經中傳說來自他方

##### (1) 初期的傳說

##### A、東方

##### (A) 經典所載

而文殊，在初期大乘經中，傳說是他方來的，

◎如《文殊師利淨律經》（大正 14，448b）說：「東方去此（娑婆世界）萬佛國土，世界名寶氏，佛號寶英如來。……文殊在彼，為諸菩薩大士之倫<sup>2</sup>，宣示不及」<sup>3</sup>。文殊是東方世界的菩薩，是應釋尊的感召而到此土來的。

◎《文殊師利現寶藏經》也說：文殊(929)「從寶英如來佛國而來」；異譯《大方廣寶篋經》，作「從寶王世界，寶相佛所來」<sup>4</sup>。趙宋譯出的《大乘不思議神通境界經》，作「東方大寶世界、寶幢佛剎中，所住妙吉祥菩薩」<sup>5</sup>。

※「寶英」是「寶相」、「寶幢」的異譯，原語應該是 Ratnaketu。

※「寶氏」，或譯作「寶主」、「寶王」、「寶住」（「住」，疑是「主」的誤寫），「大寶」，是文殊所住的，東方世界的名稱。

##### (B) 多氏《印度佛教史》所載

多氏《印度佛教史》說：文殊師利現比丘相，來到歐提毘舍（Oḍiṇiśa）旃陀羅克什達（Candrarakṣita）的家中<sup>6</sup>。據《印度佛教史》，歐提毘舍為東方三大地區的一區<sup>7</sup>。這也暗示著文殊師利（所傳法門），是與東方有關的。

##### B、南方

<sup>1</sup> 《中阿含經》〈王相應品〉《說本經》卷 13，大正 1，508c9-511c12。

<sup>2</sup> 倫：輩；類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一）》，p.1509）

<sup>3</sup> [原書 p.942，註 1] 異譯《清淨毘尼方廣經》，作「寶主佛國」、「寶相如來」（大正 24，1075c）。《寂調音所問經》，作「寶住世界」、「寶相如來」（大正 24，1081a）。

<sup>4</sup> [原書 p.942，註 2] 《文殊師利現寶藏經》卷下（大正 14，460a）。《大方廣寶篋經》卷中（大正 14，474a）。

<sup>5</sup> [原書 p.942，註 3] 《大乘不思議神通境界經》卷上（大正 17，923a）。

<sup>6</sup> [原書 p.942，註 4] Tāranātha《印度佛教史》（寺本婉雅日譯本 p.96）。

<sup>7</sup> [原書 p.942，註 5] Tāranātha《印度佛教史》（寺本婉雅日譯本 p.352）。

支謙所譯的《惟曰雜難經》，說南方「有最尊菩薩，字文殊斯利」<sup>8</sup>。

### C、小結

歐提毘舍即現在的奧里薩<sup>9</sup>（Orissa），地在印度東方與南方的中間；如《大唐西域記》，就是劃屬南印度的。

文殊師利從東方（也可說南方）來，是初期大乘經的一致傳說。

### （2）遲一些的傳說

遲一些，

◎《弘道廣顯三昧經》說：文殊所住的，寶英如來的寶飾世界，在下方<sup>10</sup>。

◎《華嚴經》說：文殊師利住在東北方的清涼山<sup>11</sup>。

※從此，秘密大乘所傳的《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》，《文殊師利法寶藏陀羅尼經》，也都說文殊在東北方了<sup>12</sup>。

### （二）初期大乘經中的文殊是現出家比丘相的

從東方來的文殊師利，是現出家比丘相的。

#### 1、舉例說明

◎如《文殊師利現寶藏經》說：在安居期間，文殊「不現佛邊，亦不見在眾僧，亦不見在請會，亦不在說戒中」，卻在「王宮采女中，及諸淫女、小兒之中三月」，所以大迦葉（Mahākāśyapa）要「搥<sup>13</sup>毆[椎]」，將文殊驅擯出去<sup>14</sup>。這表示了(930)文殊是出家比丘，但不守一般的律制。依經說，這是「文殊師利童子，始初至此娑婆世界」<sup>15</sup>。

◎還有可以論證文殊是現出家相的，如文殊到喜信淨世界光英如來處，在虛空中，作大音聲。光英佛的弟子問佛：「誰為比丘色像，出大音聲」<sup>16</sup>？

◎《文殊支利普超三昧經》說：文殊與大迦葉，應阿闍世（Ajatāśatru）王宮的供養，迦葉讓（「著衣持鉢」的）文殊先行<sup>17</sup>。

◎《離垢施女經》中，「八菩薩及八弟子[聲聞]，明旦，著衣持鉢，入城分衛」<sup>18</sup>，文殊是八菩薩之一。

◎《大般若經》〈那伽室利分〉<sup>19</sup>說：「妙吉祥菩薩摩訶薩，於日初分，著衣持鉢，……」

<sup>8</sup> [原書 p.942，註 6] 《惟曰雜難經》（大正 17，609b）。

<sup>9</sup> 印順導師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.397：「印度東方值得注意的，多氏《印度佛教史》中的歐提毘舍，古稱烏荼，就是現在的奧里薩。《西域記》說：多學大乘法，外道也不少。」

<sup>10</sup> [原書 p.942，註 7] 《弘道廣顯三昧經》卷 3（大正 15，501c）。

<sup>11</sup> [原書 p.943，註 8] 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29〈住處品〉（大正 9，590a）。

<sup>12</sup> [原書 p.943，註 9] 《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》卷 1（大正 20，835a）。《文殊師利法寶藏陀羅尼經》（大正 20，791c）。

<sup>13</sup> 搥〔ㄗㄨㄚˊ〕：擊，敲打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六）），p.839

<sup>14</sup> [原書 p.943，註 10] 《文殊師利現寶藏經》卷下（大正 14，460a-b）。《大方廣寶篋經》卷中（大正 14，474a）。

<sup>15</sup> [原書 p.943，註 11] 《大方廣寶篋經》卷中（大正 14，474a）。

<sup>16</sup> [原書 p.943，註 12] 《文殊師利現寶藏經》卷上（大正 14，456a）。

<sup>17</sup> [原書 p.943，註 13] 《文殊支利普超三昧經》卷中（大正 15，419c）。

<sup>18</sup> [原書 p.943，註 14] 《離垢施女經》（大正 21，89c）。

<sup>19</sup> 參閱印順導師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第十章，p.607-608。

入此室羅筏城巡行乞食」<sup>20</sup>。

◎《文殊師利般涅槃經》說：文殊「唯於我（佛）所出家學道，……作比丘像」<sup>21</sup>。

## 2、結

從初期大乘經看來，東方來的文殊師利，確定是出家的比丘。

## 二、文殊法門的學風

文殊師利從東方來，留著沒有回去<sup>22</sup>。文殊贊助了釋尊的教化，也獨當一面的弘法，成為初期大乘的一大流！

### （一）文殊法門的特色

#### 1、文殊法門的表現方式

「文殊師利法門」，與釋尊的（傳統的，大乘的）佛法，在應機開示，表達佛法的方式上，是有顯著差別的。文殊師利是從寶氏世界、寶英佛那邊來的。寶英佛那邊的佛法，與此土釋尊的佛法不同<sup>23</sup>，

#### （1）重第一義諦，重無差別，重不退轉

◎如《清淨毘尼方廣經》（大正 24，1076b、1080b）說：

「彼諸眾生，重第一義諦，非重世諦」<sup>24</sup>。

「（此土所說）一切言說，皆是戲論，是差別說，呵責結使說。世尊！寶相佛土無有是說，純明菩薩不退轉說，無差別說」。（931）

大乘經的文殊法門，就是寶相佛土那樣的，重第一義諦，重無差別，重不退轉的法門。

#### （2）依勝義，依法界，依解脫

◎〈那伽室利分〉說：「尊者所說，皆依勝義」。

◎《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》說：「濡首諸所可說，彼之要言，但說法界」。

◎《決定毘尼經》說：「文殊師利所說之法，依於解脫」<sup>25</sup>。

※依勝義，依法界，依解脫，文殊法門的特色，與《清淨毘尼方廣經》所說的，完全符合。

#### 2、與聲聞乘不同

「文殊師利法門」，不是釋尊那樣的，依眾生現前的身心活動——蘊、處、界、緣起，次第的引導趣入；是依自己體悟的勝義、法界、解脫，直捷的開示，使人也能當下

<sup>20</sup> [原書 p.943，註 15] 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 576〈那伽室利分〉（大正 7，974c）。

<sup>21</sup> [原書 p.943，註 16] 《文殊師利般涅槃經》（大正 14，480c）。

<sup>22</sup> [原書 p.943，註 17] 《清淨毘尼方廣經》（大正 24，1080b-1081a）。

<sup>23</sup> （1）印順導師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.92：「初期大乘」的依勝義諦說，如《佛說文殊師利淨律經》（大正 14，448c）說：「彼土眾生，了真諦義以為元首，不以緣合為第一也」。異譯《清淨毘尼方廣經》作：「彼佛刹土，不知（苦）斷（集），不修（道）證（滅，以上是四諦）；彼諸眾生重第一義諦，非重世諦」。文殊師利菩薩是從東（南）方世界來的，那邊的佛法，以了達真諦——勝義諦為先，不如此土的佛法，以緣起（四諦，世俗諦）為先要的。「此土」，是釋尊以來傳統的「佛法」；文殊所宣揚的「彼土」佛法，就是出現於東南印度的「大乘」。

（2）印順導師《空之探究》，p.149。

<sup>24</sup> [原書 p.943，註 18] 異譯《文殊師利淨律經》說：「彼土眾生，了真諦義以為元首，不以緣合為第一也」（大正 14，448c）。

<sup>25</sup> [原書 p.943，註 19] 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 576〈那伽室利分〉（大正 7，975a）。《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》卷下（大正 8，746a）。《決定毘尼經》（大正 12，41a）。

悟入的。這可說是聲聞與大乘的不同，如《文殊師利現寶藏經》說：「向者世尊說弟子[聲聞]事，願今上人說菩薩行」<sup>26</sup>！文殊所說的菩薩法，在（代表傳統佛教的）比丘們聽起來，是覺得與（向來所學的）佛法不合的，<sup>27</sup>所以《文殊師利巡行經》（大正 14，511a）說：

「五百諸比丘眾……作如是言：我不用見文殊師利童子之身，我不用聞文殊師利童子名字。隨何方處，若有文殊師利童子住彼處者，亦應捨離。何以故？如是文殊師利童子，異我梵行，是故應捨」。

「梵行」，是釋迦佛開示學眾所修的。文殊所說的不同，那當然要捨離而去了。

### 3、與一般敘述、分別說明的大乘法不同

在大乘經中，釋尊當然也是說大乘法，然與文殊所說的，每有不同的情形。

#### （1）例一：三種神變

如佛說三種神變——「說法、教誡、神通」；文殊說更殊勝的神變：「若如來於一切法不可說，無文字，無名相，乃至離心意(932)識，一切語言道斷，寂靜照明，而以文字語言宣說顯示，是名諸佛最大神變」。「於一切法所有言說，悉名神變。……一切言說實無所說，名大神變」<sup>28</sup>。

#### （2）例二：菩薩三十二事

如佛以四法，分別解答菩薩三十二事；文殊再答三十二事，卻不用分別解答的方法<sup>29</sup>。

#### （3）不作正面答復，而由佛代文殊說

如師子步雷音菩薩問文殊：「久如當成無上正真之道」<sup>30</sup>？「發意久如應發道心」<sup>31</sup>？文殊師利一再反詰而不作正面答復。為什麼不說？佛以為：「文殊師利在深妙忍，所入深忍，不逮得道[菩提]，亦不得佛，復不得心，以無所得故不說」<sup>32</sup>；還是由佛代文殊說。<sup>33</sup>

### 4、小結

總之，使人感覺到的，文殊法門的表現方式，與聲聞法不同，也與一般敘述、分別說明的大乘法不同。

## （二）文殊法門的獨到風格

### 1、語句的突出

「文殊法門」的獨到風格，在語言表達上，是促使對方反觀的，或反詰的、否定的。超越常情的語句，每使人震驚，

#### （1）舉經

<sup>26</sup> [原書 p.944，註 20] 《文殊師利現寶藏經》卷上（大正 14，452b）。

<sup>27</sup> 印順導師《中觀今論》，p. 29：「《文殊師利淨律經》說：「彼土眾生了真諦義以為元首，不以緣合為第一也」。這雖在說明彼土與此土的立教方式不同，實即說明了佛教的原有體系——一般聲聞學者，是以緣起因果生滅為出發的；應運光大的大乘學，是以本不生滅的寂滅無為（緣起性）為出發的。」

<sup>28</sup> [原書 p.944，註 21] 《大寶積經》卷 86〈大神變會〉（大正 11，492c-493c）。

<sup>29</sup> [原書 p.944，註 22] 《須真天子經》卷 2（大正 15，101c-102b）。

另參閱印順導師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第十二章，p.897。

<sup>30</sup> 《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》卷 1（大正 11，895c25）。

<sup>31</sup> 《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》卷 2（大正 11，896b26-27）。

<sup>32</sup> [原書 p.944，註 23] 《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》卷下（大正 11，896c）。

<sup>33</sup> 參閱印順導師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第十二章，p.989。

◎如《阿闍世王經》卷下（大正 15，400b）說：

「飯事既訖，阿闍世則取一机<sup>34</sup>，坐文殊師利前。自白言：願解我狐疑！文殊師利則言：若恆邊沙等佛，不能為若說是狐疑！阿闍世應時驚怖，從机而墮」。

阿闍世王造了殺父的逆罪，想到罪惡的深重，內心非常疑悔不安，所以請文殊說法，希望能解脫內心的疑悔（也就是出罪了）。文殊卻對他說：不要說我文殊，就是數等恆河沙的佛，也不可能為你說法，當然也不會解除你內心的疑悔。這不是絕望了嗎？非墮不可。所以闍王驚怖，竟從座上跌下來。

其實，這是說：佛覺了一切法如虛空，本來清淨，不是可染汙的，也沒有染汙而（933）可除的。所以說：闍王的疑悔，是恆河沙數佛所不能說的。

◎如《諸法無行經》中，諸天子讚歎文殊說：「文殊師利名為無礙尸利，……無上尸利」！而文殊卻說：「我是貪欲尸利，瞋恚尸利，愚癡尸利！……我是凡夫！……我是外道，是邪行人」<sup>35</sup>！這當然不能依語句作解說，而有深一層意義的。

## (2) 結

這類語句，就是「密語」，成為「文殊法門」的特色！<sup>36</sup>

### 2、行動的突出

文殊法門，不只是語句的突出，在行動上也是突出的。

#### (1) 不尊重律制，嚴重的衝擊了傳統佛教

##### A、不尊重律制的具體表現

◎在經中，文殊常以神通來化導外，《文殊師利現寶藏經》說到：在夏安居的三個月中，文殊沒有來見佛；沒有住在僧團中；沒有受僧中的次第推派，去應施主的請食；也沒有參加說戒。直到三個月終了，文殊才出現在自恣（晉譯作「常新」）的眾會中。據文殊自己說：「吾在此舍衛城，於和悅[波斯匿]王宮采女中，及諸淫女、小兒之中三月」。大迦葉知道了，要把文殊擯出去，代表了傳統的佛教<sup>37</sup>。

◎文殊是現出家相的，出家比丘，每年要三月安居，這是律制而為佛教界所共同遵行的。在律制中，出家人不得無故或太早入王宮；不得鄰近淫女與童女。文殊在安居期間，卻在王宮采女、淫女、小兒中。這是以出家身分，而作不尊重律制的具體表現。

<sup>34</sup> 机〔ㄐㄧ〕：通“几”。几案，小桌子。用以擱置物件或倚靠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四）》，p.745）

<sup>35</sup> [原書 p.944，註 24] 《諸法無行經》卷下（大正 15，757b-c）。

<sup>36</sup> (1) 參考印順導師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.258-259。

(2) 印順導師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第十四章，p.1248-1249：「在大乘慧學的開展中，顯然有了分化的傾向。如《思益梵天所問經》，說如來以五力說法。其中，四、「法門」，是一般所說的「門句」「印句」或「金剛句」，是顯示究竟法義的。二、「隨宜」，如「垢法說淨」，「淨法說垢」；「布施（等）即是涅槃」；「貪欲是實際」，「瞋恚是實際」，「愚癡是實際」；「生死是涅槃」，「涅槃是生死」等，正與「文殊法門」所說相合。但這是「當知是為隨宜所說，欲令眾生捨增上慢故」。「文殊法門」的出格語句，依《思益經》說，只是適應眾生（或誘導他，或對治他）的隨宜說法，不是了義法門。與文殊有關的經典，也是這樣說的。如《大般若經》「那伽室利分」說：「尊者所說，皆依勝義」；異譯本作「但說法界」。《決定毘尼經》說：「文殊師利所說之法，依於解脫。所依解脫心無去來，是故文殊師利說一切法心無去來。於心解脫生增上慢者，為除彼人增上慢故」。《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》說：「文殊師利在深妙忍，所入深忍，不逮得道，亦不得佛，復不得心，以無所得，故不說之」。文殊依自證的勝義、法界、解脫而說，但是適應眾生機宜的，意義晦昧，如不經解說，是會引起誤解的，所以稱為「密意說」。」

<sup>37</sup> [原書 p.944，註 25] 《文殊師利現寶藏經》卷下（大正 14，460a）。

### **B、不拘小行，表現了大乘的風格**

依律制，比丘的生活謹嚴，說法（及授歸戒）是化導眾生的唯一方法。文殊法門，不拘小行，表現了大乘的風格。《文殊師利現寶藏經》卷下（大正 14，460b-c）說：

「文殊師利答我言：唯迦葉！隨一切人本（行）而為說法，令得入律。又以戲樂而教授眾(934)人，或以共（疑是「苦」字）行，或以遊觀供養，或以錢財交通，或入貧窮慳貪中而誘立之。或現大清淨[莊嚴]行，或以神通現變化。或以釋梵色像，或以四天王色像，或以轉輪聖王色像，或現如世尊色像。或以恐懼色像，或以羸獯，或以柔軟，或以虛，或以實，或以諸天色像。所以者何？人之本行<sup>38</sup>若干不同，亦為說若干種法而得入道」。

佛法的目的，在乎化度眾生。化度眾生，需要適應眾生的根性好樂；適應眾生的方便，不能拘泥於律制謹嚴的生活。

### **C、因不拘小行故擴大了化度眾生的方便，也縮短了出家與在家者的距離**

文殊不拘小行，擴大了化度眾生的方便，也縮短了出家與在家者的距離。

如維摩詰（Vimalakīrti），現在家的居士身，所作的方便化度<sup>39</sup>，與文殊以出家身分所作的方便化度，是沒有太大差別的。

### **D、結**

「文殊法門」所表現的大乘風格，嚴重的衝擊了傳統佛教，在佛教界引起廣泛的影響！  
40

### **（2）為了除去往昔造五逆罪者內心的疑悔，做出要殺害如來的動作**

行動最突出而戲劇化的，如《如幻三昧經》說：文殊師利為善住意天子說法，會中有五（百）菩薩，得了宿命通，知道過去曾造了逆罪——「逆害父母，殺阿羅漢，撓亂眾僧，壞佛塔寺」。到現在，逆罪的餘報，還沒有盡，內心疑悔不安，所以不能悟入深法。為了教化他們，「文殊師利即從坐起，偏出右肩，右手捉劍，走到佛所。佛告文殊：且止！且止！勿得造逆，當以善害」<sup>41</sup>！文殊做出要殺害如來的動作，由佛的制止，使大家悟解到一切如幻，「彼無有罪，亦無害者；誰有殺者？何謂受殃？如是觀察惟念本際[實際]，則能了知一切諸法，本悉清淨，皆無所生」<sup>42</sup>；(935)五（百）菩薩也就悟得了無生忍。這是教化的大方便！在傳統佛教來說，這是難以想像的。

### **3、小結**

文殊法門的特徵——出格<sup>43</sup>的語句，出格的行動，到了後期大乘時代，不同的大乘論師興起，顯然的衰落了！不過，在中國禪宗祖師的身上，倒多少看到一些。<sup>44</sup>

### **（三）文殊法門與天神的關係密切**

<sup>38</sup> 《大智度論》卷 14，大正 25，166b28-c1：「我今受惱，亦本行因緣，雖非今世所作，是我先世惡報，我今償之，應當甘受，何可逆也！」

<sup>39</sup> [原書 p.944，註 26] 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上（大正 14，539a-b）。

<sup>40</sup> 參考印順導師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第十二章，p.984。

<sup>41</sup> [原書 p.944，註 27] 《如幻三昧經》卷下（大正 12，150c）。

<sup>42</sup> [原書 p.944，註 28] 《如幻三昧經》卷下（大正 12，151a）。

<sup>43</sup> 出格：超出常規；異乎尋常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二）》，p.472）

<sup>44</sup> 舉例《雲門匡真禪師廣錄》卷 1，大正 47，551b19-22：「僧又問：如何是本源？師云：南瞻部洲、北鬱單越。問：普賢為什麼騎象？文殊為什麼騎師子？師云：我也無象、也無師子，且騎佛殿出三門去也。」

**1、文殊法門主要為天子說**

在初期大乘經中，文殊為眾說法，情形有點特殊。

- ◎大乘初興，參與法會，問答法義的，《般若經》是須菩提 (Subhūti)、舍利弗 (Śāriputra)、阿難 (ānanda) 等大弟子，彌勒菩薩，帝釋天 (Śakra devānām indra)。其他天子來參加法會的，只是歌頌讚歎，散華供養。
- ◎《阿閼佛國經》是阿難、帝釋；《阿彌陀經》是阿難與彌勒，這都是佛教舊傳的聖者們。
- ◎大乘經多起來，一向不知名的菩薩，也在經中出現。而「文殊師利法門」，除菩薩以外，都是天子，是有重要地位，參加問答法義的天子。不妨說，「文殊師利法門」，主要是為天子說的，如：

大光天子・須深天子	《魔逆經》
寂順律音天子	《文殊師利淨律經》
寶上天子	《法界體性無分別經》
善住意天子	《如幻三昧經》
商主天子	〈大神變會〉・《商主天子所問經》
須真天子	《須真天子經》
持心梵天・等行天子（不退轉天子・淨相天子） <sup>45</sup>	《持心梵天所問經》
善德天子	〈善德天子會〉
（成慈梵王・等行梵王・持須彌頂帝釋・瞿域天子・現意天子・淨法藏天子）	《首楞嚴三昧經》
光明幢天子	《諸佛要集經》
普等華天子・光明華天子・天香華天子・信法行得天子	《阿閼世王經》
（螺髻梵王・天女）	《維摩詰經》
月淨光德天子・寶光明主天子・隨智勇行天子	《文殊師利問菩提經》
千世界主那羅延	《集一切福德三昧經》

與文殊師利問答的，有這麼多的天子！其中一部分，還是專為天子說的。<sup>46</sup>

**2、由於聽眾的請求而後說法，表示了文殊法門在大乘基礎上繼起宏揚**

- ◎從這裏，又發現另一特點，如《持心梵天所問經》說：「持心梵天白世尊曰：溥首童真在斯眾會，默然而坐，無所言講，亦不談論！佛告溥首：豈能樂住說斯法乎」<sup>47</sup>？
- ◎《須真天子經》，《商主天子經》，《法界體性無分別經》，都由於天子的請求而後

<sup>45</sup> [原書 p.944，註 29] 在（）內的，是參與法會，但與文殊沒有直接的接觸。以下例此。

<sup>46</sup> 印順導師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(p.116-117)：「「初期大乘」特重文殊菩薩，稱為「諸佛之師」。與文殊有關的教典，多為天子說法。不過，「初期大乘」的天菩薩說，為天菩薩說的，還是菩薩道的深智大行，佛果的功德莊嚴，與後來以普賢菩薩（金剛手等）為主，適應低級天的法門，意境還是不相同的。「大乘佛法」在深智大行的主流下，通俗普及，以信為先的方便道，也在發展中。高深與通俗的統一，似乎是入世而又神秘化，終於離「佛法」而顯出「大乘佛法」的特色。」

<sup>47</sup> [原書 p.944，註 30] 《持心梵天所問經》卷 2（大正 15，15c）。

說法的<sup>48</sup>。

◎也有由於優波離（Upāli）、阿難、光智菩薩的請求<sup>49</sup>。

◎在大乘法會中，佛或其他菩薩說了，再由文殊來說，表示出獨到的悟境。這不是說明了，大乘法興起，文殊法門在大乘基礎上繼起宏揚嗎？

### 3、文殊法門是適應印度梵教的新發展

#### （1）為天子說法的意涵，傾向「梵」的本體論

文殊法門的發揚，多數是應天子的請求<sup>937</sup>，為天子說法，這表示什麼呢？

文殊師利被稱為「童子」（kumārabhūta），或譯「童真」、「法王子」，這裏有「梵童子」、舍利弗為「法王長子」的相關意義。文殊師利的出現，是釋尊的脅侍——天上弟子大梵天（Mahābrahmā），人間弟子舍利弗，合化而出現大智慧者的新貌。<sup>50</sup>大乘初期的文殊，現出家相，還是上承傳統佛教的（後來，文殊現作在家相了）。

為天子（主要是欲界天神）說法，多少傾向「梵」的本體論——「文殊師利法門」，不正表示了，佛法適應印度梵教的新發展嗎？

#### （2）受到天子（天菩薩）們熱烈推崇的範例說明

##### A、與佛對舍利弗的稱歎一樣

這一法門，受到天子（天菩薩）們的熱烈推崇。如

◎《文殊師利淨律經》說：「自捨如來，未有他尊智慧辯才，……如文殊者也」<sup>51</sup>！

◎《文殊支利普超三昧經》說：「溥首<sup>52</sup>童真所可遊至，則當觀之（為）其土處所，悉為（有）如來，無有空缺，諸佛世尊不復勞慮」<sup>53</sup>。

這樣的稱歎，與佛對舍利弗的稱歎一樣<sup>54</sup>。

##### B、比佛還偉大

◎至於《如幻三昧經》說：「億百千佛所益眾生，不及文殊之所開化」<sup>55</sup>。

◎《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》說：「濡首<sup>56</sup>童真者，古今諸佛，無數如來，及眾仙聖，有道神通所共稱歎。……為一切師」<sup>57</sup>，

那簡直比（三藏所傳，釋迦那樣的）佛還偉大呢！

#### （四）文殊法門平等的偏到精神

##### 1、文殊法門與般若法門同源於「原始般若」，而有了獨到的發展

<sup>48</sup> [原書 p.944，註 31] 《須真天子經》卷 2（大正 15，101c）。《商主天子所問經》（大正 15，119a）。《大寶積經》卷 26〈法界體性無分別會〉（大正 11，143a）。

<sup>49</sup> [原書 p.944，註 32] 《決定毘尼經》（大正 12，40c）。《阿惟越致遮經》卷中（大正 9，214c）。《阿闍世王經》卷上（大正 15，392b-c）。

<sup>50</sup> 印順導師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第八章，p.465-472；《佛教史地考論》，p.236-238。

<sup>51</sup> [原書 p.944，註 33] 《文殊師利淨律經》（大正 14，448b）。

<sup>52</sup> 《一切經音義》卷 32（大正 54，521a14）：「溥首（上音普，梵語。經以晉音翻文殊師利為溥首童真。今唐言翻為妙吉祥）。」。

<sup>53</sup> [原書 p.945，註 34] 《文殊支利普超三昧經》卷下（大正 15，426c）。

<sup>54</sup> [原書 p.945，註 35] 《雜阿含經》卷 24（大正 3，177a）。

<sup>55</sup> [原書 p.945，註 36] 《如幻三昧經》卷上（大正 12，141a）。

<sup>56</sup> 《華嚴經探玄記》卷 4〈3 名號品〉（大正 35，169c7-13）：「其文殊名義略敘五義：一者名文殊師利，或云尸利，或云漫殊室利，或翻為敬首，或云溥首，又云濡首，又云妙德，又云妙吉祥。此中十菩薩依梵本同名室利，兜沙經中亦同名師利。又梵語喚頭為室利，吉祥德等亦為室利，故致翻譯不同也。」

<sup>57</sup> [原書 p.945，註 37] 《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》卷上（大正 8，740b）。



在初期大乘經中，「文殊法門」與「般若法門」同源（於「原始般若」），而有了獨到的發展。<sup>58</sup>

### （1）就語句說

以語句來說，「皆依勝義」，「但說法界」（近於禪者的專提<sup>59</sup>向上）。著重於煩惱是菩提，淫欲是菩提，五逆罪是菩提，而忽略於善心——信、慚、愧等是菩提，善業、福報是菩提，六度(938)、四無量、四攝等是菩提。

### （2）就行動說

以行動來說，作外道形去化外道，到宮人、淫女處去安居，執劍害佛，而對佛教固有的教化方式，也不加重視。

### （3）結

這可說是一切平等中的「偏到」<sup>60</sup>！這種「偏到」的精神，在「文殊法門」中，從多方面表現出來。

## 2、不若般若法門尊重聲聞，反而著重於呵斥聲聞

### （1）般若法門尊重與含容聲聞，誘導對方修學大乘

如大乘行者，當然認為勝於（傳統的）聲聞乘，希望聲聞人來學習大乘。「般若法門」尊重聲聞人，以為阿羅漢與具正見的（初果）<sup>61</sup>，一定能信受般若。已證入聖位的，如能發菩提心，那是好極了，因為上人應更求上法。這一態度與方法（與釋尊對當時外道的態度相同），是尊重對方，含容對方，誘導對方來修學。對存在於印度的部派佛教，相信能減少諍論，從大小並行中導向大乘的（後代的中觀與瑜伽師，都採取這一態度）。

### （2）文殊法門著重於呵斥聲聞，怕會引起副作用

「文殊法門」卻不然，著重於呵斥聲聞，<sup>62</sup>如《須真天子經》卷2（大正15，104b）說：

「聲聞、辟支佛，為猗貢高，為離貢高！菩薩貢高，出彼輩上」。

「菩薩貢高，欲令他人稱譽耶？……菩薩方便稱譽佛乘，毀弟子乘，……欲令菩薩發大乘，滅弟子乘」。

「得無過耶？……菩薩稱譽大乘，毀弟子乘，不增不減也」！

菩薩應該貢高，應該讚佛乘而毀斥聲聞，雖然說這是符合事理，並沒有過分，但這

<sup>58</sup> 參閱印順導師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第十二章，p.921。

<sup>59</sup>（1）《為霖道需禪師餐香錄》（已新續 72，623c）：「遂隱本處妙高峯，專提話頭，時刻不放忽。一日早課誦楞嚴咒，至一心聽佛無見頂相，豁然有省，得大慶快。遂有頌曰：頂門出入，應用無情；全憑自己，莫問他人。」

（2）印順導師《太虛大師年譜》，p.84：「（※虛大師的自述）……是（三年）冬，每夜坐禪，專提昔在西方寺閱藏時悟境，作體空觀，漸能成片。一夜，在聞前寺開大靜的一聲鐘下，忽然心斷。……」

<sup>60</sup>（1）偏到：片面側重。

◎印順導師《我之宗教觀》，p.169 - p.170：「『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。』沒有偏到的人心為中，為本。」

◎印順導師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p.90：「以我們看，道德的，理智的，平等自由的特質，為印度各系所偏到的，惟有在佛法中，才完整的統一起來。」

（2）到：通“倒”。顛倒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二）》，p.659）

<sup>61</sup>《大智度論》卷70，大正25，547c11-12：「具足正見人者三道人（初果—三果）。」

<sup>62</sup> 印順導師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第十四章，p.1182：「『文殊法門』輕呵聲聞而說大乘，約興起於『下品般若』晚期，而盛於『中品般若』時代。」

樣的向聲聞佛教進攻，怕只會激發聲聞佛教界的毀謗大乘！<sup>63</sup>

**3、文殊法門著重發揚深義：寧可聽深法而墮落，漠視循序漸進的意義**

◎「佛法」，釋尊本著自覺的體驗，為眾生說法，不能不應機設教，由淺入深，循循善誘。

◎「文殊法門」卻表示了但說深法的立場，

**(1)《大寶積經》〈善德天子會〉**

◎如《大寶積(939)經》卷 101〈善德天子會〉（大正 11，567a）說：

「若有醫人將護病者，不與辛酸苦澀等藥，而彼醫人於彼病者，為與其差<sup>64</sup>、為與死耶？……其說法者，亦復如是。若將護於他，恐生驚怖，隱覆如是甚深之義，但以雜句綺飾文辭而為演說，則授眾生老病死苦，不與無病安樂涅槃」。

平淡的藥，治不了重病，與中國所說的「藥不瞑眩，厥疾不瘳<sup>65</sup>」<sup>66</sup>的意義一樣。在醫方中，用重藥，以毒攻毒，都是治病的良方，但決非唯有這樣才能治病。「文殊法門」的譬喻，是說淺法不能使眾生解脫，即使聽眾受不了，驚恐怖畏，誹毀大乘，也要說甚深法（「但說法界」）。

**(2)《文殊師利巡行經》**

◎「文殊法門」以為：即使聽眾受不了，起惡心，墮地獄，也沒有關係，如《文殊師利巡行經》（大正 14，511b）說：

（文殊）「說此法時，……一百比丘起於惡心，自身將墮大地獄中。爾時，長老舍利弗語文殊師利童子言：文殊師利！仁者說法，非護眾生，而失如是一百比丘」！

「舍利弗！此一百比丘，墮大叫喚地獄<sup>67</sup>；受一觸已，生兜率陀天同業之處。……此百比丘，彌勒如來初會之中，得作聲聞，證阿羅漢。……若不得聞此法門者，則於生死不可得脫」。

經文的意思是，聽見甚深法門，功德非常大！雖然起惡心而墮入大地獄，一下子就離苦生天(940)。由於聽了深法，所以能在彌勒法會究竟解脫。這樣，雖然不信毀謗而墮地獄，也能因此得解脫，比聽淺法而不墮地獄，要好得多了！

**(3)《如幻三昧經》**

◎《如幻三昧經》也說：五百比丘聽了深法，誹謗經典，現身墮大地獄。文殊師利以為：「其族姓子及族姓女，墮大地獄，在大地獄忽聞此經，尋便得出，輒信深經而得解脫」<sup>68</sup>。

<sup>63</sup> 印順導師《空之探究》，p.150：「《般若》等大乘經，發菩提心，修菩薩行，圓滿佛果而外，甚深義——一切法空，法法皆如的闡揚，都是涅槃別名，這應該是依《阿含》思想引發而來，怎麼會到達這樣的對立呢？傳統者指新興的大乘為非佛說，大乘者稱《阿含》等為小乘，尖銳的對立，能不說是佛法的可悲現象嗎！從不拘宗派的超然立場來說，傳統佛教——部派佛教與大乘行人，都有些偏頗了！」

<sup>64</sup> 差〔ㄅ ㄛ ˋ〕：病除。（《漢語大詞典(二)》，p.973）

<sup>65</sup> 瘳〔ch ō u ㄅ ㄛ ˋ〕：1.病愈。2.減損；消除。3.治；救。4.樂。（《漢語大詞典(八)》，p.355）

<sup>66</sup> 《尚書·說命篇（上）》：「若藥不瞑眩，厥疾弗瘳」。

孟子：藥不瞑眩厥疾不瘳。註：藥使人瞑眩、悶亂，乃得瘳愈。猶人敦德惠乃治也引之者證藥中有毒之意。

<sup>67</sup> 參閱《長阿含經》卷 19，大正 1，124a19-b7。《大智度論》卷 16，大正 25，176a20-b9

<sup>68</sup> [原書 p.945，註 38]《如幻三昧經》卷下（大正 12，148c）。

#### 〔4〕《諸法無行經》

文殊在《諸法無行經》中，說自己的「本生」：勝意比丘聽了甚深法偈，現生墮在大地獄中，百千億那由他劫在大地獄受苦。從大地獄出來，一直都受人誹謗；聽不到佛法；出家又反俗；「以業障餘罪故，於若干百千世諸根闇鈍」。受足了誹謗大乘深法的罪報，沒有《文殊師利巡行經》，《如幻三昧經》所說那樣，迅速的得到解脫，但文殊又說：「聞是偈因緣故，在所生處，利根智慧，得深法忍，得決定忍，巧說深法」<sup>69</sup>。

#### 〔5〕小結

總之，聽深法（不契機）而墮落的，比聽法而漸入漸深的，要好得多。為了發揚深義，強化聽聞深法的功德，對於應機說法的方便善巧，如大海那樣的漸入漸深，被漠視了。

#### 〔五〕文殊法門與空義的關係

##### 1、文殊法門與般若法門可能只是間接關係，非同一體系

文殊師利菩薩的法門，一向都是以為說「空」的；如古代三論宗的傳承，就是仰推文殊為遠祖的。但在說「空」的《般若經》（前五會）中，文殊師利並沒有參與問答，這是值得注意的事！「中品般若」，及「下品般若」的「漢譯本」、「吳譯本」，雖有文殊菩薩在會，但「下品般若」的「晉譯本」、「秦譯本」、「宋譯本」，都沒有提到文殊師利。

所以文殊師利的法門，即使是說「空」的，但與「般若法門」，可能只是間接關係，而不是同一系的！

##### 2、文殊法門所代表的空義，在後期大乘中受到批評與糾正

文殊師利所說、所(941)代表的法門，在印度後期大乘經中，的確是看作「空」的代表，而受到批評與糾正。

#### 〔1〕舉經

##### A、《央掘魔羅經》

◎如文殊師利與央掘魔羅（Aṅgulimāla）的對話中說<sup>70</sup>：

文殊：「善哉央掘魔，已修殊勝業，今當修大空，諸法無所有」！

央掘：「文殊法王子，汝見空第一。云何為世間，善見空寂法？空空有何義？時說決所疑」！

文殊：「諸佛如虛空，虛空無有相。諸佛如虛空，虛空無生相。諸佛如虛空，虛空無色相。……如來無礙智，不執不可觸。解脫如虛空，虛空無有相。解脫則如來，空寂無所有。汝央掘魔羅，云何能可知」！

央掘：「文殊亦如是，修習極空寂，常作空思惟，破壞一切法。……云何極空相，而言真解脫？文殊宜諦思，莫不分別想！……出離一切過，故說解脫空。……嗚呼蚊蚋行，不知真空義！外道亦修空，尼乾宜默然」！

文殊：「汝央掘魔羅，……誰是蚊蚋行，出是惡音聲」？

央掘：「嗚呼今世間，二人壞正法，謂說唯極空，或復說有我。……嗚呼汝文殊，不知惡（說）非惡（說）！……嗚呼汝文殊，修習蚊蚋行」！

<sup>69</sup>〔原書 p.945，註 39〕《諸法無行經》卷下（大正 15，761a）。

<sup>70</sup>〔原書 p.945，註 40〕《央掘魔羅經》卷 2（大正 2，527a-528b）。

**B、《長者女菴提遮師子吼了義經》**

◎長者女菴提遮，與文殊師利論說空義，也責文殊說：「嗚呼真大德，不知真空義」<sup>71</sup>！

**C、《大般涅槃經》**

◎《大(942)般涅槃經》中，文殊勸純陀(Cunda-karmāraputra)說：「汝今當觀諸行性相！如是觀行，具空三昧。欲求正法，應如是學」<sup>72</sup>！反被純陀責難一番。

**(2) 釋義**

◎在初期大乘經中，文殊是師子狂吼那樣，呵斥、批評諸大弟子與菩薩們，連釋尊所說的，也要詰難一番。

◎但到了大乘後期，文殊所代表的「空」義，被作為批判的對象了！<sup>73</sup>雖然，《央掘魔羅經》、《長者女菴提遮師子吼了義經》、《大般涅槃經》，都解說為：文殊師利是知道的，並沒有誤解，但在「真常大我」的後期大乘經中，文殊所代表的法門，是被再解說，而引向「有異法是空，有異法不空」<sup>74</sup>的立場<sup>75</sup>。

**(六) 總結**

◎在初期大乘經中，文殊所代表的法門，確是重要的一流！

## 第二項、佛・菩薩方便行

(p.945-p.961)

**一、由部派佛教發展所成的佛陀觀與菩薩觀，於大乘的發展所重不同，而各具特色**

**(一) 部派佛教發展所成的佛、菩薩方便行**

**1、佛陀觀**

大乘佛法，是「佛涅槃後，佛弟子心中的永恆懷念」所引發出來的。

懷念，傾向於理想化，成為理想的、超越的佛陀，與聲聞弟子間的差距，也漸漸的大了。

**2、菩薩觀**

◎佛是長時期修行所成的，所以釋尊過去生中的「本生」，就不斷的流傳出來。四波羅蜜、六波羅蜜、十波羅蜜——菩薩行，就是從「本生」歸納得來的，這都是部派佛教的發展成果。

<sup>71</sup> [原書 p.945，註 41] 《長者女菴提遮師子吼了義經》（大正 14，963c-964a）。

<sup>72</sup> [原書 p.945，註 42] 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2（大正 12，373c）。

<sup>73</sup> (1) 印順導師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第十四章，p.1168-p.1169：「「文殊法門」，本著「勝義」、「法界」——空，詰破一切：聲聞法以外，菩薩道的發菩提心、度眾生、得無生忍、授記、坐道場、成佛、轉法輪，都一一難破，使對方啞口無言。所說的一切法空，當然是如實的，正確的，但由世俗語言所表示的名義，在一般聽眾的意解中，可能有不同的意解，引起不正確的傾向。」  
(2) 印順導師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.171-172：「適應初學者，說「若有法生滅相者，皆是變化。……無誑相涅槃，是法非變化」，這與如來藏不空說相當。但如來常住不空說者，倒過來說：「諸不了義空相應經」；「一切空經是有餘說」。以文殊為說一切空者的代表，加以訶責、譏刺，與文殊過去呵責釋尊的諸大弟子的作風，完全一樣。依不空論者說：有的是空，有的是不空，不能一向說空或說不空的。」

<sup>74</sup> 參考印順導師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.140-145；《佛教史地考論》，p.278。

<sup>75</sup> [原書 p.945，註 43] 《央掘魔羅經》卷 2（大正 12，527b）。

◎在長期修行中，然燈佛（Dīpaṃkara）(946)為菩薩授記，是佛教界所共傳的，<sup>76</sup>為佛法而傾向大乘佛法的關鍵問題。

然燈佛授記，菩薩「入決定」，「得不退轉」，「得（無生）忍」<sup>77</sup>。菩薩有深智慧，才能不著生死，修行利他大業，圓成佛道。般若的甚深悟入，使波羅蜜的菩薩行，進入一新的領域。

## （二）般若與文殊法門所述之佛、菩薩方便行，各具特色

### 1、般若法門

#### （1）般若道

「般若波羅蜜法門」，從「原始般若」以來，以般若攝導六度（萬行），趣向一切智海。「般若」是著重現實人生<sup>78</sup>（及天趣一分<sup>79</sup>）的向上進修，以「不退轉」為重點。

#### （2）方便道

在「中品般若」的「後分」——「方便道」中：得不退的菩薩，遊十方佛土，自利為多見佛，多聞法，多種善根；利他為嚴淨佛土，成熟眾生，但《般若經》到底是以菩薩般若行為主的。

#### （3）結

部派佛教傳出的理想的佛陀觀，如沒有般若證入，不過是想像的信仰而已。般若深悟的修得，然後念佛、見佛，佛的超越不思議性，得到了理悟的根據。部派的想像，不再是信仰，而成為大乘法佛陀。

## 2、文殊法門：以般若深悟為本，但重於佛、菩薩不思議的方便大行

「文殊師利法門」，也是以般若深悟為本的，但重於不思議（如文殊）菩薩的方便大行；<sup>80</sup>對於佛，也多傳述不可思議的佛境界。

<sup>76</sup>（1）印順導師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，p.359，p.362。

（2）有部的阿毘達磨者，對於授記說評為非三藏所說，但是傳說。參考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183(大正 27，916b)。

<sup>77</sup>〔原書 p.958，註 1〕大眾部（Mahāsāṃghika）中，安達羅派（Andhraka）以為：菩薩在迦葉佛時「入決定」（南傳 57，366）。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 3 說：見道入「正性離生」，或解說為「正性決定」（samyaktva-niyāma）（大正 27，13a-b）。所以入決定，就是悟入，決定不退。

<sup>78</sup>印順導師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第十章(p.653)：「般若波羅蜜，是不再退為二乘的成佛法門。成就佛的薩婆若（一切智），是理想的究極實現；而「住不退轉地」，是修學般若波羅蜜的當前標的。「原始般若」如此，「下品般若」雖廣說聽聞、讀、誦、書寫、供養等方便，而重點也還是「不退轉」。經中舉然燈佛授記的本生，並廣說不退轉菩薩的相貌。〈阿惟越致相品〉（第十六）所說的不退轉菩薩，都是現實人間的修學菩薩道者。」

<sup>79</sup>例如：

（1）《大智度論》卷 38〈4 往生品〉：「佛告舍利弗：『是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能如是習相應者，或從他方佛國來生此間，或從兜率天上來生此間，或從人道中來生此間。』」（大正 25，336b9-12）

（2）《大智度論》卷 38〈4 往生品〉：「問曰：三生菩薩，何以但生兜率天上，不生餘處？答曰：若在他方世界來者，諸長壽天、龍鬼神求其來處不能知，則生疑心，謂為幻化。若在人中死人中生，然後作佛者，人起輕慢，天則不信——法應天來化人，不應人化天也！是故天上來生，則是從天為人，人則敬信。無色界中無形，不得說法，故不在中生。色界中雖有色身可為說法，而深著禪味，不能大利益眾生故，是故不在中生。下三欲天，深厚結使，麤心錯亂；上二天結使既厚，心軟不利。兜率天上，結使薄，心軟利，常是菩薩住處。譬如太子將登王位，先於靜室，七日齋潔，然後登正殿受王位。補處菩薩亦如是，兜率天上如齋處，於彼末後受天樂；壽終來下，末後受人樂，便成阿毘三佛。」（大正 25，341c16-342a2）

<sup>80</sup>印順導師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. 101：「只有般若與方便的相資相成，才能實現大乘的不思議解脫。」

### 3、結

「文殊法門」與「般若法門」，就這樣的所重不同，所說也就各有特色了！

## 二、在見佛、觀佛與淨土中，文殊法門是屬於「阿閼淨土系」的

### (一) 見佛、觀佛

#### 1、初期佛法的見佛法身：遮世俗所見而顯法身

◎佛弟子們來見佛，這是事實，根本不成問題。

◎有見不到佛而心情憂苦的，佛為說「念佛」（功德）法門。

◎傳說須菩提（Subhūti）觀法無常無我，為釋尊所稱讚，說須菩提先禮我、見我<sup>81</sup>，這是早期的見法身說。

◎《雜藏》所說的：「若以色量我，以音聲尋我，欲貪所執持，彼不能知我」<sup>82</sup>，也是遮世俗所見而顯法身的。這一頌，為大乘佛法所引用，如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，《(947)阿闍世王女阿術達菩薩經》，《離垢施女經》<sup>83</sup>。

#### 2、文殊法門繼承般若的源流：法身不可見

「文殊師利法門」，繼承了這一法門。怎樣見佛？怎樣觀佛？是當時大乘佛教所重視的論題。

### (1) 舉證

如辯積（Pratibhāna-Kūṭa）菩薩想見佛問法<sup>84</sup>；文殊（Mañjuśrī）約彌勒（Maitreya）、辯積去見天王佛<sup>85</sup>；《慧印三昧經》與《佛印三昧經》，說佛入三昧而不見了，舍利弗（Śāriputra）等入三昧去求見如來<sup>86</sup>；善住意天子（Suṣṭhitamati-devaputra）約文殊去見如來<sup>87</sup>；文殊一早就到佛的住處，要見如來<sup>88</sup>；文殊到龍宮來見如來<sup>89</sup>。

### (2) 釋法身不見

這麼多的見佛因緣，引起了怎樣見佛，怎樣觀佛的論法。扼要的說，「文殊法門」是法身不可見的，

#### A、《諸佛要集經》

如《諸佛要集經》<sup>90</sup>說：

「佛無有身，亦無形體，莫觀如來有色身也！無相、無好。……莫以色像觀諸如來！

佛者法身，法身叵見，無聞無（可供）養；……如來至真，不可供養，本無[如]

---

這樣，如《須真天子經》〈偈頌品〉，廣泛的對論，什麼是「智慧」[般若]，什麼是「善權」[方便]，以說明二者在菩薩行中的重要性。在菩薩利他行中，「方便」受到重視。」

<sup>81</sup> [原書 p.958，註 2] 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28（大正 2，707c-708a）。

另參考《出曜經》卷 21，大正 4，721c2-722a23。

<sup>82</sup> [原書 p.958，註 3] 《瑜伽師地論》卷 19 引聲聞乘頌（大正 30，382b）。

<sup>83</sup> [原書 p.958，註 4] 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（大正 8，752a）。《阿闍世王女阿術達菩薩經》（大正 12，86c）。《離垢施女經》（大正 12，92c）。

<sup>84</sup> [原書 p.958，註 5] 《阿闍世王經》卷上（大正 15，391c）。

<sup>85</sup> [原書 p.958，註 6] 《諸佛要集經》卷上（大正 17，762b-c）。

<sup>86</sup> [原書 p.958，註 7] 《佛印三昧經》（大正 15，343a-b）。《慧印三昧經》（大正 15，460c-461b）。

<sup>87</sup> [原書 p.958，註 8] 《如幻三昧經》卷上（大正 12，139b）。

<sup>88</sup> [原書 p.958，註 9] 《大寶積經》卷 115〈文殊說般若會〉（大正 11，650c）。

<sup>89</sup> [原書 p.958，註 10] 《弘道廣顯三昧經》（大正 15，502b-c）。

<sup>90</sup> [原書 p.959，註 11] 《諸佛要集經》卷上（大正 17，762a-c）。又卷下（大正 17，765a、768b）。

如來則無二故。……如來至真，不可得見，……如來何在而欲見耶」？

「真諦觀……如來無見，不可睹佛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諸法悉無所見」。

「文殊！見如來乎？文殊答曰：等觀之耳。又問：以何等觀？文殊答曰：無本[如]等故，以是等觀。以無形像，是故等觀。……如是觀者，為無所見」。

法身是無相不可見的；有相可見，是不能正見如來的。在真諦觀中，一切法無來去，無生滅，平等平等，應這樣的正見、正觀如來。

### **B、其他**

《維摩詰經》也是這樣的，只是文句廣一些<sup>91</sup>。

《慧印(948)三昧經》列舉「佛身有百六十二事，難可得知」；「佛身不可以想見知」<sup>92</sup>。依《佛印三昧經》說：佛印三昧中佛不可見，是般若波羅蜜法門<sup>93</sup>。

### **3、文殊法門繼承《阿閼佛國經》的法流：一切不見**

《大寶積經》卷 103〈善住意天子會〉，有關於見佛的問答（大正 11，577c-578a）說：

「天子！汝莫分別取著如來！善住意言：大士！如來何在而言莫著？文殊師利言：即在現前。……汝今若能一切不見，是則名為真見如來。善住意言：若現前者，云何誠我莫取如來？文殊師利言：天子！汝謂今者現前何有？善住意言：有虛空界。文殊師利言：如是天子！言如來者，即虛空界。何以故？諸法平等如虛空故。是故虛空即是如來，如來即是虛空；虛空、如來，無二無別。天子！以是義故，若人欲求見如來者，當作斯觀：如實真際，覺了是中無有一物可分別者」。

以虛空來形容「一切不見」，「是中無有一物可分別者」，正是《阿閼佛國經》所說：「如仁者上向（視）見（虛）空，觀阿閼佛……當如是」<sup>94</sup>的方便。如虛空而都無所見的佛觀，是上承初期佛法，及大乘《般若》與《阿閼佛國經》的法流。

### **4、文殊法門繼承般若的法流，而在說明上的特色：「見我即見佛」，「我性即是佛性」**

繼承「般若」的法流，而在說明上有特色的，

#### **(1) 舉證**

◎如《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上（大正 8，726b、728a）說：

「我觀如來如如相，不異相，……非垢相，非淨相：以如是等正觀如來」。(949)

「云何名佛？云何觀佛？文殊師利言：云何為我？舍利弗言：我者但有名字，名字相空。文殊師利言：如是如是！如我但有名字，佛亦但有名字；名字相空，即是菩提。……不生不滅，不來不去，非名非相，是名為佛。如自觀身實相，觀佛亦然，唯有智者乃能知耳，是名觀佛」。

◎與《文殊說般若》相同的，是《思益梵天所問經》卷 3（大正 15，49b）所說：

「我，畢竟無根本，無決定故，若能如是知者，是名得我實性。……以見我故，即是見佛。所以者何？我性即是佛性。文殊師利！誰能見佛？答言：不壞我見者。所以者何？我見即是法見，以法見能見佛」。

#### **(2) 釋義**

<sup>91</sup> [原書 p.959，註 12] 《維摩詰經》卷下（大正 14，534b-c）。

<sup>92</sup> [原書 p.959，註 13] 《慧印三昧經》（大正 15，461b-462a）。

<sup>93</sup> [原書 p.959，註 14] 《佛印三昧經》（大正 15，343b）。

<sup>94</sup> [原書 p.959，註 15] 《阿閼佛國經》卷下（大正 11，760b）。

### **A、直從自我、自身的觀察去見佛**

在都無所見、離名離相外，這二部經，都直從自「我」、自「身」的觀察去見佛。「我」與自「身」的實相，與佛的實相不二，所以見我就是見佛，觀身實相就是觀佛。見佛、觀佛，不向外去推求，而引向自身，從自我、自身中去體見。這比起泛觀一切，要簡要得多！

### **B、覺了我本來空寂就能見佛，與般若相應**

- ◎「文殊法門」是與空相應的，如我，「但有名字」，「畢竟無根本、無決定」，我是但名而沒有定實性的。我但名無性，就是無我，也就是我的如實性。佛也「但有名字，名字相空」，與我的無性不二，所以見我（的實性）就是見佛了。
- ◎「我」，但名而沒有定性，只是「我見」的執著為我。然「我見」本沒有去來，本沒有生滅，沒有我見可斷的。所以能「不壞[不異]我見」，也就是覺了我見本來(950)空寂的，就能見佛。

### **5、小結：「見我即見佛」等有傾向真我說，也許是引發後期大乘之如來藏我的有力因素**

在「文殊法門」中，這是與般若義相應的。但「我」（ātman）是印度神教的重要術語，「見我即見佛」，「我性即是佛性」的經句，在神化的印度社會中，會不會不自覺的演化為真我說，與神教學同化呢？也許這正是引發後期大乘——如來藏我（佛性）的一個有力因素！

## **（二）佛淨土**

### **1、文殊法門提及的釋迦淨土**

有關文殊的經典，傳出了不少的他方世界與他方佛，但還是著重此土的釋迦佛。釋尊在穢土成佛，佛壽八十，與他方佛土，是不能相比的。對於這，在「文殊法門」中，提出了釋迦的淨土說。

### **（1）文殊法門中的釋迦佛土、佛壽說**

#### **A、佛土淨穢**

- ◎《首楞嚴三昧經》說：佛的神力是不可思議的！文殊所見上方的「一燈明土……是我宿世所修淨土。文殊師利！汝今當知我於無量無邊百千萬億那由他土，盡有神力，一切聲聞、辟支佛所不能知」<sup>95</sup>。這樣，釋尊是在無邊佛土現身說法的；一燈明是釋尊的淨土，是娑婆穢土以外的。
- ◎《維摩詰經》說：舍利弗見釋尊的佛土不淨；螺髻梵王所見的，如自在天宮那樣的嚴淨；佛以神力，顯示了此土的佛土嚴淨<sup>96</sup>。
- ※這樣，同一世界，是隨人心而現有雜染或清淨的。釋尊有淨土，所以在穢土成佛說法，是適應剛強下劣眾生而示現的。

#### **B、佛壽長短**

- ◎說到佛的壽命，《首楞嚴三昧經》說：東方莊嚴世界的照明莊嚴王佛，壽長七百阿僧祇劫。其實，這是釋尊在不同世界，以不同名字利益眾生，所以釋尊說：「當知我壽

<sup>95</sup> [原書 p.959，註 16] 《首楞嚴三昧經》卷下（大正 15，640c）。

<sup>96</sup> [原書 p.959，註 17] 《維摩詰經》卷上（大正 14，520b-c）。



七百阿僧祇劫，乃當畢竟入於涅槃」<sup>97</sup>。在實際中，本來畢竟寂滅，沒有佛的出現，也沒有涅槃可入。然約隨順世間，示現成佛來說，不論壽命長短，終歸是要(951)入涅槃的。

◎在初期大乘經中，如阿閼佛（Akṣobhya）、阿彌陀佛（Amitābha），文殊未來所成普現佛，都是說到入涅槃的。

### C、結

釋尊有淨土，壽命極長，這是文殊法門的釋迦佛說。

### (2) 現實娑婆穢土的積極意義

◎一般的說，大乘經是以淨土為理想的，凡說到淨土，總有人發願往生。

◎但文殊法門，對於現實的娑婆穢土，始終給以積極的意義：讚歎釋尊的大悲方便；穢土修行，比在淨土修行更有效率。這是《阿闍世王經》，《持心梵天所問經》，《維摩詰經》，《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》所同說的<sup>98</sup>。連早期的《阿彌陀經》，也是這樣說<sup>99</sup>。傾向於淨土的持行者，到底還是這個穢土世間的人！

### (3) 佛佛道同，隨緣差別

◎釋尊是穢土成佛，壽長八十，以聲教化眾生，這是教界所共知的。到了大乘興起，傳出了十方世界，十方現在佛。佛與佛，土與土間的差別很大。《維摩詰所說經》，作了佛佛道同，隨緣差別的明確解說，如《經》卷下（大正 14，553c-554a）說：

「或有佛土以佛光明而作佛事……。阿難！諸佛威儀進止，諸所施為，無非佛事」。

「諸佛如來功德平等，為教化眾生故，而現佛土不同」。

「諸佛色身、威相、種性，戒、定、智慧、解脫、解脫知見，力、無所畏、不共之法，大慈、大悲，威儀所行，及其壽命，說法教化，成就眾生，淨佛國土，具諸佛法，悉皆同等。是故名為三藐三佛陀，名為多陀阿伽度，名為佛陀」。

佛是究竟圓滿者，佛與佛不可能有差別，有差別就不圓滿。所以一切佛平等，沒有壽長、壽(952)促，淨土、穢土的差別；差別，只是適應眾生的示現不同。

### 2、佛佛平等，然文殊法門重視阿閼佛國的

佛與佛是平等的，然在佛法思想史上，「文殊師利法門」，是重阿閼佛國的。

◎如《維摩詰經》，大眾見阿閼佛國；維摩詰（Vimalakīrti）「本從阿閼佛阿維羅提[妙樂]世界來」的。「現意天子從阿閼佛妙喜世界來至於此」<sup>100</sup>。

◎《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》，說到菩薩所應該行的：「當學追慕阿閼如來宿命本行菩薩道時，志願出家，樂沙門行，世所生，不違本誓」<sup>101</sup>。文殊自己說最初發願：「從今日以往，假使生欲心，輒當欺諸佛，現在十方聖。若生瞋恨厭，嫉妒及貪苦[吝]，未曾犯不可，至成人中尊。常當修梵行，棄欲捨穢惡，當學於諸佛，戒禁調和性」<sup>102</sup>。

<sup>97</sup> [原書 p.959，註 18] 《首楞嚴三昧經》卷下（大正 15，644c-645a）。

<sup>98</sup> [原書 p.959，註 19] 《阿闍世王經》卷上（大正 15，393c）。《持心梵天所問經》卷 1（大正 15，2b）。《維摩詰經》卷下（大正 14，532c）。《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》卷上（大正 11，893a）。

<sup>99</sup> [原書 p.959，註 20] 《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》卷下（大正 12，315c）。

<sup>100</sup> [原書 p.959，註 21] 《維摩詰經》卷下（大正 14，534c-535a）。《首楞嚴三昧經》卷上（大正 15，636c）。

<sup>101</sup> [原書 p.959，註 22] 《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》卷上（大正 11，893b-c）。

<sup>102</sup> [原書 p.959，註 23] 《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》卷下（大正 11，897b）。

文殊的誓願，可說是阿閼佛本願的再說。

**（三）總結：在見佛、觀佛與淨土中，文殊法門是屬於阿閼淨土系的**

◎在見佛、觀佛與淨土中，「文殊法門」是屬於阿閼淨土系的。

◎如見佛、觀佛，不說夢中見佛，也不觀色身相好，如《般舟三昧經》那樣，而說觀佛如虛空，都無所見。

◎淨土莊嚴，是遠遠超過阿彌陀淨土的<sup>103</sup>。「我未曾見聞，慈悲而行惱，互共相瞋惱，願生阿彌陀」<sup>104</sup>，對阿彌陀佛的信行者，還作出了不滿的表示。繼承阿閼佛土法統，而有了進一步的發展。理想的純菩薩淨土，是文殊當來成佛的離塵垢心淨土；與文殊淨土同樣嚴淨的，是現在東方的超立願世界<sup>105</sup>。

**三、住首楞嚴三昧的文殊，廣明菩薩的方便道**

**（一）廣明菩薩的方便**

「文殊師利法門」，依勝義而開示（般若的）甚深法相，又廣明菩薩的方便。「文殊師利法王子，住首楞嚴三昧」<sup>106</sup>；首楞嚴三昧<sup>107</sup>，是「十地菩薩」，「住十地、一生補處、受佛正[職]位」所(953)得的<sup>108</sup>。《維摩詰經》所說的「不思議（解脫）門」，與首楞嚴三昧相近，都顯示了菩薩的大方便。這裏，姑且不說不思議菩薩的神通示現。論到菩薩的方便道，與聲聞乘有顯著的差別。

**1、引眾生入佛道之方便**

**（1）「佛法」所重的特質：世間與出世之對立**

「佛法」重在聲教，重在思想的啟發，以引入自覺的解脫。離世間生死，向出世解脫；由於出家比丘為主導者，所以與人世間事，有些是遠遠的。

**（2）大乘佛法所重的特質：超越世間與出世之對立**

**A、般若法門**

從《般若經》以來，「大乘佛法」一貫的說：一切法本空，一切法本不生滅，一切法本來寂滅，超越了有為與無為，生死與涅槃的對立。應該是受了菩薩「本生」的影響，菩薩不一定是出家的，多數是從事不同事業的在家人，也可能是外道。

**B、文殊法門**

大乘菩薩正就是這樣，一切道都是佛道。

**（A）《首楞嚴三昧經》**

如說：「若能通達首楞嚴三昧，當知通達一切道行，於聲聞乘、辟支佛乘、及佛大乘，

<sup>103</sup>〔原書 p.959，註 24〕《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》卷下（大正 11，899c、901b）。

<sup>104</sup>〔原書 p.959，註 25〕《諸法無行經》卷上（大正 15，751c）。

<sup>105</sup>〔原書 p.960，註 26〕《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》卷下（大正 11，899b-c）。

<sup>106</sup>〔原書 p.960，註 27〕《首楞嚴三昧經》卷下（大正 15，642c）。

<sup>107</sup>（1）《大智度論》卷 47〈18 摩訶衍品〉：「首楞嚴三昧者，秦言健相，分別知諸三昧行相多少深淺，如大將知諸兵力多少。復次，菩薩得是三昧，諸煩惱魔及魔人，無能壞者，譬如轉輪聖王主兵寶將，所往至處無不降伏。」（大正 25，398c27-399a2）

（2）《一切經音義》卷 26：「首楞嚴三昧（此云勇健定也。此經中自釋云：首楞嚴者，於一切事究竟堅固也）。」（大正 54，480a1）

<sup>108</sup>〔原書 p.960，註 28〕《首楞嚴三昧經》卷上（大正 15，631a）。又卷下（大正 15，643c）。

皆悉通達」<sup>109</sup>。

### (B) 《大淨法門經》

《大淨法門經》（大正 17，820b）說：

「取要言之：貪欲門哉！離諸愛故。瞋怒門哉！離於結恨。愚癡門哉！離於不明。塵勞[煩惱]門哉！離於穢濁。諸趣門哉！無往來故。是為菩薩善權方便。至於一切愚夫行門，所學[有學]、無學、緣覺、菩薩、如來之門，其能曉了此諸門者，是則名為善權方便」。

「門」——方便門，是貪、瞋、癡——三毒，煩惱，五趣生死；也是凡夫行，聲聞的有學、無學行，緣覺行，菩薩行，如來行。這都是菩薩善巧方便的法門，所以菩薩順應眾生的一切心行而作佛事。

### (C) 其他

◎如《文殊師利現寶藏經》說：「人之本行，若干不同，亦為說若干種法而得入道」<sup>110</sup>。

◎《維摩詰所說經》說：「有此四魔、八萬四千諸煩惱門，而諸眾生為之疲勞，諸佛即以此法而(954)作佛事，是名入一切諸佛法門」<sup>111</sup>。

◎《須真天子經》說：「一切世間所入，則菩薩行」<sup>112</sup>。

※菩薩不但行於道，也要能「行於非道」<sup>113</sup>。

### C、結

依「大乘佛法」，世間一切，都是引入佛道的方便；如滿山的草木，沒有一樣不是藥的。這與一切法本來寂滅，恰好相合！

## 2、菩薩對於煩惱、生死的大方便

### (1) 舉經

對於煩惱、生死，《大方廣寶篋經》卷上（大正 14，466b-c）說：

「若觀法界而不捨於一切眾生；不墮正位，不共結住，如是等人是佛法器」。

「若有能盡未來際劫，發大莊嚴，不怖不畏。行三界行，不為三垢之所染汙，於生死中起園觀想。欲樂諸有，不集有行，如是等人名佛法器」。

「若無欲染，示現染欲。非為瞋惱，示現有瞋。不為癡覆，示現有癡。除斷結使，現住三界。……如是等人名佛法器」。

### (2) 釋義

#### A、釋「佛法器」

「佛法器」，是能成佛的根器，也就是菩薩。

《維摩詰經》說：「不凡夫行，不賢夫行，是菩薩行」<sup>114</sup>，菩薩是不同於凡夫，也不同（二乘）聖賢根器的。

#### B、釋《寶篋經》所說的菩薩方便行

<sup>109</sup>〔原書 p.960，註 29〕《首楞嚴三昧經》卷下（大正 15，643c）。

<sup>110</sup>〔原書 p.960，註 30〕《文殊師利現寶藏經》卷下（大正 14，460c）。

<sup>111</sup>〔原書 p.960，註 31〕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下（大正 14，553c-554a）。

<sup>112</sup>〔原書 p.960，註 32〕《須真天子經》卷 3（大正 15，106c）。

<sup>113</sup>〔原書 p.960，註 33〕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中（大正 14，549a）。

<sup>114</sup>〔原書 p.960，註 34〕《維摩詰經》卷上（大正 14，526c）。

《寶篋經》所說的三則，充分說明了菩薩的方便行。

**〔A〕不證入正位，卻不與煩惱共住**

一、「觀法界」是般若觀空，「不捨一切眾生」是大悲。菩薩是觀法界（如）空寂的，卻不墮「正位」——「正性決定」；雖不證入正位，卻不與煩惱[結]共住。這如《般若經》所說，菩薩般若觀空，卻告訴自己：「今是學時，非是證時」<sup>115</sup>。觀空離煩惱而不證實際，如證入實際，就墮落聲聞道了。

**〔B〕不怖畏生死，卻不積集生死業**

二、菩薩是大誓莊嚴，歷劫在生死中行菩薩道的。「樂欲諸有」，（955）是不怖畏生死；往來三界，如遊歷園觀一樣。這是得忍菩薩的隨願往生，所以所作所為，不會積集生死業[有行]。如在生死而積集生死業，不就是凡夫了嗎？

**〔C〕無有煩惱，而示現有煩惱**

三、菩薩已經斷盡了煩惱，為了化度眾生，沒有煩惱而示現有煩惱，這是大菩薩不可思議方便。如文殊菩薩，為了教化，在「王宮采女中，及諸淫女，小兒之中三月」<sup>116</sup>。為了化度淫女，化作穿著光采衣服的美少年<sup>117</sup>。為了除菩薩內心的疑悔，執劍去害佛<sup>118</sup>。為了誘化外道，投身到外道中去<sup>119</sup>：這些菩薩的大方便，都不是聲聞弟子所能行的。

**（二）文殊法門對「方便」分外尊重**

方便，梵語 upāya-kausalya，竺法護譯為善權，或善權方便。

**1、中品般若以來，般若與方便漸有相對別立的傾向**

- ◎「原始般若」中，菩薩的般若——諸法無受[取]三昧，是「聲聞、辟支佛所不能壞」的<sup>120</sup>。「不為般若波羅蜜方便所護故，則墮聲聞、辟支佛地」，只是為了「取相」<sup>121</sup>。
- ◎「上品般若」說：「無所得為方便」，說明了般若波羅蜜，為菩薩的殊勝方便。
- ◎「下品般若」說觀空不證，提到了「不捨眾生」的「大願」<sup>122</sup>。末後說到「具足方便力」<sup>123</sup>；「中品般若」的「後分」——方便道，由此發展而來。《大般若經》的前三分，與此相對應的，立〈方便善巧品〉。「中品般若」重視般若以外的行門，所以般若與方便，漸有相對別立的傾向。

**2、文殊法門中，般若與方便對立情形更為明顯，且分外尊重方便**

「文殊師利法門」，般若與方便的對立情形，更為明顯。如

- ◎《文殊師利現寶藏經》說：菩薩的智慧與善權，是菩薩的聖性，舉種種譬喻來說明<sup>124</sup>。
- ◎《魔逆經》說：菩薩的平等精進，是智慧與善權<sup>125</sup>。

<sup>115</sup> 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 18〈60 不證品〉（大正 8，350a19-26）。

<sup>116</sup> 〔原書 p.960，註 35〕《文殊師利現寶藏經》卷下（大正 14，460a）。

<sup>117</sup> 〔原書 p.960，註 36〕《大淨法門經》（大正 17，817a 以下）。

<sup>118</sup> 〔原書 p.960，註 37〕《如幻三昧經》卷下（大正 12，150c）。

<sup>119</sup> 〔原書 p.960，註 38〕《文殊師利現寶藏經》卷下（大正 14，461c-462a）。

<sup>120</sup> 〔原書 p.960，註 39〕《小品般若波羅蜜經》卷 1（大正 8，537c）。

<sup>121</sup> 〔原書 p.960，註 40〕《小品般若波羅蜜經》卷 6（大正 8，563a）。

<sup>122</sup> 〔原書 p.960，註 41〕《小品般若波羅蜜經》卷 7（大正 8，569a）。

<sup>123</sup> 〔原書 p.961，註 42〕《小品般若波羅蜜經》卷 9（大正 8，579a）。

<sup>124</sup> 〔原書 p.961，註 43〕《文殊師利現寶藏經》卷上（大正 14，454a-455b）。

<sup>125</sup> 〔原書 p.961，註 44〕《魔逆經》（大正 15，112c-113a）。

◎《大淨法門經》大意相同，觀三解脫門而不失善權方便，並說(956)「權方便」的內容<sup>126</sup>。

◎《弘道廣顯三昧經》說：以空無相無願向解脫，以「權」還生死，為眾生起大悲<sup>127</sup>。

◎《法界體性無分別會》，舉「成畢竟行，善知方便，行般若波羅蜜」三事，並分別的給以解說<sup>128</sup>。

◎《維摩詰經》作四句分別：「無方便慧縛，有方便慧解，無慧方便縛，有慧方便解」<sup>129</sup>，更顯示了般若與方便的相對性，與相助相成的重要。

◎《須真天子經》中，文殊為天子說偈，廣說智慧與善權，而以相助相成作結論：「智慧及善權慧，常相隨與併行，如兩牛共一膈，覺法田無有上」<sup>130</sup>。

※般若與方便，作相對的分別敘述，是「文殊師利法門」的特色，也可以了解對「方便」的分外尊重。

### （三）文殊是得首楞嚴三昧的菩薩中，最特出的一位

住首楞嚴三昧的文殊菩薩，有不可思議的神通方便。得首楞嚴三昧的菩薩，是不在少數的，而文殊卻是其中最特出的！

#### 1、現在無量無數佛菩薩，皆因文殊勸化而發心

##### （1）文殊是釋迦初發心的勸發者

據《文殊支利普超三昧經》說：「往昔古世，濡首童真以膳見施，供養佛眾，令發無上正真道意，則是（釋尊）本身初發意（之）原。……今者如來所成聖覺，無極之慧，十種力，四無所畏，十八不共，無罣礙慧，皆是濡首所勸之恩」<sup>131</sup>。文殊的發心，比釋迦佛要早得多，竟還是釋迦初發心的勸發者，是釋迦的師長、善知識。

##### （2）文殊是一切佛菩薩的師長

不但是釋迦往昔的善知識，也可說是一切佛菩薩的師長，如《文殊支利普超三昧經》卷上（大正 15，413a）說：

「十方世界，不可稱限，不可計會。諸佛國土，今現在者諸佛世尊，同號能仁，悉是仁者濡首所勸。或（同）號盛聖，或（同）號明星，……今我一劫若過一劫，宣揚演說諸佛名(957)號，濡首大士所開化者，於今現在轉於法輪，不可稱限。何況有行菩薩乘者，……或處道場成最正覺，不可限喻。其有欲說誠諦之事，審實無虛，濡首童真則諸菩薩之父母也」<sup>132</sup>！

依經說，現在無量無數的佛菩薩，都是因文殊的勸化而發心的。文殊發心以來，已「如七千阿僧祇恆河沙劫佛土滿中塵」；文殊初發心時，因文殊而發大心的「二十億人，在往古雷音響如來所發道心者，悉已逮致無上正真之道，……悉是文殊師利之所勸發」<sup>133</sup>。

<sup>126</sup> [原書 p.961，註 45] 《大淨法門經》（大正 17，820a-b）。

<sup>127</sup> [原書 p.961，註 46] 《弘道廣顯三昧經》卷 4（大正 15，503c）。

<sup>128</sup> [原書 p.961，註 47] 《大寶積經》卷 27《法界體性無分別會》（大正 11，149b-c）。

<sup>129</sup> [原書 p.961，註 48] 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中（大正 14，545b）。

<sup>130</sup> [原書 p.961，註 49] 《須真天子經》卷 4（大正 15，109b-110a）。

<sup>131</sup> [原書 p.961，註 50] 《文殊支利普超三昧經》卷上（大正 15，413a）。

<sup>132</sup> [原書 p.961，註 51] 《如幻三昧經》卷上，也說文殊是諸菩薩之父母（大正 12，135b）。

<sup>133</sup> [原書 p.961，註 52] 《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》卷下（大正 11，897c）。

## 2、文殊的大願：為眾生而作無盡期的教化

文殊師利勸發大心的宏願，如《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》卷下（大正 11，898c）說：

「我之本願，如佛所言。從如七千阿僧祇恒江河沙劫行菩薩業，不成道場，不致正覺。道眼徹視，光睹觀十方，悉見諸佛普勸化一切眾生，悉成佛道；吾心堅住，咸開化之，……皆是吾身之所勸化。唯然大聖！今觀十方，以無罣礙清淨明眼所見諸佛，皆以勸助建立無上正真之道。斯等皆辦，乃吾成無上正真之道」。

文殊菩薩的大願，是凡所見得到的無量無數佛，都是文殊所勸助發心的，也就是沒有一佛不是文殊所教化的，才滿願而成佛。為眾生而作無盡期的教化，是大心菩薩應有的志業。在大乘經傳說的菩薩中，文殊師利是徹底表達了這一悲願的。

## 3、文殊表示的意義：現身為菩薩的，可能是已經成佛；成佛的，也可能方便示現菩薩身

成佛，本來是究竟圓滿的假名。菩薩達到了究竟圓滿，就是成佛。成了佛，還是無盡期的為眾生。所以現身為菩薩的，可能是已經成佛；成(958)佛的，也可能方便示現菩薩身。文殊師利菩薩，就表示了這一意義。

◎《首楞嚴三昧經》說：過去平等世界的龍種上佛，就是現今的文殊<sup>134</sup>。

◎《菩薩瓔珞經》也說：過去的大身如來：就是現在的文殊師利<sup>135</sup>。

文殊是佛而菩薩，菩薩而又是佛的：這是怎樣的不可思議！

## 第三項、法界

(p.961-p.969)

### 一、「如、法性，實際」中，文殊法門重於「法界，實際」

#### （一）般若法門已有「如、法性、實際」等的組集

在「般若波羅蜜法門」中說到：「下品般若」重於「如」的開示。<sup>136</sup>「中品般若」集成，組集(962)「如，法性，實際」為一類，都是實相的異名。「中品」集成以後到「上品」，更擴展為十名、十二名的組集。<sup>137</sup>

#### （二）文殊法門亦組集「如、法性（法界），實際」為一類

##### 1、「如、法性、實際」在文殊法門經典中的不同譯名

「文殊師利法門」，也是以「如、法性，實際」為一類的。這三者：

◎「如」是 tathatā 的義譯。支婁迦讖（Lokarakṣa）的《阿闍世王經》，譯作「怛薩阿竭」或「本無」；竺法護每譯為「無本」；唐譯為「真如」。

<sup>134</sup> [原書 p.961，註 53] 《首楞嚴三昧經》卷下（大正 15，644a）。

<sup>135</sup> [原書 p.961，註 54] 《菩薩瓔珞經》卷 4（大正 16，39b）。

<sup>136</sup> （1）參閱印順導師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第十章，p.655-p.656。

（2）印順導師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第十章，p.676-p.677：「『下品般若』是『般若道』，重於般若的無所取著，悟入如如法性。」

<sup>137</sup> 參閱印順導師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第十章，p.742-p.743。

◎「法性」是 dharma-dhātu 的義譯，一般是譯作「法界」的。《阿闍世王經》，《寶積三昧文殊師利菩薩問法身經》中，譯作「法身」或「法住」。

◎「實際」是 bhūta-koṭi 的義譯；竺法護等譯作「本際」、「本原」、「真際」。

※這是指同一實相說的，不過名稱不同，意義也多少差別了。

### 2、文殊法門引用「如、法性（法界），實際」的經典

「中品般若」初集這三名為一類，「文殊法門」而引用這三名的非常多，如《阿闍世王經》，《清淨毘尼方廣經》，《諸佛要集經》，《諸法無行經》，《如幻三昧經》，《大淨法門經》，《維摩詰所說經》，《持心梵天所問經》，〈大神變會〉<sup>138</sup>。

### 3、文殊法門但說「法界，實際」的經典

也有但（連類而）說「法界」與「實際」的，如《入法界體性經》，《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》，《思益梵天所問經》，《集一切福德三昧經》，《文殊師利淨律經》<sup>139</sup>。

### （三）結：文殊法門受中品般若的影響，但重於「法界、實際」

「文殊法門」受到了「中品般若」的影響，但在這三名的應用上，「文殊法門」有重於「法界」、「實際」，尤其是重於「法界」的傾向，是不可不特加注意的！

## 二、文殊法門特重於「法界」，與般若法門重於「如」有所不同

同一實相的「如、法界、實際」，在說明上有些什麼不同？《大智度論》曾有所解說<sup>140</sup>。

「文殊法門」特重「法界」，對「界」有獨到的發展，所以應略加說明。

### （一）文殊經典所說的法界

#### 1、《入法界體性經》所說的法界，著重在一切法入於法界，一切法不出於法界

◎如《入法界體性經》（大正963）12，234c）說：

「文殊師利！我不見法界有其分數。我於法界中，不見此是凡夫法，……及諸佛法。其法界無有勝[特殊]異，亦無壞亂」。

「譬如恆河……如是等大河，入於大海，其水不可別異。如是文殊師利！如是種種名字諸法，入於法界中，無有名字差別。文殊師利！譬如種種諸穀聚中，不可說別；是法界中亦無別名：有此有彼，是染是淨，凡夫聖人及諸佛法，如是名字不可示現」。

「法界」是不可說有別異的。在「法界」中，一切名字安立——染、淨、凡、聖等一切法，都不可說有別異。說明這點，經中舉了兩個譬喻。<sup>141</sup>

<sup>138</sup>〔原書 p.968，註 1〕《阿闍世王經》卷上（大正 15，392c）。《清淨毘尼方廣經》（大正 24，1080c）。《諸佛要集經》卷下（大正 17，764a）。《諸法無行經》卷上（大正 15，756a）。《如幻三昧經》卷上（大正 12，139a）。《大淨法門經》（大正 17，820c）。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上（大正 14，542b）。《持心梵天所問經》卷 2（大正 15，13c）。《大寶積經》卷 86〈大神變會〉（大正 11，496c）。各經所說的，不止一文，這都是略舉一例。

<sup>139</sup>〔原書 p.968，註 2〕《入法界體性經》（大正 12，237a）。《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》卷上（大正 11，896a）。《思益梵天所問經》卷 3（大正 15，47b）。《集一切福德三昧經》卷下（大正 12，1000b-c）。《文殊師利淨律經》（大正 14，450a）。

<sup>140</sup>〔原書 p.968，註 3〕《大智度論》卷 32（大正 25，297b-299a）。

<sup>141</sup>印順導師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（p.35）：「法界的獨到意義，在大海與穀聚的比喻中，可以理解出來。法界是一切法普遍的絕對真理，古人稱之為「一大總相法門」。在法界中，一切法都無二無別，沒有數量的多少，也沒有質量的高下與勝劣。本來，《般若經》所說真如、法界等，都是同一內容，（真）如

- 一、河水與河水，可說有差別的，但流入大海，就是同一海水，不能再說有別異了。
- 二、穀類，是一類一類各別的，但歸入穀倉（穀聚），合而為一聚，不可再說為別異了。

## 2、《須真天子經》表示了一切法在法界中不可得，以及依法界而現諸法的意義

### （1）舉經

◎《須真天子經》有類似的說明，如《經》卷4（大正15，111a）說：

「譬如天子！萬川四流，各自有名，盡歸于海，合為一味。所以者何？無有異故也。如是天子！不曉了法界者，便呼有異；曉了法界者，便見而無異也。……法界不可得見知也。所以者何？總合聚一切諸法故，於法界而不相知」。

「譬如天子！於無色像悉見諸色，是色亦無，等如虛空也。如是天子！於法界為甚清淨而(964)無瑕穢，如明鏡見其面像。菩薩悉見一切諸法，如是諸法及於法界，等淨如空」。

### （2）辨同異

#### A、與《入法界體性經》相同的部份

《須真天子經》的四流入海喻，與《入法界體性經》完全相同。「總合聚一切諸法」，似乎也與「穀聚中不可說別」相同。

#### B、較《入法界體性經》增多的部份

◎《入法界體性經》，重在「法界」的沒有別異可說，而《須真天子經》多一明鏡見像的比喻。明鏡喻的意思是：虛空是無色的，卻從無色的虛空而見一切色像。這樣，法界明淨如虛空，菩薩從法界中見一切法。

◎「法界」是無色可見的；「是色亦無」，色也還是不可得的，所以諸法於「法界」中，是同樣的清淨。

◎明鏡是明淨的，明鏡所見的像，雖有像而實不可得，也還是明淨的。鏡與鏡像不相離，是同樣的清淨。

※在這譬喻中，就表示出「法界」的特有意義。<sup>142</sup>

### （二）般若法門重於「如」，文殊法門重於「法界」

#### 1、從《大智度論》看出「如」與「法界」之微妙差異

◎「如」，是從一一法顯出。經中總是說色如、受如……凡夫如、佛法如。

◎從法推究到實相，「如」是沒有別異的，卻是一一法的「如」，如《大智度論》卷32（大正25，297b-c）說：

---

也是一切法的本性，無差別、變異，與法界沒有什麼不同。不過，《般若經》重於真如，重在於一切法中，顯無差別——如性。如，不即一切法，不離一切法，所以真如無差別中，可說一一法的如性，這是重於向上體悟的。」

<sup>142</sup>（1）參閱印順導師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.160。

（2）印順導師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（p.36）：「經文舉了兩個比喻：如虛空中現色像，如明鏡中見面像。如像是明鏡所影現的，不離明鏡，並沒有像的實體可得。明鏡是明淨的，像也是明淨的，沒有穢染，平等平等。明鏡如法界，像如一切法。又如色像在無色像的虛空中顯現，色像沒有實體，與虛空是沒有差別的。虛空如法界，色像如一切法。在這兩個比喻中，表示了一切法在法界中不可得，又表示了依法界而現諸法的意義，界是「依」義，也是「性」義。從「大一」來說法法平等，《般若經》的如性，是沒有這樣說的。如虛空，如像，是《般若經》常用的譬喻，但比喻一切法無所有、不可得，而不是表示虛空與明鏡為依的。文殊法門顯然有了「假必依實」（超越的實理）的意境，向「妙有」（中國佛學的術語）而演進！」



「於各各相中分別求實不可得。……若不可得，其實皆空，空則是地之實相。一切別相（水火風等）皆亦如是，是名為如。法性[界]者，如前說。各各法空，空有差品，是為如。同為一空，是為法性[界]」。

◎「空有差品」，如方空、圓空那樣，也就是一一法的「如」。

◎到了「同為一空」，就是「法界」（這也就是「一如無二如」）。所以「法界」的特義，是一切皆入「法界」。

## 2、一切皆入「法界」之經證

◎《大般若經》(965)說：「法界無二無差別，……一切法皆入法界」<sup>143</sup>。

◎《阿闍世王經》說：「法身[界]無所不入諸法，亦不見法身有所入。何以故？諸法是法身，如諸法等故，法身亦等，故曰法身所入」<sup>144</sup>。「入法身」[界]，竺法護譯為：「等御諸法，則為法界」；「其法界者，等御諸法」<sup>145</sup>，不外乎「一切諸法悉歸法界」<sup>146</sup>的意思。

◎「法界」只是一切法空性，一切法不離於空，畢竟是空，所以說「入法界」。如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第二分卷 472（大正 7，390c-391a）說：「何因緣故說一切法皆入法界？……如是等一切法，無不皆入無相無為性空法界」。

## (三) 小結

◎向上體悟，推求一一法到性空無別，是「如」；這是「般若法門」所著重的。

◎一切法空，從空中見一切法與空性（法界），同樣的「等淨如（虛）空」，是「法界」；重於方便的「文殊法門」，是重於「法界」的（「中品般若」的「後分」——方便道，已有此傾向）。

## 三、文殊法門更進而對「界」作廣泛的應用

「文殊法門」在「如、法界、實際」上，特重「法界」，更進而對「界」作廣泛的應用。

### (一) 法界以外，提出眾生界，並說不二

#### 1、舉經

◎如《文殊師利淨律經》說：「一切眾生之所界者，名曰法界」<sup>147</sup>。

◎《集一切福德三昧經》說：「眾生界、法界，無有二故。……不增（法界）不減法界；不增眾生界，不減眾生界」<sup>148</sup>。

◎《文殊師利巡行經》說：「真如不減，真如不增；法界不減，法界不增；諸眾生界不減不增」<sup>149</sup>。

#### 2、釋義

◎「法界」以外，特別提出「眾生界」，與「法界」相對，而說明不二，說明都是不增不減的，這到底存有什麼用意呢？

<sup>143</sup> [原書 p.968，註 4] 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（三分）卷 532（大正 7，733c）。

<sup>144</sup> [原書 p.968，註 5] 《阿闍世王經》卷下（大正 15，401b）。

<sup>145</sup> [原書 p.968，註 6] 《文殊師利普超三昧經》卷上（大正 15，410b）。又卷下（大正 15，422b）。

<sup>146</sup> [原書 p.968，註 7] 《文殊師利普超三昧經》卷下（大正 15，423c）。

<sup>147</sup> [原書 p.968，註 8] 《文殊師利淨律經》（大正 14，451c）。

<sup>148</sup> [原書 p.968，註 9] 《集一切福德三昧經》卷下（大正 12，1000a）。

<sup>149</sup> [原書 p.969，註 10] 《文殊師利巡行經》（大正 14，511c）。

◎說到「界」(dhātu)，《雜阿含經》集有「界相應」；《中阿含經》集有《多界經》，說一切有部(966) (Sarvāstivādin) 所傳的，共六十二界。<sup>150</sup>

◎漢譯《雜阿含經》，說到「眾生界無數無量」。與之相當的南傳《相應部》，缺少這一句，然《相應部》相當的經，名 pāṇa，是「生類」的意思<sup>151</sup>，

※所以「眾生界」不外乎眾生類。

## (二)「界」被廣泛的應用

### 1、舉經

#### (1)《大方廣寶篋經》及「不壞法界偈」

##### A、《大方廣寶篋經》：法界、眾生界以外，又立虛空界

《大方廣寶篋經》，集有傳聞的種種文殊故事。經上說：「眾生界、法界、虛空界，等無有二，無有別異」<sup>152</sup>。

##### B、不壞法界偈：提出更多的「界」

◎經末有「不壞法界偈」，如《經》卷下(大正 14，479c-480a)說：

「已[我]界及法界，眾生界同等。是界等智[般若]界，今授我記已。受(依異譯，是「法」字)界煩惱界，與(虛)空界同等。諸法同是界，今我同此來。法界及欲界，及與於(患界、害界)三界，等同如虛空，我記同於是。生死界涅槃(界)，等住如法界」<sup>153</sup>。

◎「法界」、「眾生界」(sattva-dhātu)以外，又立「虛空界」(ākāśa-dhātu)。「虛空界」是六界(地、水、火、風、空、識)之一，《般若經》多用作譬喻；但後來，「虛空界」被作為真如的異名，<sup>154</sup>《寶篋經》也就是如此。

◎「不壞法界偈」中，說種種「界」與「法界」同等不二。其中，欲、患、害——三界，生死(有為)界、涅槃(無為)界，可說是佛法所固有的名詞。偈中立「煩惱界」與「般若界」；「眾生界」以外，又立「我界」(ātma-dhātu)，「界」是被廣泛的應用了。<sup>155</sup>

<sup>150</sup> [原書 p.969，註 11]《中阿含經》卷 47《多界經》(大正 1，723c)。

按：知界即知六十二界：1、眼界乃至意識界(十八界)，2、地、水、火、風、空、識(六界)，3、欲、患、害，無欲、無患、無害(六界)，4、樂、苦、憂、喜、捨、無明(六界)，5、覺、想、行、識(四界)，6、欲界、色界、無色(三界)，7、色、無色、滅(三界)，8、過去、未來、現在(三界)，9、妙、不妙、中(三界)，10、善界、不善界、無記(三界)，11、學、無學、非學非無學(三界)，12、有漏、無漏(二界)，13、有為、無為(二界)。

<sup>151</sup> [原書 p.969，註 12]《雜阿含經》卷 16(大正 2，113b)。《相應部》「諦相應」(南傳 16 下，370)。

<sup>152</sup> [原書 p.969，註 13]《大方廣寶篋經》卷中(大正 14，474c)。

<sup>153</sup> [原書 p.969，註 14]參閱異譯《文殊師利現寶藏經》卷下(大正 14，465c-466a)。

<sup>154</sup> 參閱印順導師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第十章，p.734-p.735。

<sup>155</sup> (1) 印順導師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.34：「晉竺法護所譯的《文殊師利現寶藏經》說：「人種[眾生界]，法界，虛空界，而無有二」。經末的「法界不壞頌」也說：我種，法界，人土[眾生]，慧疆，法界，塵勞，(虛)空種等一切平等。經中所說的種，疆，界，依異譯《大方廣寶篋經》，都是「界」的異譯。」

(2) 印順導師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.160-p.161：「與文殊師利有關的經典，重視法界，並說到了種種界，如西晉(西元 270 年)竺法護所譯的《文殊師利現寶藏經》說：「人種[眾生界]，法界，虛空界而無有二」。經末的「法界不壞頌」說：我種，法界，人土[眾生](界)，慧疆，法界，塵勞(界)，(虛)空種等，一切平等。種與疆，依異譯《大方廣寶篋經》，都是「界」的異譯。我界，眾生界，與法界、慧——般若界並舉，平等不二。我是眾生的異名，在神教中，是生命主

### (2) 《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

梁譯的《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說：「眾生界量，如佛界量」；「般若波羅蜜界即不思議界，不思議界即無生無滅界。……如來界及我界（法界），即不二相」<sup>156</sup> (967)。<sup>157</sup>

### (3) 《入法界體性經》

又隋譯的《入法界體性經》說：「法界即是我界」；「舍利弗界即是法界」；「法界共大德界，無二無別」<sup>158</sup>。這幾句，古譯的《寶積三昧文殊師利菩薩問法身經》，是沒有的。

#### 2、釋義：「法界即是我界」貫通了「眾生界、佛界、如來界」，同歸無差別

在種種「界」中，引起我們注意的，是「眾生界」、「我界」、「佛界」、「如來界」。

◎「佛界」(buddha-dhātu)，或譯「佛性」。

◎「如來界」(tathāgata-dhātu)，或譯「如來性」，一向看作「如來藏」(tathāgata-garbha) 的異名。

◎「眾生界」以外，別立「我界」，而說「法界即是我界」。「我」是印度神學的中心論題。

梵與法，在《長阿含經》中，<sup>159</sup>為了適應世俗，有作為同一意義的用法，如「法輪」又稱「梵輪」，「法網」又稱「梵網」。這樣，「法界即是我界」，豈不是近似印度神學中「梵即我」的意義嗎？以「法界即是我界」為本，而貫通了「眾生界」與「佛界」，「如來界」，同歸於無二無別。這一傾向，時代越遲，意義越是明顯。

#### 四、界與如來藏有類似的意義，故法界、如來界等，與如來藏說相融合

##### (一) 總述

「如來藏」說的主體思想，是如來在自身——蘊界處內的通俗說，但不久就與「法界」、「我界」、「眾生界」、「佛界」、「如來界」等相融合。

##### (二) 古來「界」即有礦藏義

◎《大毘婆沙論》說：「種族義是界義，……如一山中有多種族」<sup>160</sup>，這是以礦藏為喻的。

◎《大智度論》說：「法性[界]者，法名涅槃，不可壞，不可戲論。法性[界]名本分種，

---

體：佛法中解說為身心和合為一而沒有實體，是假名。現在稱為我界、眾生界，與法界不二，這顯然是世俗的假名，而存有深義。

<sup>156</sup> [原書 p.969，註 15] 《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上（大正 8，726c）。又卷下（大正 8，729c）。

<sup>157</sup> 參考印順導師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.34：「梁僧伽婆羅 (Saṃghavarman) 的《文殊師利所說般若波羅蜜經》，說到：眾生界，如來界，佛界，涅槃界；法界，無相，般若波羅蜜界，無生無滅界，不思議界，如來界，我界——平等不二。《文殊般若經》的傳出遲一些，如來藏說習見的名詞，如如來界 (tathāgata-dhātu)，佛界 (buddha-dhātu)，我界 (ātma-dhātu)，都出現了。然《文殊師利現寶藏經》，已說到了我界，這是竺法護在泰始六年（西元 270）譯出的。與文殊有關的經典，所說的法界，也有「我」的意義。」；又參考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.58。

<sup>158</sup> [原書 p.969，註 16] 《入法界體性經》（大正 12，235a、235c、236b）。

<sup>159</sup> 印順導師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第五章，p.269-270。

<sup>160</sup> [原書 p.969，註 17] 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 71（大正 27，367c）。

如黃石中有金性，白石中有銀性，如是一切世間法中皆有涅槃性」<sup>161</sup>，也是約礦藏為喻的。

◎《攝大乘論》立「金土藏」喻：以「地界」為礦藏，而表示金質（喻圓成實性）本有的<sup>162</sup>。

### （三）小結

「界」有礦藏義，「如來藏」是胎藏義，確有類似的意義，所以「法界」、「如來界」等，與如(968)來藏說相融合——如來藏我，成為後期大乘經的特徵。

## 第四項、諸法是菩提

(p.969-p.981)

### 一、「佛法」有離卻惑業苦，而求證涅槃的差別傾向

「佛法」，正如經上所說的：「是差別說，呵責結使說」；「此土眾生剛強難化，故佛為說剛強之語以調伏之。……以若干種法制御其心，乃可調伏。……以一切苦切之言，乃可入律」<sup>163</sup>。現實的身心，是有漏有為的，是苦器；而招感生死苦的，是煩惱及煩惱所引起的業。

所以佛的開示，只是要人知苦，從戒定慧——道的修習中，斷煩惱（沒有煩惱，就不再造業了）而證滅苦(970)的涅槃。涅槃是聖智自覺的，寂滅離戲論，不是語言及意識所能表示的。

這一「佛法」體系，在長期流傳中，多少有離卻現實身心——煩惱、業、苦，而求證涅槃的傾向。

### 二、大乘佛法有直示離相平等無差別的特質

#### （一）般若法門

「大乘佛法」，是一分直從無我離相而趣入的。在菩薩般若波羅蜜中，一切不可得：煩惱如，業如，苦——蘊、界、處如；凡夫如，聲聞如，緣覺如，菩薩菩薩法如，如來如來法如——一如無二如。在如如平等中，無凡無聖，無染無淨，無智無得：這是「般若法門」的無差別說。

#### （二）文殊法門

在這無差別說的基石上，「文殊法門」進一步的說：煩惱是菩提，業是菩提，苦——蘊、界、處是菩提，眾生是菩提，在說明的方便上，有了非常的異義。這使部分的比丘聽了，覺得與佛法不合，與外道說相類似，要不滿意而退席了<sup>164</sup>。

<sup>161</sup> [原書 p.969，註 18] 《大智度論》卷 32（大正 25，298b）。

<sup>162</sup> [原書 p.969，註 19] 《攝大乘論本》卷中（大正 31，140c）。

<sup>163</sup> [原書 p.978，註 1] 《清淨毘尼方廣經》（大正 24，1080b）。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下（大正 14，552c-553a）。

<sup>164</sup> [原書 p.978，註 2] 《無希望經》（大正 17，777c）。《文殊師利巡行經》（大正 14，511a）。

### 1、煩惱是菩提

「煩惱是菩提」：

#### (1) 煩惱與菩提之定義

- ◎煩惱 (kleśa)，是無明、愛，三毒——貪、瞋、癡，四倒，五蓋，六十二見等的通稱，舊譯作「塵勞」。
- ◎菩提 (bodhi)，譯為覺，古代都譯作「道」。<sup>165</sup>本來，聲聞得「三菩提」（正覺），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——無上正等覺，無上道或最正覺。但聲聞重在涅槃，佛重在無上菩提，流傳久了，「菩提」也就成為無上菩提的簡稱了。

#### (2) 煩惱與菩提是平等不二，與般若法門相通

《思益經》說：「菩提是無為，非起作相。……當知若無業，無業報，無諸行，無起諸行，是名菩提」<sup>166</sup>。這樣，菩提是沒有煩惱的，怎麼說「煩惱是菩提」呢？

- ◎經中從多方面說：如《諸法無行經》卷下（大正 15，759c）說：(971)

「菩提與貪欲（煩惱之一），是一而非二。……貪欲之實性，即是佛法（佛所覺所證法）性；佛法之實性，亦是貪欲性：是二法一相，所謂是無相」。

闡明這煩惱與菩提（佛法）不二的，如《諸法無行經》說：「譬如巧幻師，幻作種種事，所見無有實，無智（者）數（為）若干。貪、瞋、癡如幻，幻（與）三毒無異，凡夫自分別，我貪我瞋恚」<sup>167</sup>。貪、瞋、癡——煩惱如幻，雖現有種種事，而並沒有實性可得。凡夫不能了解如幻無實，所以為煩惱所熱惱。煩惱是非有的，所以說：「勿分別貪欲，貪欲性是道。煩惱先自無，未來亦無有，能作是信解，便得無生忍」<sup>168</sup>。這樣，「煩惱是菩提」，意思是說：在如幻即空、無相的法性中，煩惱與菩提是平等不二的。<sup>169</sup>

<sup>165</sup> 印順導師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第九章(p.563)：「道智的「道」，依古代譯語，或是 mārga，這是道路（方法）的道。或是 bodhi——「菩提」的意譯。譯菩提為道，所以譯菩提心為「道意」，譯得菩提為「得道」等。」

<sup>166</sup> [原書 p.978，註 3] 《思益梵天所問經》卷 2（大正 15，45b）。

<sup>167</sup> [原書 p.978，註 4] 《諸法無行經》卷上（大正 15，751b）。

<sup>168</sup> [原書 p.979，註 5] 《諸法無行經》卷上（大正 15，752a）。

另參考印順導師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.104：「『若人無分別，貪欲、瞋恚、癡，入三毒性故，則為見菩提，是人近佛道，疾得無生忍』。這就是一般所說的煩惱即菩提，文殊法門是著重於此的。」  
<sup>169</sup> 印順導師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(p.141-143)：「文殊法門，與《般若》同源而異流，每說煩惱即菩提，如說：「貪欲是涅槃，恚癡亦如是，如此三事中，有無量佛道」。龍樹怎樣解說這些文句？對於淫欲，《智論》依《般若經》，說三種菩薩：「初者，如世間受五欲，後捨離出家，得菩提道。二者，大功德牢固，初發心時斷於淫欲，乃至成佛道。是菩薩或法身，或肉身；或離欲，或未離欲。三者，清淨法身菩薩，……與眾生同事而攝取之」。……第三類是法身菩薩，為了攝化眾生，如維摩詰長者那樣。大菩薩的善巧方便，不是初學者所能行的。說到「煩惱是菩提」，如《大智度論》說：「因緣生故無實，……不從三四十方來，是法定相不可得。何以故？一切法入如故。若（不）得是無明定相，即是智慧，不名為癡。是故癡相、智慧相無異，癡實相即是智慧，取著智慧者即是癡」。「諸法如入法性中，無有別異。……愚癡實相即是智慧，若分別著此智慧即是愚癡。如是愚癡智慧，有何別異？」龍樹的解說，是依據《思益梵天所問經》的。《思益經》明如來以「五力」說法，「二者、隨宜」：「如來或垢法說淨，淨法說垢。……何謂垢法說淨？不得垢法性故。何謂淨法說垢？貪著淨法故」。這就是《智度論》所說：「癡實相即是智慧，取著智慧者即是癡」的意義。一般不知道這是「隨宜」說法，以為究竟理趣。只知煩惱即菩提，而不知取著菩提就是煩惱！如通達性空，般若現前，那裏還有煩惱？如誤解煩惱即是菩提，那真是顛倒了！」

⊙《須真天子經》說：「等淫怒[貪瞋]癡，及於諸（愛）欲，亦等於道」<sup>170</sup>。

⊙《清淨毘尼方廣經》說：「文殊師利言：空故等，無相故等，無願故等。何以故？空無分異故」<sup>171</sup>。

這樣說，煩惱性與菩提性不二，所以說「貪欲性是道」[菩提]，大體與「般若法門」相通。

### **（3）與菩薩不斷煩惱有關**

「文殊法門」的獨到發展，應該與「菩薩不斷煩惱」有關。聲聞行者如斷了煩惱，就不能長在生死中，也就不能成為菩薩，菩薩是要歷劫在生死中度眾生的。《般若經》只說「觀空而不證實際」（不斷煩惱，也就不入涅槃），「文殊法門」才明確的表達出來——菩薩不斷煩惱。

#### **A、善知煩惱本來是滅，更無可滅，故不斷煩惱**

但不斷煩惱，並不與煩惱共住，如《思益梵天所問經》卷2（大正15，44c）說：（972）

「今無貪、恚、癡，亦不盡滅。……善知顛倒實性故，無妄想分別，是以無貪、恚、癡。……一切法從本以來，離貪、恚、癡相」。

沒有貪、瞋、癡，卻又沒有滅盡。這因為貪、瞋、癡本性自離、不可得，所以沒有可滅盡的。「世間畢竟是滅盡相，以是義故，相不可盡。何以故？以是盡故，不復更盡」<sup>172</sup>。本來是滅，更沒有可滅的，所以不斷，這就是「雖行於世間，如蓮華不染，亦不壞世間，通達法性故」<sup>173</sup>。

#### **B、煩惱不離法界，煩惱於法界中不可得，而煩惱不斷**

##### **（A）煩惱不與菩提相應，卻與菩提平等，可說煩惱是菩提**

煩惱不與道[菩提]相應，卻與道平等，可說煩惱是道[菩提]，《文殊支利普超三昧經》有很好的說明，

##### **a、舉經**

如《經》卷中（大正15，415c-416a）說：

「日明適出，眾冥[日+疏-石]滅。……如是大王！興道慧者，塵勞[煩惱]則消，不知塵勞之所湊處，亦無有處，無有方面。以是之故，當了知之，道與塵勞而不俱合。

又等塵勞，則名曰道。等於道者，塵勞亦等。塵勞與道，等無差特，一切諸法亦復平等。

假使分別如斯議[義]者，塵勞則[即]道。所以者何？以塵勞故，現有道耳。塵勞無形，亦無所有，求塵勞者，則為道也。……設有所求，不越人心；亦不念言是者塵勞，是為道也。以是之故，塵勞為道。其塵勞者，亦入於道」。

##### **b、釋義**

經文分三個層次：

##### **（a）煩惱不與菩提相應**

<sup>170</sup>〔原書 p.979，註6〕《須真天子經》卷3（大正15，108c）。

<sup>171</sup>〔原書 p.979，註7〕《清淨毘尼方廣經》（大正24，1076c）。

<sup>172</sup>〔原書 p.979，註8〕《勝思惟梵天所問經》卷5（大正15，85a）。

<sup>173</sup>〔原書 p.979，註9〕《思益梵天所問經》卷1（大正15，38a）。

一、如日光出現而黑暗消失一樣，道智興（現前）時，煩惱也消失而不知所在了。所以道與煩惱，是不俱（同時而起）的。

**（b）煩惱與菩提平等**

二、菩提[道]與煩惱[塵勞]是平等的：從「等」去(973)悟解，也就是從空（「空故等，無相故等，無願故等，何以故？空無分異故」）<sup>174</sup>去悟解，正覺煩惱性空，就是菩提。在「等觀」中，煩惱、菩提、一切法，是同樣的空無別異。無二無別，所以說「煩惱是菩提」。

**（c）煩惱是菩提**

三、煩惱所以是菩提，是「以塵勞故，現有道耳」。也就是因為煩惱，推求煩惱無形，無所有空，所以是菩提。不過在等觀中，是不分別這是菩提，那是煩惱的。一切無二無別，煩惱也入於菩提（如諸法入於法界），所以煩惱就是菩提了。

**（B）由煩惱而有菩提**

由煩惱而有菩提，經中有充分的說明，

**a、舉經**

如說<sup>175</sup>：

1. 「菩薩從一切（愛）欲而起道意[菩提心]。……菩薩於愛欲中，與（愛）欲從事，爾乃成道。不隨愛欲，則菩薩何緣得起一切道意」？
2. 「以要言之，六十二見及一切煩惱，皆是佛種。曰：何謂也？答曰；若見無為入正位者，不能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譬如高原陸地，不生蓮華；卑溼淤泥，乃生此華。如是見無為法人正位者，終不復能生於佛法；煩惱泥中，乃有眾生起佛法耳」。
3. 「菩薩以善權方便，廣隨所入，欲救度一切。一切所求，惟因諸見、愛欲、四顛倒中求。所以者何？一切從是中生故；於此求索，一切不可得見。……當作是知！菩薩道於愛欲中求」。
4. 「當於眾生愛欲之中，求於佛事。……以於眾生塵勞之故，受於愛欲。設無愛欲，不興(974)佛事，譬如無疾，則不用醫」。
5. 「佛境界當於何求？曰：於一切眾生煩惱中求。何以故？眾生煩惱性不可得。……如佛境界無有增減，煩惱本性亦無增減」。
6. 「菩提者，當何處求？……從身見根本求於菩提，無明、有愛求於菩提，顛倒、起結求於菩提，障礙、覆蓋求於菩提。……如實覺知如是諸法，是名菩提」。

**b、釋義**

煩惱在「佛法」中，是生死根本，是非斷不可的。在「大乘佛法」中，煩惱有了深一層的積極意義。

**（a）發菩提心不離世間眾生**

如所引經文的 1.2.，是說發菩提心，是不離世間眾生的。世間依愛欲而有，所以不能離

<sup>174</sup> [原書 p.979，註 10] 《清淨毘尼方廣經》（大正 24，1076c）。

<sup>175</sup> [原書 p.979，註 11] 1.《須真天子經》卷 3（大正 15，104c）。2.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中（大正 14，549b）。3.《須真天子經》卷 4（大正 15，110c）。4.《魔逆經》（大正 15，116c）。5.《大寶積經》卷 101〈善德天子會〉（大正 11，566b）。6.《大寶積經》卷 27〈法界體性無分別會〉（大正 11，150b）。

愛欲。初學者發大心，都是有為有漏的；悲心也是緣眾生而起的愛見大悲<sup>176</sup>。如「不隨愛欲」，怎麼能發心？沒有初學，怎麼會有久學、不退？

**(b) 以煩惱為度眾生的方便**

3.4.是：眾生都在愛欲中，煩惱中，菩薩要求索一切煩惱不可得（空）；也要以煩惱為度眾生的方便，所以說「設無愛欲，不興佛事」。<sup>177</sup>

**(c) 如實見煩惱性空**

5.6.是：佛菩提是「如實覺知如是諸法」。

⊙《思益經》說：「諸法是菩提，如實見故」<sup>178</sup>。

⊙《清淨毘尼方廣經》也說：「一切法空，解於空故，名得菩提」<sup>179</sup>。如實見煩惱性空，不斷不盡，不增不減，與佛境界平等不二。

⊙在佛境界中，煩惱可說是成就的，如《諸法無行經》說：「一切諸佛皆入貪欲平等法中故，遠離諍訟，通達貪欲性故。世尊！貪欲即是菩提，何以故？知貪欲實性，說名菩提，是故一切諸佛皆成就貪欲」<sup>180</sup>。

⊙《文殊師利普門會》說：「三世一切佛，了知貪性空，住此(975)境界中，未曾有捨離」<sup>181</sup>。

這都是說：菩提是了知煩惱性空的，也就是煩惱實性的。煩惱性是不斷不盡，不增不減的，與佛菩提平等不二，所以可說佛成就貪欲等煩惱<sup>182</sup>。

**(d) 結**

◎煩惱不離「法界」，煩惱於「法界」中不可得，而煩惱不斷。

**C、般若慧達煩惱性空無所有，煩惱雖然不斷，卻沒有熱惱人的作用**

**(A) 佛法、結使，以般若慧觀，等無差別**

煩惱在菩薩道中，如《大方廣寶篋經》卷上（大正 14，467a）說：

「佛法、結使，有何差別？文殊師利言：大德須菩提！如須彌山王光所照處，悉同一色，所謂金色。如是須菩提！般若光照一切結使，悉同一色，謂佛法色。是故

<sup>176</sup> (1) 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 2〈5 文殊師利問疾品〉：「彼有疾菩薩應復作是念：『如我此病，非真非有，眾生病亦非真非有。』作是觀時，於諸眾生若起愛見大悲，即應捨離。所以者何？菩薩斷除客塵煩惱而起大悲。愛見悲者，則於生死有疲厭心。若能離此，無有疲厭，在在所生，不為愛見之所覆也。」（大正 14，545a25-b2）

(2) 《大智度論疏》卷 24：「觀一切法空不捨一切眾生[已>已]下。明菩薩雖體一切法空不住於空，而能起大慈悲，以不捨眾生故爾。若此慈悲等，不解一切法空者，則起眾生相，而度眾生相，而度眾生，名為愛見大悲，則於眾生有疲倦想。今以菩薩慈悲，從實相生，屬無緣慈悲故，無窮盡所度無極。所以具此二法，魔不能壞也。」（《卍新續藏經》46，908c4-9）

<sup>177</sup> 參考印順導師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第一章，p.19：「有梵天特性的文殊師利，是甚深法界的闡發者，大乘信心（菩提心）的啟發者，代表「信智一如」的要義，所以被稱為「大智文殊」。文殊所宣說的——全部或部分的經典，在初期大乘中，部類非常多，流露出共同的特色：多為諸天（神）說，為他方菩薩說；對代表傳統佛教的聖者，每給以責難或屈辱；重視「煩惱即菩提」，「欲為方便」的法門。「文殊法門」，依般若的空平等義，而有了獨到的發展。在家的，神秘的，欲樂的，梵佛同化的後期佛教，「文殊法門」給以最有力的啟發！」

<sup>178</sup> [原書 p.979，註 12] 《思益梵天所問經》卷 2（大正 15，45b）。

<sup>179</sup> [原書 p.979，註 13] 《清淨毘尼方廣經》（大正 24，1079b）。

<sup>180</sup> [原書 p.979，註 14] 《諸法無行經》卷下（大正 15，757a）。

<sup>181</sup> [原書 p.979，註 15] 《大寶積經》卷 29〈文殊師利普門會〉（大正 11，160c-161a）。

<sup>182</sup> [原書 p.979，註 16] 這一思想，與天台宗性惡說相近。



須菩提！佛法、結使，以般若慧觀，等無差別」。

「結使」，是煩惱的異名。「佛法」，是佛所證得法；約「分得」說，菩薩得無生忍，也可說「佛法」。佛法是菩提（含得一切功德）的別名。在眾生來說，結使與佛法，是完全不同的，但在般若慧光照下，一切法空，一切如如，與佛法平等。佛法與結使的等無差別，雖然本來如此，但要般若才能照了出來。

**（B）在般若的慧光下，煩惱雖還是煩惱，但失去了煩惱的作用**

在般若的慧光下，煩惱雖還是煩惱，但失去了煩惱的作用，如《清淨毘尼方廣經》（大正 24，1078b、1077a）說：

「天子！如人知於毒蛇種性，能寂彼毒。如是若（以聖智）知結使種性（妄想為根本），能寂煩惱」。

「不斷於欲，不為欲（所惱亂煩）熱；不斷於瞋，不為瞋熱；不斷於癡，不為癡熱。

於一(976)切法離諸暗障，不斷煩惱，勤行精進」。

蛇是有毒的，能傷人的。如能知道是什麼蛇，是什麼毒，加以制伏，那蛇雖還是蛇，卻沒有蛇毒，不會傷人了。煩惱也是這樣，是能熱惱人的，如能以般若慧，了達煩惱性空無所有，那煩惱雖然不斷，卻沒有熱惱人的作用了！

**（4）結**

總之，「煩惱是菩提」，是「文殊法門」的要義，但應該理解他的意義，不能「如文取義」了事的！<sup>183</sup>

**2、業是菩提**

**（1）「佛法」對惑業苦的見解**

煩惱是招感生死苦的根本。如煩惱斷了，不會再造生死業；舊有的業，缺乏煩惱的滋潤，也就失去感果的力量。只要煩惱斷了，苦體就不會相續，所以解脫生死的關鍵，就是斷煩惱，這是「佛法」一致的見解。

**（2）文殊法門說「煩惱是菩提」，即表示以「惑」為重**

「文殊法門」說：「諸法是菩提」<sup>184</sup>。業與苦體，當然也與菩提不二，但煩惱是最重要的，所以一再的、不斷的說到「煩惱是菩提」。

**（3）舉阿闍世王犯殺父逆罪及悔過為範例**

**A、「佛法」所載之阿闍世王**

◎說到業，業是有善的、惡的。最重的惡業，是五逆——殺父、殺母、殺阿羅漢、破和合僧、出佛身血。五逆也叫無間業，非墮入無間地獄不可。

◎罪業是可畏的，但佛法有「出罪」法，罪業是可以依懺悔而減輕，或失去作用的，所以說：「有罪當懺悔，懺悔則清淨」。阿闍世王（Ajataśatru）是殺父而登上王位的，犯了逆罪；後來，從佛聽法而悔悟，《長阿含經》的《沙門果經》<sup>185</sup>，早就這樣說了。

<sup>183</sup>（1）印順導師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.142-p.143。

（2）印順導師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第十四章，p.1236：「『如來或垢法說淨，或淨法說垢』，為什麼這樣說呢？垢法說淨，是約煩惱無實性說（與聖道清淨不同）；淨法說垢，是約「貪著淨法」說的。煩惱即菩提，生死是涅槃，涅槃是生死，這一類反於常情的語句，都應這樣的去了解。如不了解隨機的適應性，以為垢法就是淨法，淨法就是垢法，那就誤解佛說的意趣而成為倒解了。」

<sup>184</sup>〔原書 p.979，註 17〕《思益梵天所問經》卷 2（大正 15，45b）。

<sup>185</sup>〔原書 p.980，註 18〕《長阿含經》卷 17《沙門果經》（大正 1，109b-c）。

### B、文殊法門所載之阿闍世王

- ◎在「文殊法門」中，闍王的逆罪，因文殊的教誨而得到減輕，是《阿闍世王經》的主題。闍王從文殊懺罪，《密跡金剛力士經》，《侏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》，《阿闍世王女阿術達菩薩經》，都已說到<sup>186</sup>；(977)這在當時，確是傳說的重要教化事跡。
- ◎逆罪由心而造作，所以文殊對闍王的教化，主要是「心性本淨」<sup>187</sup>，「諸法悉空」；歸結於「其逆者亦不離法身[界]；其所作逆者身，悉法身之所入」<sup>188</sup>。直說「五逆是菩提」的，如《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上（大正 8，728c）說：

「菩提即五逆，五逆即菩提。何以故？菩提、五逆無二相故」。

※五逆即菩提，與煩惱是菩提的原理，是相同的。

### C、關於阿闍世王懺悔業障之情形

#### (A)「佛法」

- ◎依「佛法」說：懺悔，不是將業消滅了，而是削弱業的作用，使惡業不致於障礙道的進修。如五逆稱為「業障」，那是怎麼樣修行，也決定不能證果的。
- ◎《沙門果經》說：「若阿闍世王不殺父者，（聽了佛的說法），即當於此坐上得法眼淨（證得初果），而阿闍世王今自悔過，（只能）罪咎損減，已拔重咎」<sup>189</sup>。
- ◎《增壹阿含經》及《律藏》，都說阿闍世王得「無根信」<sup>190</sup>，或「不壞信」<sup>191</sup>。
- ※逆罪因懺悔而減輕了，但還是不能證果。

#### (B)文殊法門

- ◎《阿闍世王經》說：阿闍世王聽法以後，得「信忍」，或作「順忍」<sup>192</sup>，與「無根信」、

<sup>186</sup> [原書 p.980，註 19] 《大寶積經》卷 14〈密跡金剛力士會〉（大正 11，76c）。《侏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》卷下（大正 15，364b）。《阿闍世王女阿術達菩薩經》（大正 12，89b）。

<sup>187</sup> 印順導師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.87- p.88：「大乘經採用「心性本淨」說，是應用到多方面的，如《持世經》所說的心念處。觀心的生滅，虛妄無實，「從本以來，不生、不起，性常清淨，客塵煩惱染故有分別」。從通達心無心相，「不分別是心是非心，但善知心無生相」。「不得心垢相，不得心淨相，但知是心常清淨相」。心常清淨，是超越於是垢是淨的；不著垢相、淨相，才是經說心性常淨的意趣所在。《阿闍世王經》，是以悟解罪性本空，而懺除罪業為主題的。懺罪的教授，是說明心不可得：不在內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間；過去心已滅、未來心未至，現在心不住；心無形、無處，無來無去。心如虛空那樣，煙、霧等五事，不能使虛空有垢，所以說：「心者本淨故，亦無有沾污，亦無有而淨者」。如《大淨法門經》，應用於煩惱即菩提的說明。一般以為心本清淨，而不知一切法本來清淨，貪、瞋、癡等煩惱也是本來清淨，所以說：「若能思惟分別貪欲、瞋怒、愚癡及諸塵勞，本悉清淨，是則菩薩求佛道也」。從這幾部大乘經來看，心性本淨，只是心空、不可得的別名，決不是說：心有清淨莊嚴的功德。」

<sup>188</sup> [原書 p.980，註 20] 《阿闍世王經》卷下（大正 15，400b-402c）。

<sup>189</sup> [原書 p.980，註 21] 《長阿含經》卷 17《沙門果經》（大正 1，109b-c）。

<sup>190</sup> 《阿毘曇毘婆沙論》卷 54〈3 智度〉：「佛經說：『阿闍世王成就無根信。』問曰：一切有為法皆有根，何故說阿闍世王信無根耶？答曰：此信以無見道根故。如說不壞智相應信，以見道為根。彼無見道根故言無根，而有與見道相似信為根。復次，無無漏智善根故言無根，無漏信以無漏智、無漏善根為根，彼不得無漏智，亦不得無漏善根，而得與無漏相似信。復次，阿闍世王，不久供養佛，亦不親近諸有德比丘，而得如是信，若於樓觀象馬之上見佛世尊，即前向佛以身投地，身無苦痛，是無根信力，亦是佛之威神，是故名無根信。復次，此信無相似因，無有法與彼信作相似因者，如乾樹無根，彼信亦爾。故名無根。復次雖有此信。不免惡道。故名無根信。」（大正 28，387b6-19）

<sup>191</sup> [原書 p.980，註 22] 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3（大正 2，560a）。《增支部》「一集」（南傳 17，36）。《摩訶僧祇律》卷 32（大正 22，490b、c）。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》卷 10（大正 24，147c）。

<sup>192</sup> [原書 p.980，註 23] 《阿闍世王經》卷下（大正 15，402c、406a）。《文殊支利普超三昧經》卷下，作「柔順法忍」（大正 15，424a），與《阿闍世王經》意義相合。趙宋譯《未曾有正法經》卷 6，作

「不壞信」相當。閻王雖有所悟入，還是要墮賓頭地獄，不過不受苦，能很快的生天<sup>193</sup>。《阿闍世王經》所說，罪性本空而因果不失，悔悟也只能輕（重罪輕受）些，與原始佛法，還沒有太多的差別。

- ◎《阿闍世王經》又說：有殺母的罪人，因文殊的誘導，見佛聞法而證得阿羅漢果<sup>194</sup>。這是與「佛法」相違，與阿闍世王悔罪說相違，可能是遲一些而附入的部分。

### 3、苦（生死報體）是菩提

#### （1）「佛法」

煩惱與業所感得的生死報體，佛說是「陰、界、入」。

#### （2）文殊法門

- ◎「文殊法門」闡述陰、界、入是菩提(978)的，不在少數，而《大淨法門經》，說得最完備。文殊師利化度上金光首淫女，勸發菩提心。說到菩提時，文殊直截的說：「汝則為道[菩提]」<sup>195</sup>。「汝則為道」，意思說汝身就是道。

文殊分別的開示：陰——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是道；

種[界]——地、水、火、風（空與識略去）是道；

入——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是道；

身、心是道；

然後以「覺了諸法一切平等，則為道矣」作結<sup>196</sup>。

眾生是陰、界、入、身心和合的假名，陰、界、入是道，也就等於眾生是道；所以說：「一切眾生皆處在道，道亦處在一切眾生」<sup>197</sup>，表示眾生與道是不相離的。

- ◎《諸法無行經》也說：「眾生即菩提，菩提即眾生，菩提眾生一，知是為世尊」<sup>198</sup>。

- ◎《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》說：「道是文殊，文殊是道」<sup>199</sup>。

※這裏的眾生，是陰、界、入和合的假名，不可解說為真我，應記著《思益經》的開示：「我平等故，菩提平等；眾生性無我故，如是可得菩提」<sup>200</sup>。

總之，「文殊法門」所著意表達的，是：「道乎！龍首！在于一切，一切亦道」<sup>201</sup>。

## 第五項、彈偏斥小

（p.981-p.992）

「無生忍」（大正 15，444c、446b），與原義不合。

<sup>193</sup>〔原書 p.980，註 24〕《阿闍世王經》卷下（大正 15，404a）。

<sup>194</sup>〔原書 p.980，註 25〕《阿闍世王經》卷下（大正 15，403a-c）。

<sup>195</sup>〔原書 p.980，註 26〕《大淨法門經》（大正 17，817c）。

<sup>196</sup>〔原書 p.980，註 27〕《大淨法門經》（大正 17，817c-819a）。

<sup>197</sup>〔原書 p.980，註 28〕《大淨法門經》（大正 17，818b）。

<sup>198</sup>〔原書 p.980，註 29〕《諸法無行經》卷上（大正 15，751a）。

<sup>199</sup>〔原書 p.981，註 30〕《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》卷下（大正 11，901b）。

<sup>200</sup>〔原書 p.981，註 31〕《思益梵天所問經》卷 3（大正 15，54c）。

<sup>201</sup>〔原書 p.981，註 32〕《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》卷上（大正 8，741c）。

### 一、從佛教發展史來了解文殊法門的特色：「彈偏斥小」

◎天台學者，以《維摩詰經》為例，稱之為「彈偏斥小，歎大褒圓」的「方等部」。<sup>202</sup>

◎與文殊師利（Mañjuśrī）有關的經典，的確是有這種意義，但在佛教發展史上，是應該這樣去了解的：

#### （一）大乘初興時期：沒有呵斥聲聞，只有指斥教勸修聲聞的為魔事

◎大乘初興，如《般若經》、《阿閼佛國經》、《阿彌陀經》，對佛教共傳的（聲聞）大弟子，予以相當的尊重；菩薩的般若波羅蜜，還是弟子們宣說的呢！

◎當然，這是稱歎大乘菩薩道的，勝過聲聞與緣覺的，但沒有呵斥聲聞。惟有捨棄般若相應經，想從聲聞經中求佛道的；<sup>203</sup>或勸人取涅槃，反對修菩薩道的，<sup>204</sup>才被指斥為「魔事」。這是「大乘佛法」初興，從固有「佛法」中傳出的情形。

#### （二）大乘盛行時期：斥小——採取貶抑聲聞的立場

等到大乘盛行起來，與傳統的部派佛教，有了對立的傾向，於是大乘行者，採取了貶抑聲聞的立場，這就是「斥小」。

#### （三）大乘普遍流行時期：彈偏——忽略般若深悟立場之故

大乘普遍流行，有的不免忽略了般若深悟的根本立場，而蔽於名目、事相，所以要「彈偏」。

#### （四）小結

「彈偏斥小」，是「大乘佛法」相當的流行，與傳統的聲聞教團，漸漸分離，而大乘內部，也有著重事相傾向的階段。（p.982）

### 二、明「斥小」

#### （一）文殊法門尊重聲聞弟子的部分

「文殊師利法門」，起初也還是尊重聲聞弟子的，

◎如《寶積三昧文殊師利菩薩問法身經》，舍利弗（Śāriputra）對文殊所說的，能充分的信忍；<sup>205</sup>

<sup>202</sup> 藕益《教觀綱宗》卷1（大正46，937c19-938a2）：「次明別五時者，乃約一類最鈍聲聞，具經五番陶鑄，方得入實。所謂：

◎初於「華嚴」不見不聞，全生如乳（華嚴前八會中，永無聲聞，故云：不見不聞，至第九會〈入法界品〉，在祇園中，方有聲聞。爾時，已證聖果，尚於菩薩境界如啞、如聾，驗知爾前縱聞華嚴，亦決無益。然舍利弗等，由聞藏教方證聖果，方預入法界會，則知〈入法界品〉斷不說在「阿含」前矣！人胡略不思察，妄謂華嚴局在三七日內耶）。

◎次於「阿含」，聞因緣生滅法，轉凡成聖，如轉乳成酪（酪即熟乳漿也）。

◎次聞「方等」，彈偏斥小、歎大褒圓，遂乃恥小慕大，自悲敗種，雖復具聞四教，然但密得通益，如轉酪成生酥。

◎次聞「般若」，會一切法皆摩訶衍，轉教菩薩，領知一切佛法寶藏，雖帶通、別，正明圓教，然但密得別益，如轉生酥成熟酥。

◎次聞「法華」，開權顯實，方得圓教實益，如轉熟酥而成醍醐。」

<sup>203</sup> 〔原書p.989，註.1〕《小品般若波羅蜜經》卷5（大正8，556a-b）。

<sup>204</sup> 〔原書p.989，註.2〕《小品般若波羅蜜經》卷6（大正8，564b-c）。

<sup>205</sup> 〔原書p.989，註.3〕《寶積三昧文殊師利菩薩問法身經》（大正12，238a-c）。

◎《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》，舍利弗與須菩提（Subhūti），與文殊共論深法。<sup>206</sup>

### （二）貶抑聲聞弟子的部分

但貶抑聲聞弟子的，相當的多。

◎或是聲聞弟子們，一再的自恨證入「正位」，不如犯五逆罪的，還能發大菩提心。<sup>207</sup>

◎或是聲聞弟子同入無礙法界，為什麼智慧有礙有量！<sup>208</sup>

◎或弟子自認為「如牛跡中水」，而菩薩「如大海」。<sup>209</sup>

◎《維摩詰經》說：天女散天華，華都著在弟子們身上，神力也不能除去；<sup>210</sup>

◎弟子們聽了緊那羅王的琴聲，竟不能自主而舞起來，<sup>211</sup>這多少有點戲劇化了！

※這一切，都不外乎達成貶抑聲聞的目的。

### （三）文殊法門中對聲聞的責難，是為了引向大乘的深悟

#### 1、列舉文殊法門的相關經典中對諸大弟子的論難

維摩詰（Vimalakirti）長者，責難十大弟子，是一般所熟知的。其實，在「文殊法門」中，對一一大弟子，加以問難，是不止《維摩詰經》一部的。

- 1、《魔逆經》：魔波旬（Mārapāpiya）以文殊的神力，化作佛相；六大弟子問魔，魔為說深法。<sup>212</sup>
- 2、《離垢施女經》：離垢施（Vimaladatta）女問八大弟子，弟子們都不能回答。<sup>213</sup>
- 3、《首楞嚴三昧經》：示現各各「第一」的九大弟子，但沒有問答。<sup>214</sup>
- 4、《維摩詰經》：十大弟子都說，過去見到維摩詰長者，被難問而不能答，所以不敢去問疾。<sup>215</sup>
- 5、《須真天子經》：十四大弟子，各以自己所長的問文殊，文殊為他們說，他們都歡喜默然。<sup>216</sup>

佛的大弟子，如《增壹阿含經》說，是各有「第一」的。<sup>217</sup>「文殊法門」大抵從他們所擅長的（或是僧團一般事項）而加以問難，「斥小」就是「歎大」，引入大（p.983）乘佛法。試列表如下：

<sup>206</sup>〔原書 p.990，註.4〕《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》卷下（大正 8，746c-747b）。

<sup>207</sup>〔原書 p.990，註.5〕《阿闍世王經》卷上（大正 15，395b）。《首楞嚴三昧經》卷下（大正 15，643a）。《如幻三昧經》卷上（大正 12，137a-b）。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中（大正 14，549b）。

<sup>208</sup>〔原書 p.990，註.6〕《文殊師利現寶藏經》卷上（大正 14，455c）。《思益梵天所問經》卷 2（大正 15，42c-43b）。

<sup>209</sup>〔原書 p.990，註.7〕《須真天子經》卷 2（大正 15，104a）。

<sup>210</sup>〔原書 p.990，註.8〕《維摩詰經》卷下（大正 14，528b）。

<sup>211</sup>〔原書 p.990，註.9〕《佉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》卷上（大正 15，351c）。

<sup>212</sup>〔原書 p.990，註.10〕《魔逆經》（大正 15，115a-c）。

<sup>213</sup>〔原書 p.990，註.11〕《離垢施女經》（大正 12，91c-92c）。

<sup>214</sup>〔原書 p.990，註.12〕《首楞嚴三昧經》卷下（大正 15，643c）。

<sup>215</sup>〔原書 p.990，註.13〕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上（大正 14，539c-542a）。

<sup>216</sup>〔原書 p.990，註.14〕《須真天子經》卷 2（大正 15，103b-104a）。

<sup>217</sup>請參見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3〈弟子品四〉（1-10）（大正 2，557a17-558c19）。

	《魔逆經》	《離垢施女經》	《首楞嚴三昧經》	《維摩詰經》	《須真天子經》
大迦葉	1 修行之縛	3 知足	4 頭陀	3 乞食	1 八解脫
須菩提	2 福田	4 空行		4 乞食	4 知他法行
舍利弗	3 三昧	1 智慧	2 智慧	1 宴坐	2 智慧
目犍連	4 心得自在	2 神足	3 神通	2 為白衣說法	3 神足
富樓那	5 說法	5 說法	5 說法	5 說法	5 說法
優波離	6 持律		7 持律	8 持律	7 持法（律）
離婆多		6 行禪	9 坐禪		6 樂禪
阿那律		7 天眼	8 天眼	7 天眼	8 天眼
阿難		8 多聞	1 侍佛	10 侍佛	14 多聞
羅睺羅			6 樂戒	9 出家	13 淨戒
迦旃延				6 敷演法	11 分別諸法
薄拘羅					9 諸根寂定
央掘魔					10 利根
拘絺羅					12 四無礙解

## 2、文殊法門的斥小，為闡發佛法的本義

### (1) 總述

「文殊師利法門」，對大弟子所論難的問題，是大弟子所有的專長，也是比丘們日常所行的，符合於律制的生活。所以對諸大弟子的論難，等於批判了傳統的聲聞佛教，引向大乘的深悟。

### (2) 傳統佛教的情形

◎我們知道，佛是菩提樹下現覺正法而成佛的；佛的化度眾生，只是方便引導，使學者達到與自己同樣的證覺，證覺內容才是根本的佛法。

◎然佛的方便開示教導，弟子們傳誦結集而成為「經」。

◎為了文多義雜，發展出審定、分別、抉擇、條理的「阿毘達磨」，流為名目事相的學問。

◎佛攝化弟子出家，而有僧伽的組合，並依法攝僧，制立團體生活軌範的「律」。持律者分別、抉擇，與阿毘達磨者一樣，使律制成為繁瑣固定的制度。

這是部派佛教的一般情形，尤其是上座部（Sthavira）系的佛教。從佛法本義來說，這是值得商榷的。

### (3) 舉《維摩詰經》為例廣明文殊斥小的內容

「文殊法門」的「斥小」，就表達了這一立場。以《維摩詰經》為例，與十大弟子的問難，不外乎「乞食」、「宴坐」、「說法」、「出家」、「持律」、「侍佛」與「天眼」。

#### A、難「阿難」侍佛：佛色身無漏

如阿難（Ānanda）是佛的侍者，為了佛有病而去乞求牛乳，受到維摩詰的責難：「佛身

無漏，諸漏已盡；佛身無為，不墮諸數<sup>218</sup>：如此之身，當有何疾？當有何惱」？<sup>219</sup>這是與大眾部（Mahāsāṃghika）「佛身無漏」說一致的。<sup>220</sup>

#### **B、難「舍利弗」宴坐：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**

舍利弗在山林宴坐，維摩詰告訴他：「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，是為宴坐」。<sup>221</sup>在滅盡定中，能起諸威儀——行、住、坐、臥、揚眉、瞬目、舉手、說話等，應從《龍相應頌》的「那伽常在定」而來，是動靜一如的禪法。與上座部系的禪法大異；大眾部說：「在等引位，有發語言」，<sup>222</sup>倒有點相近。<sup>223</sup>

#### **C、難「目犍連」說法：直示離欲寂滅的歸依法**

如說（p.985）法，什麼是法？維摩詰與目犍連（Mahāmaudgalyāyana）問難，直示「法」的本義——離欲寂滅法，<sup>224</sup>這就是歸依的法。

#### **D、為「大迦旃延」說五法：約實相一如的深義而說**

大眾部系的多聞部（Bahuśrutīyāḥ）說：「佛五音是出世教：一、無常，二、苦，三、空，四、無我，五、涅槃寂靜」。<sup>225</sup>維摩詰為大迦旃延（Mahākātyāyana）所說的，也就是這五法，但約實相一如的深義而說。<sup>226</sup>

### **（4）文殊斥小乃內容的深化，為高揚佛化世之本義，然非全盤否定**

#### **A、總述文殊重視法律深一層的實義**

其實，佛在人間弘法，不能不方便的說法、制律，但也重視深一層的實義。

#### **B、「佛法」的深義範例**

##### **（A）多聞與法師**

如《雜阿含經》說：「聞色（等）是生厭、離欲、滅盡寂靜法，是名多聞（正法）」。「於色說是生厭、離欲、滅盡寂靜法者，是名法師」。<sup>227</sup>  
「多聞」與「法師」，也就是法的聽聞與演說，這都是約法的深義說。

##### **（B）阿蘭若**

如阿蘭若（araṇya），指遠離村落，沒有喧囂聲音的地方。專住這種地方的，稱為「阿蘭若行」。然阿蘭若行，深化為「無諍行」、（無諍三昧）「空寂行」。<sup>228</sup>

##### **（C）空閑處**

如空閑處（śūnyatāgāra），指洞窟、塚間、露地等修行處。在這裏修行，傾向於層層超

<sup>218</sup>（1）僧肇《注維摩詰經》卷3〈3弟子品〉：「佛身無為不墮諸數：肇曰：法身無為而無不為，無不為故現身有病，無為故不墮有數。生曰：雖曰無漏或有為也，有為是起滅法，雖非四大猶為患也，佛既以無漏為體，又非有為，何病之有哉，為則有數也。」（大正38，360a13-17）

（2）吉藏《法華玄論》卷2：「佛身無漏者，子結斷也。佛身無為不墮諸數者，果縛斷也。」（大正34，374c27-28）

<sup>219</sup>〔原書p.990，註.15〕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上（大正14，542a）。

<sup>220</sup>參閱印順導師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第三章，p.165；第六章，p.360。

<sup>221</sup>〔原書p.990，註.16〕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上（大正14，539c）。

<sup>222</sup>〔原書p.990，註.17〕《異部宗輪論》（大正49，15c）。

<sup>223</sup>參閱印順導師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第十四章，p.1223。

<sup>224</sup>〔原書p.991，註.18〕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上（大正14，540a）。

<sup>225</sup>〔原書p.991，註.19〕《異部宗輪論》（大正49，16a）。

<sup>226</sup>〔原書p.991，註.20〕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上（大正14，541a）。

<sup>227</sup>〔原書p.991，註.21〕《雜阿含經》卷1（大正2，5c）。

<sup>228</sup>〔原書p.991，註.22〕如《中阿含經》卷43《拘樓瘦無諍經》（大正1，703a-c）。

越而達於最高的空住（śūnyatā-vihāra）。「空住」，《雜阿含經》譯作「入空三昧禪住」，稱為「上座禪」。<sup>229</sup>

#### 〔D〕獨住

如獨住（ekavihārin），是個人獨住的修行者，然《雜阿含經》說：如於境不貪、不喜、不繫者，即使住在高樓重閣，也是獨住。反之，如於境生貪、生喜、起繫者，那即使是空閑獨處，也還是第二住（與伴共住）。<sup>230</sup>這與《般若經》所說的遠離（viveka），意義完全一樣。<sup>231</sup>

#### 〔E〕沙門

又如沙門（śramaṇa），是當時出家者的通稱。然佛說「沙門法」、「沙門義」，<sup>232</sup>沙門要有實際的內容，否則就是假名沙門了。

#### 〔F〕小結

佛法是重視深悟的宗教，雖說種種法，立種種制度，（p.986）只是為了助成這一大事，而不是拘泥於言說、制度的。

### C、對文殊斥小深義之反省

#### 〔A〕對聲聞律制表示不同見解的範例

這種精神。在「文殊法門」中高揚起來。

◎如乞食，是為了修證而不得不乞食，不是為乞食而乞食的，所以維摩詰對大迦葉（Mahākāśyapa）、須菩提說：應怎樣的乞食，要怎樣才可以受食。<sup>233</sup>

◎優波離（Upāli）是持律者，為二犯戒比丘，依律制說滅罪法。維摩詰直捷的說：罪性本空，消除了二比丘的疑悔。<sup>234</sup>

◎羅睺羅（Rāhula）讚歎出家的功德，到底出家的目的何在？維摩詰說成就功德，遠離煩惱的「真出家法」。進一步說：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是即出家」。<sup>235</sup>

※這都是對聲聞律制，而表示大乘者的見解。

#### 〔B〕闡明深化之理，與省思偏到思想的真意

◎維摩詰責難諸大弟子的，如佛陀與禪法，是提示不同的信解。

說法，是說法的內容問題。乞食，是要乞食的，只是乞食者要具備應有的理念。

※這都是內容的深化，不是全盤否定的。

◎但持律者，依律為比丘說出罪法——「作法懺」，是僧團的制度，為了大眾和樂清淨而成立的制度，是否一概的以大乘的「理懺」來替代？

出家，是佛傳下來的制度，固然要有出家的實質意義，但真的發菩提心就是出家，不

<sup>229</sup> [原書 p.991，註.23] 《雜阿含經》卷 9（大正 2，57b）。《中部》（151）《乞食清淨經》，作「空住」，是「大人住」（南傳 11 下，426）。

<sup>230</sup> [原書 p.991，註.24] 《雜阿含經》卷 13（大正 2，88c-89a）。《相應部》「處相應」（南傳 15，57-59）。

<sup>231</sup> [原書 p.991，註.25] 《小品般若波羅蜜經》卷 7（大正 8，570c-571a）。

<sup>232</sup> [原書 p.991，註.26] 《雜阿含經》卷 28（大正 2，205b）。《相應部》「道相應」（南傳 16 上，180-181）。《雜阿含 795 經》卷 28：「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『有沙門法、沙門義。何等為沙門法？謂八聖道——正見乃至正定。何等為沙門義？謂貪欲永盡，瞋恚、愚癡永盡，一切煩惱永盡，是名沙門義。』」（大正 2，205b10-13）

<sup>233</sup> [原書 p.991，註.27] 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上（大正 14，540a-c）。

<sup>234</sup> [原書 p.991，註.28] 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上（大正 14，541b-c）。

<sup>235</sup> [原書 p.991，註.29] 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上（大正 14，541c）。



再要事相的出家嗎？

※與律制有關的出罪法<sup>236</sup>與出家法，到底「文殊法門」的真意何在！

### 3、出家的考察

這裏，對出家作一番經說的考察。

#### (1) 文殊重出家及住阿蘭若行

##### A、《如幻三昧經》

◎《如幻三昧經》（《善住意天子經》的舊譯）中，善住意天子（Susthitamatidevaputra）問文殊：「假使人來，欲得出家為沙門者，當何以化？何除鬚髮？何受具戒？」文殊約沙門出家，除鬚髮，披袈裟，思念興造[作]，受具戒，學戒，受供養，限節[頭陀]，一一的分別解說。如說：「若不發心欲得出家，我乃令卿作沙門耳。……勿得發心作沙門也」！似乎勸人不要出家，其實是要人不起妄想，無住無著，為出家……頭陀行應有的實質意義。<sup>237</sup>

◎《如幻三昧經》中，文殊曾化作菩薩說法，說到：「精習於閑居[阿蘭若]；……常行而乞食；數數相調習，親近坐樹下；穢藥以療身。……此等勇猛士，必成尊佛道」。<sup>238</sup>對出家的「四依」行，是相當尊重的。

##### B、《大寶積經》的〈大神變會〉及〈文殊師利授記會〉

◎〈大神變會〉說：「過去未來世，一切諸如來，無有不捨家，得成無上道」。<sup>239</sup>

◎〈文殊師利授記會〉說：「樂阿蘭若，住寂靜處，獨行無侶，如犀一角。……若有出家菩薩，行於七步，向阿蘭若寂靜之處，而此福德甚多於彼」。<sup>240</sup>

##### C、《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》

《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》說：一法不失（菩薩）所願，是：「開士當學追慕阿闍如來宿命本行菩薩道時，志願出家，樂沙門行，世所生，不違本誓」。<sup>241</sup>文殊的本願，是：「從今日以往，假使生欲心，輒當欺諸佛，現在十方聖。……常當修梵行，棄欲捨穢惡，當學於諸佛，戒禁調和性」<sup>242</sup>，與阿闍佛（Akṣobhya）的本願相當。

##### D、小結

<sup>236</sup> 關於文殊法門中所提及的「出罪法」，可參閱印順導師：

（1）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第十二章，p. 932-933；第十三章，p. 1135，p. 1138-1140。

（2）《華雨集第二冊》（p. 145）：「文殊又與懺罪有關，如《阿闍世王經》、《如幻三昧經》說。」

<sup>237</sup> [原書 p. 991，註. 30] 《如幻三昧經》卷下（大正 12，145c-147c）。

<sup>238</sup> [原書 p. 991，註. 31] 《如幻三昧經》卷上（大正 12，140b-c）。

<sup>239</sup> [原書 p. 991，註. 32] 《大寶積經》卷 86〈大神變會〉（大正 11，495c）。

<sup>240</sup> [原書 p. 992，註. 33] 《大寶積經》卷 59〈文殊師利授記會〉（大正 11，343a）。

《大寶積經》卷 59〈文殊師利授記會〉：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成就六法，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亦能攝取一切世界最上佛剎。……。五者、菩薩作是思惟，諸佛如來心常在定，未曾失念，我應隨佛所行，若心散亂，終不能證佛所行處，是故應當捨離一切心所取著，亦捨一切利養恭敬，聚落城邑，飲食資生及諸親友。為欲利益諸眾生故不捨眾生，樂阿蘭若住寂靜處，獨行無侶如犀一角，住靜處已起大慈心：初遍一方，漸至十方，普遍眾生，慈心遍已，得入禪定。舍利弗！若有在家菩薩，以一切樂具，於恒沙劫，供養一切恒沙諸佛及比丘眾。若有出家菩薩，行於七步，向阿蘭若寂靜之處，而此福德甚多於彼，以能速得大菩提故。舍利弗！菩薩樂住寂靜入禪定者，獲十種功德利益。何等為十？一者得念，二者得慧，三者修行，四者迅辯，五者得陀羅尼，六者善知法生，七者善知法滅，八者戒聚無犯，九者諸天供養，十者不貪他好，是名為十。…。」（大正 11，342b29-343b9）

<sup>241</sup> [原書 p. 992，註. 34] 《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》卷上（大正 11，893b-c）。

<sup>242</sup> [原書 p. 992，註. 35] 《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》卷下（大正 11，897b）。

依經文的明證，「文殊法門」到底是重視出家，而修住阿蘭若等頭陀行的。

**(2) 一部分經典，卻勸修菩薩行，不用出家**

不過，一部分經典，就顯得不同，如說：<sup>243</sup>

**A、《須真天子經》**

1. 「有受持諷誦，廣為一切解說其義者，是為持戒清淨，……是為沙門，……是為除鬚髮，是為受大戒」。

**B、《諸法無行經》**

2. 「若人得聞如是經法，是人名為善出家者，何況信受讀誦，如所說行」！

**C、《集一切福德三昧經》**

3. 「若有菩薩住是三昧，雖復在家，當說是人名為出家」。(p.988)

**D、《維摩詰所說經》**

4. 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是即出家，是即（受）具足」。

**E、《大淨法門經》**

5. 「菩薩不以除鬚髮者為是出家也，……不以自被袈裟，……自奉禁戒，……自處閑居，……不以顏貌形容、威儀禮節為是出家也。……若當還復上駟馬車，與畏間長者子俱，為開化說此，則是汝出家之行也」。

**F、小結**

◎上面所引經文，前三則，是以受持大乘經，住大乘三昧為出家，與出家僧制是不合的。

◎特別是 4.，長者子是要出家的，維摩詰教他發菩提心，就是出家，就是受具足戒了。

5. 上金光首淫女，也想出家，文殊為他說出家法——菩薩利他行。末了，要他與畏間長者子一共上車，如能教化他，就是出家行了。這二則，在事相上，都是勸修菩薩行，不用出家的具體事例。

**(四) 小結**

所以，「文殊師利法門」，本來是繼承《般若經》、《阿閼佛國經》，推重出家菩薩行的。出家行，是釋尊成佛以前那樣的出家行，沒有制定羯磨受具以前的出家行；住阿蘭若，常乞食，糞掃衣，陳腐藥——「四依」時代的出家行。但在家菩薩的地位，一天天重要，透露出不必出家，在家菩薩也是一樣的消息。

**三、明「彈偏」**

**(一) 「彈偏」是對菩薩及深義說的**

「彈偏」，是對菩薩說的。維摩詰

◎為彌勒 (Maitreya) 說「授記」，及「菩提」的實義。<sup>244</sup>

◎為光嚴 (Prabhāvyūha) 童子說「道場」。<sup>245</sup>

◎持世 (Vasudhāra) 是出家菩薩，維摩詰在持世前，為魔女說「法樂」。<sup>246</sup>

<sup>243</sup> [原書 p.992, 註.36] 1.《須真天子經》卷 4 (大正 15, 111c)。2.《諸法無行經》卷上 (大正 15, 755a)。  
3.《集一切福德三昧經》卷下 (大正 12, 1003a)。4.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上 (大正 14, 541c)。5.  
《大淨法門經》(大 17, 821c-822b)。

<sup>244</sup> 參見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上〈菩薩品〉(大正 14, 542a27-542c9)。

<sup>245</sup> 參見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上〈菩薩品〉(大正 14, 542c10-543a9)。

◎長者子善德設大施會，為他說「法施之會」。

※這都是約深義說的。<sup>247</sup>

### **（二）與對聲聞律制的問答相近，立意卻大不相同**

#### **1、略述原始、部派與大乘初興的情形**

◎佛教中，（p.989）「成佛」、「轉法輪」、「入涅槃」，是釋尊當時所有的重要事項。

◎自從「本生」流行，於是有「菩薩」、「受記」、「六波羅蜜」等術語。

◎大乘法興起，有「發菩提心」、「大誓莊嚴」、「得無生忍」、「度盡眾生」、「莊嚴佛土」等名目，是大乘行者所重的，在大乘法流行中，有依世俗諦，分別解說的必要。然沒有深悟的世俗分別，是不符般若深悟真義的。

#### **2、文殊法門核心思想的立意與傳統迥異**

◎特重深悟的「文殊法門」，對有關大乘的發心、修行、證果等事相，每從深悟的境地，給以破斥。

◎如〈善住意天子會〉，立「破菩薩相品」，論「初發心」、「得無生忍」、「轉入諸地」。<sup>248</sup>

◎如《離垢施女經》，對八大菩薩，一一的問難，使他們默然無對。<sup>249</sup>

◎如《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》，師子步雷音菩薩問文殊：「當久如成最正覺？」、「發意久如應發道心？」、「發道心以來為幾何耶？」、「用何等故不成正覺？」、「不一發心吾當得道，仁者云何勸化眾生使發道心？」、「仁成佛時，國土何類？」<sup>250</sup>這些論題（除末後問），佛說：「文殊師利在深妙忍，所入深忍，不逮得道，亦不得佛，復不得心，以無所得，故不說之」。<sup>251</sup>文殊依深悟的境地，所以不作正面的答覆。這些論題，不是全不可說，大都由佛順俗而為之解答。

※這與對聲聞律制的問答，雖論說相近，而立意是大有不同的。

## **第六項、女菩薩・四平等**

（p.992-p.997）

### **一、女菩薩——重女人的跡象**

「文殊師利法門」，傾向於在家出家平等，男女平等。由於特重方便，所以留下了重在家、重女人的跡象。

#### **（一）文殊是十方佛菩薩的善知識**

<sup>246</sup>參見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上〈菩薩品〉（大正 14，543a9-b29）。

<sup>247</sup>參見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上〈菩薩品〉（大正 14，543c1-544a18）。

<sup>248</sup>〔原書 p.992，註.37〕《大寶積經》卷 104《善住意天子會》（大正 11，582a-584a）。

<sup>249</sup>〔原書 p.992，註.38〕《離垢施女經》（大正 12，92c-93c）。

<sup>250</sup>〔原書 p.992，註.39〕《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》卷上・下（大正 11，895c-898b）。

<sup>251</sup>〔原書 p.992，註.40〕《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》卷下（大正 11，896c）。

文殊師利 (Mañjuśrī) 菩薩，是釋尊往昔發心時的善知識，是十方佛菩薩的善知識，在初期大乘經的讚歎聲中，是一位最卓越的大菩薩。

### **(二) 女菩薩——在文殊法門對文殊的另類傳說，顯文殊受貶抑的意味**

#### **1、三位女菩薩，比文殊早發心或為文殊之善知識**

然在「文殊法門」中，卻另有一類傳說，如說：<sup>252</sup> (p.993)

- 1、「是離垢施菩薩發無上正真道，造行以來，八十百千阿僧祇劫，然後文殊師利乃發道意。」
- 2、「佛語文殊師利：是須摩提，……是仁本造發意時師。」
- 3、「是離意女，本勸文殊令發道意。」

文殊那樣的卓越，而這三位女菩薩，都比文殊發心早，有的還是文殊的善知識(師)。這一傳說，是值得深思的！

#### **(1) 文殊盡一切神力，不能使離意女出定**

《諸佛要集經》說：文殊被天王佛 (Devarāja) 移到鐵圍山去。文殊盡一切的神力，不能使離意女出定。<sup>253</sup>

#### **(2) 文殊是離垢女問難菩薩之一**

離垢施 (Vimaladatta) 女難問乞食的八大菩薩，八大聲聞，文殊是被難的八菩薩之一。<sup>254</sup>

#### **(3) 須摩提責文殊**

文殊與須摩提 (Sumati) 問答，而被責為：「仁作是問，不如不問」<sup>255</sup>！

#### **(4) 小結**

文殊與三位女菩薩的關係，顯然存有貶抑文殊菩薩的意味。

#### **2、三部經的性質不同，但都表示女菩薩勝於文殊**

◎《諸佛要集經》所說的「諸佛要集」，是般若法門，依「中品般若」而集成的；文殊想參與法會聞法，被天王佛遷走了（暗示般若中沒有文殊參與的原因）。

◎離垢施是波斯匿 (Prasenajit) 王女，因八大菩薩、八大聲聞的入城乞食，引起問難；並見佛問菩薩行 (十八事)。<sup>256</sup>

◎須摩提是王舍城 (Rājagṛha) 長者女，見佛問菩薩行 (十事)。<sup>257</sup>

※這二部與《諸佛要集經》，性質不同，但同樣表示了，女菩薩勝於文殊師利。

### **(三) 與乞食有關經典中的女菩薩**

《離垢施女經》與乞食有關，因而聯想到三部經。

#### **1、《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》**

- 一、《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》：主體 (p.994) 為文殊與那伽室利 (Nāgaśrī) 的問答，以乞食為全經的線索。末後，須菩提 (Subhūti) 入城乞食，遇到一位優婆夷，以乞

<sup>252</sup> [原書 p.996, 註.1] 1.《離垢施女經》(大正 12, 96c)。2.《須摩提菩薩經》(大正 12, 78a)。3.《諸佛要集經》卷下(大正 17, 769c)。

<sup>253</sup> [原書 p.996, 註.2] 《諸佛要集經》卷下(大正 17, 765c-766c)。

<sup>254</sup> [原書 p.996, 註.3] 《離垢施女經》(大正 12, 92c)。

<sup>255</sup> [原書 p.996, 註.4] 《須摩提菩薩經》(大正 12, 77c)。

<sup>256</sup> 《離垢施女經》(大正 12, 103b-105c)。

<sup>257</sup> 《須摩提菩薩經》(大正 12, 76b)。

食為問難，使須菩提「聞優婆夷所說，即寂寞不知所言」。優婆夷「普現感動光明相像，顯轉無上阿惟越致法輪」<sup>258</sup>，這是一位勝過大弟子的女菩薩。

## 2、《阿闍闍王女阿術達菩薩經》

二、晉竺法護譯的《阿闍闍王女阿術達菩薩經》：女見諸大比丘來乞食，「不起不迎，不為作禮，亦不請令坐，亦不與分衛具」。<sup>259</sup>女與諸比丘論義，揚大乘而抑聲聞。然後下座禮敬比丘。<sup>260</sup>

## 3、《順權方便經》

三、《順權方便經》，竺法護譯。須菩提入城乞食，遇到了轉女身菩薩，女為論義。女來見佛，「須菩提從坐起，往迎其女，叉手禮之」。舍利弗（Śāriputra）責須菩提不合聖法，也就是違犯律制。<sup>261</sup>

◎《順權方便經》以欲樂為方便<sup>262</sup>，與《維摩詰經》的「先以欲鉤牽，後令入佛智」相合。

◎又認為不必「時食」：「恣安所審，坐自服食」。<sup>263</sup>

◎出家可以禮在家。<sup>264</sup>

## （四）總結文殊在上引文中，所扮演的角色

### 1、文殊法門重深悟，為天子們而說

「文殊師利法門」，主要是深悟的，為天子們說的。

### 2、《維摩詰經》：以在家菩薩為主，文殊從旁的助成者

以在家菩薩為主體的，如《維摩詰經》，文殊只是從旁助成者。

### 3、《離垢施女經》、《須摩提經》：以女菩薩為主，文殊受貶抑

《離垢施女經》，《須摩提經》，以女菩薩為主，文殊是受貶抑的。

### 4、《阿闍闍王女阿術達菩薩經》、《順權方便經》：沒有文殊但充分流露反律制之傾向

《阿闍闍王女阿術達菩薩經》，《順權方便經》，雖以乞食為緣起，但沒有文殊；反律制的傾向，充分流露！

### 5、印順導師推測三位女菩薩勝過文殊，是由於初期大乘文殊現出家相的關係

我以為，與文殊有關的三位女菩薩，表示勝過了文殊，也許由於初期大乘的文殊菩薩，是現出家相（維持傳統佛教的形式）的關係！

## 二、四平等：一佛、一剎土、一眾生、一法

### （一）《華嚴經》的「心、佛、眾生」三無差別說

「心佛及眾生，是三無差別」，是《華嚴經》說。<sup>265</sup>

### （二）《無上依經》（如來藏）的「如來、菩薩、眾生」三位平等說

<sup>258</sup> [原書 p.996，註.5] 《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》卷下（大正 8，747b-748a）。

<sup>259</sup> [原書 p.996，註.6] 《阿闍闍王女阿術達菩薩經》（大正 12，84b）。

<sup>260</sup> [原書 p.996，註.7] 《阿闍闍王女阿術達菩薩經》（大正 12，88c）。

<sup>261</sup> [原書 p.996，註.8] 《順權方便經》卷下（大正 14，929b-c）。

<sup>262</sup> [原書 p.997，註.9] 《順權方便經》卷下（大正 14，926a）。

<sup>263</sup> [原書 p.997，註.10] 《順權方便經》卷下（大正 14，927c）。

<sup>264</sup> [原書 p.997，註.11] 《順權方便經》卷下（大正 14，929b-c）。

<sup>265</sup> [原書 p.997，註.12] 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10（大正 9，465c）。

眾生、菩薩、如來——三位平等，是如 (p.995) 來藏說。<sup>266</sup>

### (三) 文殊法門的「一佛、一剎土、一眾生、一法」四種一說

#### 1、四種一的經證

「文殊法門」立四種一，

##### (1) 《如幻三昧經》

如《如幻三昧經》卷上 (大正 12, 142c) 說：「一切諸佛皆為一佛，一切諸剎皆為一剎，一切眾生悉為一神[我]，一切諸法悉為一法。是一定 (空?) 故，故名曰一；亦非定一，亦非若干。」一佛、一剎土、一眾生、一法，是「文殊法門」所表示的平等說。

##### (2) 《大寶積經》〈大神變會〉

〈大神變會〉也說：「一切諸佛唯是一佛，說無量佛，是名神變；一切佛土唯一佛土，說無量土，是名神變；無量眾生即一眾生，說無量眾生，是名神變；一切佛法唯一佛法，說無量法，是名神變。」<sup>267</sup>

#### 2、四種一 (平等) 乃一法界平等性之說明

##### (1) 四事在法界平等性中，無分別而成一切佛事

◎為什麼只說佛、土、法、眾生——四者的一呢？見一切佛，遊一切佛土，聽一切法，也是說一切法，度一切眾生，這是方便道菩薩的事。

◎《諸佛要集經》說：離意女住三昧中，「普聞十方無央數姪<sup>268</sup>、百千億載現在佛土諸佛說法，而無所著；所可聽受，為他人說。……在諸剎土，無剎土想；處於諸佛，無諸佛想；聞所說法，無經典想；無吾我想，無他人想，……度脫開化無數眾生。」<sup>269</sup>佛、土、法、人——四者，在「法界」平等性中，是無分別而成一切佛事的。

##### (2) 四一或四平等，即一法界平等性的說明

四種一，就是四種平等，平等的意義，

◎如《清淨毘尼方廣經》 (大正 24, 1080b-c) 說：「文殊師利言：善男子！一切世界皆悉平等，一切佛等，一切法等，一切眾生等：我住於彼。……一切剎土，如虛空故等；諸佛，法界不思議故等；一切諸法，虛偽故等；一切眾生，無我故等。」經中解說了四種平等的意義。「諸法虛偽故等」，異譯《寂調音所問經》，作「一切法空」。<sup>270</sup>

◎《如幻三昧經》說：「云何曉了一切眾生？皆假號耳。若真諦觀，其假號者，亦無處所，其眾生者，悉一神[我]耳。」<sup>271</sup>

◎《寂調音所問經》也說：「眾生自性無我」。所以「一切眾生是一眾生」，不是真我

<sup>266</sup> [原書 p.997, 註.13] 《無上依經》卷上 (大正 16, 469c)。

<sup>267</sup> [原書 p.997, 註.14] 《大寶積經》卷 86 〈大神變會〉 (大正 11, 493b-c)。

<sup>268</sup> (1) 《佛光大辭典》，p.3772 「姪」：梵語 nayuta，音譯那由他、那由多、那庾多，為古印度之數量名稱。

(2) 《佛說離垢施女經》、《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經》，西晉竺法護所譯，二經中。姪=垓【明】；姪=垓【宮】。

(3) 垓：古數名，萬萬為垓。(《漢語大詞典(二)》，p.1102)

<sup>269</sup> [原書 p.997, 註.15] 《諸佛要集經》卷下 (大正 17, 765b)。

<sup>270</sup> [原書 p.997, 註.16] 《寂調音所問經》 (大正 24, 1086b)。

<sup>271</sup> [原書 p.997, 註.17] 《如幻三昧經》卷上 (大正 12, 143a-b)。

說，而是一切眾生假名無我。又說：「我觀平等性如是故，作是說言：一切剎土平等，一切佛、法、眾生平等」。<sup>272</sup>

※四一或四平等，只是一法界平等性的說明。

「文殊法門」，到這裏作一結束。

---

<sup>272</sup>〔原書 p.997，註.18〕《寂調音所問經》（大正 24，1086b）。

